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黑色的五月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引言：黑色的5月 灾难的5月

5月，阳光明媚的5月，对在印尼的华裔来说，却成了黑色的、灾难的5月。

13日至15日，在短短的50小时内，人口1000万的生产者雅加达城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全市有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房屋被烧毁，近1200人死亡，468名妇女遭强奸，最小的年仅9岁。

当时，由于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尼政坛的变动上，所以并没有重视暴乱的实质。过后，消息逐渐传出，指出暴乱的目标是针对当地居少数的华裔，暴徒所到之处，打、砸、烧，对华人社区进行有步骤的大清洗，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华人妇女施暴。

文明不敌野蛮？

文明不敌野蛮？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禽兽之行，实为人类的悲哀。

事件曝光后，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表示关注；在外交部长唐家璇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其间，与印尼外长会晤时，也表示希望印尼能尽快查清此事。海外华人通过各种媒体和因特网，也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强烈要求印尼政府查清真相，惩治恶徒。

7月15日，印尼总统哈比比公开谴责发生在黑色五月的大批强暴华人妇女的事件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并下令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

近一个月过去，似乎还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传来。然而，关于印尼华人受害妇女受威胁、恐吓的消息却不时入耳。甚至还有传言，8月将再有血腥事件发生。

全世界被震怒了！

全世界华夏子孙齐声呐喊：

抗议印尼暴徒迫害华人的滔天罪行！

印尼当局应采取有效行动，结束对华人华侨的歧视！

全世界华人正密切注视着此事的调查结果。

今日的印尼暴徒竟然重蹈当年侵华日军的兽行——印尼暴徒暴行天理难容！

一 抗议物价飙升，触发连串骚乱

5月初，印尼政府根据国际倾向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要求，对电力、交通、燃料等费用提高价格。这一决定引起印尼各界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和暴乱。

物价上涨，引起社会不满

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印尼盾贬值开始，引发亚洲货币崩盘，请看局势发展时间表：1997年7月 泰铢急速滑落，印尼盾也受到影响大幅下跌。

10月31日 在修正国际货币基金(IMF)支援的谈判中，印尼政府同意新的经济结构改革政策。

对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印尼总统苏哈托的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汉克指出，国际货币基金要求印尼进行的经济改革措施行不通，只会造成更多动乱。他预测，印尼事态即将“爆炸”。

今年被苏哈托聘为经济顾问的汉克指出，西方为印尼开的“药方”根本行不通，而且现在试图推动经济和政治改革，时机也不对，只会引发更多的动乱。汉克指出：“整个局势将会爆炸。我原以为这是三至四个月之后的事，但现在看来会更快。”虽然国基会官员声称改革将会很快走上轨道，但汉克称，情况只会愈来愈差。

由于苏哈托对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改革方案有个人看法，因而在国内也引起骚动。

1998年1月9日 雅加达发生大学生要求苏哈托下台的示威游行。

1月15日 印尼政府和 IMF 再度就经济结构改革政策达成协议。

3月8日 苏哈托总统发言“IMF 经济结构改革不合宪法”，印尼盾骤跌。

3月10日 未投票决定苏哈托 7 度连任。

3月12日 苏腊巴亚大学反苏哈托集会首次学生与警察冲突。

3月12日 印尼政府发表停止 7 家银行营业与冻结资产。

1997年7月以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已贬值 70%以上。受其影响，印尼企业经营困难，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失业人数大幅增加。

1997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印尼提供总额为 430 亿美元的多边长期贷款，同时要求印尼政府进行经济结构、金融和贸易等方面的改革。

1997年12月印尼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第一笔 30 亿美元的贷款。

1998年1月15日，双方又签订了一项包括 50 点内容的加快和扩大经济改革的协议。然而，3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印尼不认真执行改革计划为由搁置了第二笔 30 亿美元的贷款。

经过 3 个星期的艰苦谈判，印尼政府 4 月 8 日在雅加达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经济结构改革政策达成最后协议，签署了一项关于印尼经济改革的补充备忘录。

根据这项补充备忘录，印尼政府将继续实行紧缩的金融政策，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各银行在短期内将维持高利率，并将继续整顿金融机构。印尼政府决定再次修改 1998-1999 年度国家预算，即把原先制定的零增长率下调到 4%的负增长；将通货膨胀率从 20%降至 17%；政府将增加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进口商品的补贴。

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印尼政府表示将认真贯彻今年 1 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 50 点协议并尽快制定公平竞争法，逐步取消国家有关部门对主要农产品进口和供应的垄断。

在解决私营部门巨额外债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印尼政府

更多地协助有关方面寻找适当的办法。但政府将不接管私营外债和提供担保。另外，政府将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通过低息贷款资助中小企业、农村合作社和低收入阶层以保持社会稳定。

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印度尼西亚经济受到几十年来最沉重的打击。为克服金融危机，印尼政府去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总额达 430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协议，并根据该组织的要求开始实行紧缩财政、整顿金融机构、提高利率等改革措施。然而，当 5 月初印尼政府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笔的援助条件而大幅提高电力、运输、交通收费时，立即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导致政局出现剧烈动荡。

苏哈托按 IMF 的要求实施经济改革。为了支持印尼的经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已经批准向印尼发放第二笔总额近 10 亿美元的贷款。印尼当局估计，在未来 3 个月，该国将可从国际组织和个别国家获得达 70 亿美元的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向印尼发放 98,940 万美元的贷款，是该组织去年批准给该国总额达 100 亿美元的救急贷款计划中的一部分。该组织至今已向印尼发放了 39.6 亿美元的贷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他们将在 5 月至 7 月其间，再发放另外的 20 亿美元贷款给印尼。

印尼经济及财政统筹部长卡塔萨斯米塔表示，印尼在未来 3 个月将会获得超过 70 亿美元的贷款。

他说，日本、马来西亚和澳洲分别将贷款 10 亿、2.5 亿及 3 亿美元给印尼。印尼政府亦希望新加坡和文莱等国加快对该国的贷款行动。卡塔萨斯米塔承诺，印尼会把贷款用来支持外汇储备，而不会用来抬高本国货币的币值。

5 月 4 日，印尼政府发布大幅度调升燃料等公共费用。

由于印尼政府取消了燃油补贴，燃油价格一日涨 71%，这一决定引起各界的普遍不满。包括不少国会议员都认为，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带动生活用品价格上涨，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更大的冲击。

人们对国家经济的不满情绪因此加剧，持续了数月的学生抗议活动逐渐扩大到社会。

5 月 4 日，随着印尼政府宣布取消对电力和燃料的补贴，以至燃料价格飙升后，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及万隆、爪哇、棉兰、苏门答腊等多个地方接连爆发骚乱、抢掠和放火事件，导致最少 30 人受伤，其中华人又一如以往地成为暴徒针对的目标。

5000 名学生在西雅加达一所私立大学前聚集，抗议政府提高燃料价格和苏哈托的治国手法，约 300 警员到场戒备。其后，警员施放催泪弹驱散学生，导致 17 名学生受伤。

与此同时，逾百名暴徒在西部城市棉兰放火焚烧商店和四处抢掠，以示对当局调高燃料价格不满，军方随后到场发射橡胶子弹控制场面，最少 20 名防暴警察受伤，警方在暴乱中共拘捕了 59 人。

警方发言人表示，棉兰的暴徒放火焚烧民居、车胎及推翻汽车。目击者指出，遭放火的商店大多由华人开设，店内的人不论什么种族都被暴徒殴打。另外，有居民指出暴徒蜂拥往华人的居所，扬言若不开门让他们抢掠便

会放火烧屋，情形跟印尼每次发生社会动乱时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数百名工人前往雅加达的工会总部示威，谴责工会领袖未能为他们争取利益，并要求工会主席和秘书长引咎辞职。

在各地暴乱纷起之际，印尼股市 5 月 5 日收市报 435 点，创下 13 个星期以来的新低点。

5 月 5 日，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府棉兰发生骚乱，1000 多名示威者在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纵火并抢掠，许多华人商店被洗劫，13 辆汽车包括两辆警车被烧毁，有人甚至放火烧警察局。

当局闻讯后派出军警前往镇压。目击者说，他们看见军警把示威者赶进巷子，用手枪发射塑料子弹射击他们，至少 5 名示威者受伤。

这仅是连日来印尼发生暴力冲突事件中的一起。3 天前，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及万隆、日惹等地发生学生抗议示威，曾酿成多起暴力事件，共有 77 名警察、60 名大学生受伤。

这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对印尼爆发的暴力事件表示深切关注。

5 月 6 日，印尼的暴乱持续激化，在棉兰及雅加达的骚乱愈演愈烈，一日之内至少有 5 人在暴乱中丧生、10 多人受伤。

在棉兰市，暴徒捣毁一间华人经营的摩托车商店，纵火焚烧摩托车，一名年轻的暴徒将掠得的家具抛入火堆中。

在万隆市，学生们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防暴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向警察抛石子，起飞脚。

在苏门答腊北部棉兰与邻近市镇，暴徒抢掠商店，军警则向示威者开枪，暴乱中有 4 人被困在一座焚烧的建筑物内被烧死，另外一人被军警射杀。

印尼华人在该国连日暴乱中成为众矢之的，暴徒不但以华裔为攻击对象，并针对华裔经营的商店抢掠纵火，在动乱最为激烈的棉兰市，防暴警察为阻止暴徒袭击华裔，不但动用催泪气体及橡胶子弹，甚至施以实弹镇压；当地警方在一间遭暴徒纵火的华人商店内发现一具烧焦了的尸体，由于死者已被烧至难以辨认，故亦未能断定其是否华裔。

棉兰市华裔居民人人自危，最少有五个华裔家庭往当地警察局寻求庇护，经营商店的华人瑟缩在重门深锁的店铺内，而门外则不乏荷枪实弹的军警严阵以待。在印尼 2 亿人口中只占其 3% 的华裔虽属少数，却控制了该回教国家经济命脉，每当爆发社会动乱，华人都成为泄愤目标。在当前棉兰骚乱中，若干印尼回教徒店铺为免受池鱼之殃，便在店外大书“反华”及“地道回教徒”标语以求自保。

印尼民怨沸腾不但助长反政府学生运动蔓延，且触发全国性暴乱，包括棉兰、日惹、泗水、乌绒巴东，以至首都雅加达连日来，都接二连三出现暴乱事件，并造成大规模警民冲突，其中又以棉兰的暴乱最烈。

此外，当时正访问印尼的英国财相白高敦称，印尼当局必须推动“社会团结”，在实行艰辛经济改革的同时亦要顾及民间疾苦。

事态扩大，政府采取克制态度

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印尼人的不满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大学校园成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自 2 月下旬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从最初仅在雅加达、万隆、泗水和日惹等大城市蔓延到

全国许多中小城市，抗议活动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苏哈托总统执政 30 多年来所罕见。

学生们在校园内发表批语政府的演讲，高唱爱国歌曲，军警则在校外警戒，学生不出校园，军警人员一般不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大学的学生试图走出校园，到大街上示威，因而与阻拦的警察发生冲突，不时有学生受伤或被扣留。4 月 24 日，雅加达私立默尔朱·布阿纳大学的 30 名学生前往总统府，要求向苏哈托面呈请愿书。随后，许多地区的学生都开始在当地议会大楼前请愿。学生们批评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无能，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负责，强烈要求当局采取措施降低物价，减少失业，彻底进行政治、经济、司法改革，并要求苏哈托政府下台。一些示威者甚至烧毁苏哈托肖像，不少学生还绝食抗议。

面对来势凶猛的学潮，印尼政府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一方面当局尽力控制事态扩大；另一方面同学生对话，以求缓解矛盾。4 月 18 日，15 位政府部长和军方高级官员在雅加达与学生代表及大学校长进行了对话。各地官员和军区司令也先后同当地学生对话，肯定了学生的某些要求，如军方一位发言人最近对学生的改革要求表示赞成，但强调必须“渐进式”地进行。

学生们还提出直接同苏哈托总统对话，苏哈托已经表示同意。他说，对话符合印尼建国五原则的民族精神，除了学生，他还要同农民、商人对话。他要求学生推举代表，呈交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表示他已经作出了一个在今后 5 年逐渐实行改革的计划。

苏哈托的态度被认为“有利于稳定局势，也有助于印尼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获得援助”，因为美国政府官员一再对印尼局势表示“关注”，支持印尼大学生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并呼吁印尼政府对学生的示威活动采取“克制”态度。

随着形势的变化，进入 5 月以来，原本限于学校范围的小规模游行示威呈现扩大的趋势。学生开始走上街头。骚乱在扩大蔓延。

印尼局势动荡，苏哈托政府受到巨大冲击。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印尼局势，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对印尼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援助，换取印尼银行有限度的经济改革，印尼一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笔钱随时会泡汤。

有舆论认为，苏哈托现在是挟整个印尼来勒索美国，声称美国如不增加经济援助，印尼将置于火海，化为灰烬，届时不仅美国利益受损，印尼出现大流血，成为类似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战乱地区，整个东南亚也必将受波及。

美国政府对印尼连日暴乱表示关注，要求印尼当局容许人民进行和平的抗议，并呼吁国民避免前往棉兰，而在印尼其它地方也要小心。

此时，在印尼国内，暴乱蔓延全国。印尼的许多城镇相继出现暴乱。为了制止暴乱继续扩大和蔓延，印尼政府出动大批警察。于是，暴徒和警察之间的冲突，使暴乱更加激烈。

在棉兰，暴乱演变成针对当地少数华裔居民的袭击及抢掠行动。成群结队的暴徒肆意破坏、洗劫以至纵火焚烧当地华人店铺，华人动辄成为攻击对象。印尼军警虽不断增援，但仍难遏止暴潮，当地警方甚至劝说华人走为上策；棉兰市好些华裔家庭已赶紧飞赴新加坡和大马逃难，亦有大批华人离家挤往酒店避难或投奔市外亲属，留下来誓死保卫家园产业者则纷纷自我武装及组成自卫队，以应付暴徒的狂乱袭击。

(SouthGuo 注：大马即马来西亚，此处为港台译法。) 棉兰市的动乱持续了多日，数百名暴徒掷石袭击市郊的华人店铺，并点燃煤油纵火，至警方到场才散去。一名华裔居民说：“我们快支持不了了，我们已无计可施。”他与其家人正轮流休息和守夜，以守卫家园。

市内好些华人聚居的社区连夜成立自卫队对抗暴徒。目击者说，那几天晚上已有数以百计的华人在他们的商店外严阵以待，当中不乏头戴钢盔、手持木棒的大汉向进袭暴徒还以痛击。一些华裔妇女则以滚热开水泼向暴徒。一名华裔男子更以大汽油桶盛载硝酸，准备还击。

一名劝说华人家庭离开本市暂避风头的警官说：“暴徒根本不是在示威抗议，他们实与盗贼无异。”在万隆市，学生与防暴警察对峙。对示威者的过火行动，警察用棍棒对待。示威者用种种手段袭击警察。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学生与警察发生冲击。警察向示威的学生发射橡胶子弹，一些学生中弹受伤。过激的学生看到同学受伤，有的采取用更过火的行动对待，有的则采取高科技手段，传播信息。一些外国记者的加入，与警察也发生冲突。印尼警察拥有橡胶子弹、催泪弹、警棍等传统武器，但在现今通讯发达的时代，印尼学生拥有更有效和更先进的武器，那就是手提电话、传呼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在印尼经济陷入危机之际，数以千计的学生正利用这些高科技工具，向执政 32 年的总统苏哈托传达以下信息：“物价下降，苏哈托下台”。事实上，在印尼的电子传媒和印刷传媒仍受审查限制的情况下，互联网上的讨论和各式网址已成为唯一不受审查的资讯来源。在连日来的暴乱期间，记者均可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学生的电子邮件，提供示威人数、受伤人数等资料。

另外，加拿大《多伦多星报》一名驻外通讯员在印尼棉兰市拍摄暴徒抢掠一间商店后，被当地警察拘捕，且扣留达 9 小时之久，警察命令其交出拍摄的底片，然后把他带到该市的警察总部。虽然沃森已表露其记者身份，但仍遭扣留，印尼官员更指责他的签证有问题，威胁把他解押出境。

《多伦多星报》向印尼当局提出抗议，知会加拿大政府有关部门，加拿大驻雅加达大使馆已派员飞赴万隆协助沃森。

在整个暴乱当中，棉兰市的暴徒最为疯狂。为了平息局势，5 月 6 日，印尼军方出动装甲车在万隆市驱散暴徒。

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城市棉兰的暴乱转趋缓和，首都雅加达的学生示威则有激化之势。军方将领维兰托巡视棉兰后重申会对暴徒采取强硬行动，但会谋求方法顺应群众的改革要求。

此后，印尼派出大批士兵坐上装甲车在棉兰戒备，警员也加紧在市内巡逻。跟过去数天比较，棉兰的市况已转趋平静。然而，目击者指出仍有少数暴徒四出抢掠，甚至有人从民居抢走床褥和冰柜。当地大部分华人均已往别处躲避，以防再次成为暴徒的袭击目标。华人方面的消息人士指出，最少有 10 人在连日来的暴乱中死亡，超过 1000 家华人商店遭抢掠或焚烧。

而另一方面，抢掠和暴乱已蔓延至棉兰邻近城市丹戎、莫拉瓦、先达等；在苏门答腊沿岸城市巴东，数千名师范大学学生游行至市长办公室，但游行在回程时却演变成暴力事件。

军方将领维兰托到棉兰视察后重申会对暴徒采取强硬行动。但他表示，军方的国会成员正研究如何顺应人民的改革要求，并已同意将有关要求纳入国会议程。

在棉兰的暴乱渐渐缓和之际，首都雅加达最少有五所大学爆发反政府示威，部分更触发混乱场面。其中古纳达尔马大学超过 300 名学生企图冲破警方防线，警方随即向天发射空弹和胡椒气体将学生赶回校园。在雅加达以东的梭罗，数千名学生在示威游行中向警方投掷石块。

苏哈托出言强硬，犹如火上浇油

印尼持续的经济危机和连日来的暴乱，已使该国的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印尼官员称，今年首季的旅游人数减少了 10 万，跌幅达 17.6%，其中暴乱最严重的北苏门答腊，游客量更暴跌五成。

印尼一间大规模的旅游公司职员称，印尼旅游业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严重影响，该公司的旅游人数粗略估计已暴跌了六成。他说，自从去年该国爆发经济危机后，外界开始认为印尼前景暗淡，他表示：“这不再是秘密，仿佛是全球各地的一种共识。”印尼旅游及通讯局表示，最困难是说服那些有意前来的游客相信度假天堂“并没有变成地狱”。当局说，有关印尼现时局势的错误报道犹如传染病传播开去。

除政局以外，印尼货币大幅贬值亦令以美元结算的国际航班成本大增。

飞往巴里和雅加达的国际航班今年首季下降近一成，国内航班更急降三分之一。

印尼盾的汇价则持续下挫，那几日，开市早段一度跌至 1 美元兑 9700 印尼盾的关口。与此同时，在印尼暴乱影响下，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股价应声滑落。

5 月 8 日，印尼官员与外国 13 家信贷银行代表在东京就印尼私营机构外债问题召开首次会议，但会后未能取得进展。

日本住友银行一名职员说：“我没有听说今天取得任何进展，但会谈会继续。”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的 13 家银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日本住友银行和三和银行亦派员出席，讨论重组印尼私营机构高达 677 亿美元外债的方法。印尼代表团则由经济和财政统筹部长率领。

一名西方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政治不稳和社会不安所造成的动荡会影响外债重组计划，往后的会谈将会相当艰巨。

面对动荡的局势，印尼政府一些与苏哈托有不同政见的人提出，印尼应进一步促请美国国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向其提供经济援助，使苏哈托尽快下台。另一些与苏哈托有异见的人则提出，面对当前的局势，首要问题是进行政治改革，并向苏哈托提出要求。

在这种情势下，苏哈托于 5 月 7 日发表讲话，他首先对外国传媒报道印尼的暴乱夸张失实提出批评和指责，同时他提出，现在不是政治改革的时候，声称在 2002 年之前，决不考虑政治改革。

5 月 8 日，印尼总统苏哈托与政府高层及军方将领开会时作出警告，称会对要求政治改革的人采取“行动”，并强调任何政改的诉求，必须等到 2003 年他的五年任期届满之后。

印尼内政部长哈托诺引述苏哈托的话称，苏哈托指自己的五年施政纲领中已包含了改革的步伐，故不是禁止其它的政改要求，但必须等到他任期届满后才可提出。

苏哈托说每一政改必须要有建设性，不能破坏社会稳定，故任何企图破坏稳定及不愿遵守宪法者，必会受到“行动”对待，但他没有提到会采取

什么行动。

而在苏门答腊岛棉兰市，学生不理睬军方的禁令，企图冲出校园上街游行示威，防暴警察施放水炮、橡胶子弹及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学生则投掷石块还击，冲突中有数名學生受伤，至少有 6 名示威者被拘留问话。

苏哈托的讲话不仅在外国传媒引起反响，而且在不同政见人士中掀起波澜。他们认为，国基会对印尼的援助，没有附带政治改革的条件，但问题是当前印尼要改革经济，非要触动政治不可，因为苏哈托家族盘根错节地掌握了全国的金权，政治不改革，经济也不可能会出现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感到满意的改革。苏哈托家族对印尼经济的垄断必须瓦解，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除非苏哈托政府垮台。

他们说，克林顿在 1992 年竞选总统时曾大力抨击布什，指责他支持南美洲的右翼独裁政府，但今日他自己也陷于同样的困局。南韩和泰国都依照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推行政改，只有印尼顽固到底，美国也莫奈之何。

他们煽动民众说，苏哈托早已抱有背水一战之心，印尼大火，烟雾危害整个东南亚，苏哈托不惜把邻国拉来陪葬，也要挽救自己的家族，国民死活他又哪里放在眼里。如此自私残暴的独裁者，的确是世间少有，如此“亚洲的价值观”，也是现代文明的大污点。

苏哈托的讲话在媒介和异见人士的反对和煽动下，印尼的情形更加恶化。

尽管印尼内阁官员曾替总统苏哈托的“坚拒政改”言论作出更正，但仍然引起雅加达的大学生发起自去年金融风暴以来最暴力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分析家指出，由于有军方派系支持学生的行动，更可能会出现军队不受控制的情况。

新闻部长及内政部长澄清说，苏哈托不是反对改革，他说话的意思确实是“倘在目前展开任何的政治及经济改革，必须要多年的时间来准备。”全国各地的大学由此则群起举行反政府示威，防暴警察在首都雅加达四间校园内施放催泪弹对付投掷石块的学生，并用警棍殴打企图冲出校园的学生。

分析家称，苏哈托的强硬态度会导致出动军队以恢复校园平静的可能性提高，不过由于有军方派系表示过愿意与学生对话及听取其意见，加上军方的回教势力已倾向支持学生，故一旦学生受到武力对待时，难免会出现有军队保护学生的情况，这可能令军队出现分裂。

5 月 8 日，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印尼各地学生无视军方将领维兰托的警告，继续举行反政府示威，200 名学生被捕，最少有 60 名学生在和警方发生冲突时受伤。

日前发生严重暴乱的苏门答腊北部城市棉兰大致平静，但棉兰外围城市仍有零星抢掠事件。

在首都雅加达，200 名主要来自回教大学的学生游行往国会大楼，挥动反政府横幅，并一起坐在国会大门前。警方下令众人散去，但他们充耳不闻；结果这批学生全数被捕。

另外，雅加达、中爪哇、东爪哇、棉兰、泗水、日惹、三马林达、乌戎潘当等地均有反政府集会。雅加达一所师范大学的学生举行模拟审判，指苏哈托犯了谋杀、抢劫、贪污等罪，应处死刑，并焚烧苏哈托的假人，大批保安人员在校外戒备。

在中爪哇梭罗市，逾 2000 名示威学生在大学校园外和警方爆发冲突；此外，东爪哇泗水 2000 名学生在大学内举行自由论坛，场内挂上要求苏哈托下台和接受审讯的横幅。当地的医护人员也通过游行抗议物价飞涨。

同时，印尼的宗教领袖纷纷加入要求政府改革的行列。其中印尼新教徒教会的领袖声称改革已属势在必行，他们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而回教组织则直言，指原应担任社会典范的一群人彻底失败。

尽管棉兰的局势转趋缓和，但惶恐不安的华人仍争相登机前往新加坡或国内其它城市暂避。中国台湾驻雅加达代表办事处表示，棉兰并无华人在数日来的暴乱中丧生。然而，据当地华人指出，有华人在暴乱中死亡。

在爪哇中部城市日惹骚乱中，一名学生加图卡恰丧生。他是印尼连日来暴乱的第七名遇害者。据悉该名半工读学生是在街头警民冲突中遭警员棒打致死的，但日惹警方已否认死者是学生。

尽管 2 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日前公开呼吁国民保持冷静，但全国各地仍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及民众上街示威，当天在棉兰市的暴乱便有两人被杀，而在梭罗市的警民冲突中则有 120 名示威者受伤送医院。

印尼官员和外国 13 家信贷银行的代表，5 月 9 日连续两天在东京就如何重组印尼私营企业债务问题举行闭门会议，可惜仍未能取得任何突破。

一名日本代表说：“今天的会议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我们会于周日举行另一个会议，但能否达成协议仍是未知数。”另一名日本银行界消息人士称：“会议具有建设性，但仍然存在很多棘手问题。”一名分析员指出，印尼爆发新一轮暴力事件，以及美国关注印尼处理全国示威浪潮的手法，均令会谈变得愈来愈复杂。

另外，七大工业国在伦敦召开的财长会议上，对于亚洲经济崩溃所造成的贫穷问题和印尼最近的社会动荡深表关注。

日本大藏省一名官员说，七大国察觉到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经改建议，是造成印尼动乱的原因之一，但他们一致认为印尼在履行经改方面“做得很好”，因此应继续享有经济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则赞扬印尼政府勇敢面对动乱，国基会第一副总干事费希尔在华盛顿与印尼财长布华施尔会晤后称：“印尼当局未有提出改变经济改革计划的要求。”为了取得国基会总额达 430 亿美元的经援，印尼正实施紧缩经济计划，而 5 月初取消燃料补贴之举，便触发了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全国性暴乱，但同日，国基会即向印尼批出第二笔 10 美元经援。

5 月 9 日，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听闻该国周内暴乱死者名单添了首名学生后，便威胁称，武装部队将采取行动镇压扰乱及损害国家安定的示威活动。他又呼吁全体人民为成全国家大局利益，必须牺牲个人及团体利益；对于部分国会议员抨击政府下令燃料大幅加价以调资拯救银行部门，苏哈托反驳称，取消燃料补贴乃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此时执行已充分照顾到民众利益。

因拍摄棉兰华人店铺被暴徒抢掠情况而遭印尼警方扣留的加拿大记者沃森，事后几日内已被解离当地；与此同时，苏哈托警告印尼传媒在报道当前危机时必须更需负责。

在作出有关重要讲话后，苏哈托随即飞赴开罗出席十五国集团第八次首脑会议，此行乃其多月来首次外访，显示其对国内形势已充分掌握。

示威再起，掀起倒苏浪潮

5月9日，苏哈托回应暴乱讲话要点如下：

为了国家和政治稳定，武装部队将不惜采取行动镇压示威暴乱。

全体人民为国家整体利益，应做出一些必要的牺牲。

印尼要克服当前经济危机及吸引外资，必须有安定平稳的政治环境。

新闻界滥用自由，对当前危机报道不负责任。

不妥当的法例可经改革纠正过来。

对于苏哈托的这一番讲话，舆论界评论不一，看法不一。香港一家报纸认为，印尼局势逐渐进入白热化，各地暴徒烧杀抢掠，军队态度暧昧，袖手旁观，并暗示同情民众对政治改革日渐高涨的呼声。军队一旦对苏哈托出现离心，苏哈托政权的寿命就开始倒数。现在局势的关键是看印尼军中有没有强人登高振臂一呼，举旗倒戈，若有这情形，军队可能陷于分裂，一场血腥内战势难避免。届时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估计美国会支持推倒苏哈托的势力，乘机把苏哈托赶下台。

印尼今日的局面，正在逐步相似于1986年马科斯的末日政府所处的穷途困境。

马科斯家族贪污无道，经济管理无方。总统大选选出了反对党领袖阿奎诺夫人做总统，马科斯不但不承认，还发动军方镇压。后来军队起义，站在人民一边，举行平民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马科斯政府，把阿奎诺夫人拥上台。

（SouthGuo注：阿奎诺夫人即阿基诺夫人，此处为港台译法。）苏哈托会不会步马科斯和寿西斯古的后尘？从现在的情势看来并非没有可能。

但苏哈托盘据了三十多年的权力宝座，军中也有一股忠顺的势力，军队出现离心，必将出现血火屠城的惨局。印尼是千岛之国，调兵遣将不那么容易，若出现内战，一定生灵涂炭。

（SouthGuo注：寿西斯古即前罗马尼亚主席齐奥塞斯库，此处为港台译法。）也有人认为印尼局势诡谲，许多人都在猜测苏哈托是否成为马科斯第二，但看情势，苏哈托成竹在胸，也显示他仍然驾驭大局。

苏哈托的强硬讲话，说“武装部队将采取行动，镇压扰乱及损害国家安定的示威活动。”苏哈托军人出身，三十三年前以枪杆子出政权，清洗印尼共产党，现在虽然年迈，但长期独裁统治所布置盘根错节网络，非目前的民间反对力量所能推倒。

现在他警告会出动武装力量镇压，这位老人家的出身和长期独裁统治所培养出来的意志，若乱局依然，他采取断然手段镇压，一点也不出奇。

对苏哈托而言，对他的最大“威胁”是军队。近期印尼局势朝暴乱发展，军方领袖要求镇暴的声音，此起彼伏，苏哈托迟迟不出手，只是不想局势更恶化。但他的强硬讲话，其实是回应军方“要求”，这种情况，说不定还是军方唱黑脸，苏哈托唱红脸，突出了苏哈托“仁君”的形象。

如果这个分析正确，则显示印尼的军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苏哈托手中，他在向背后鼓动暴乱的人传达一个信息：再搞下去，不要怪我出手了。

苏哈托发表“预告镇压”讲话之后，即飞赴开罗，出席十五国集团首脑会议，此乃他多月来首次外访。如果印尼局势严峻程度，挑战到他的统治地位，苏哈托绝对不会出访，这样做，证明他仍然充满自信。

看来，印尼局势还会乱一阵子，但苏哈托仍然掌握大局，驾驭着一亿七千多万印尼人民的命运。

苏哈托的强硬态度，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骚乱更加扩大。

苏哈托强硬的态度，加上不同政见者的推波助澜，学生走上街头，除了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外，还提出了要求苏哈托总统下台的口号。不久，反对党领导人和其他阶层人士也加入了游行队伍。

5月9日，继一名学生在暴乱中丧生后，当地一名警务人员也在学生集会遭石头击中死亡，成为自印尼于二月爆发要求改革的浪潮以来，首名在军警和学生冲突中丧生的保安部队成员。

《指南针报》报道，死者为西爪哇茂物市警方情报小组首长鲁斯曼拿。当日，茂物的150名大学生欲自校园出发上街游行，被警方制止，学生遂不断向警员掷石。

据目击者说，怒气冲冲的学生发现茂物军方情报小组主管阿里在附近一间清真寺后，即从后施袭，鲁斯曼拿上前拯救阿里时遭学生投掷的石块击中，随即失去知觉，他在送院后伤重不治。茂物警方表示，警方在这次事件中扣留了9名学生。

另一方面，在爪哇中部城市日惹骚乱中丧生的半工读学生加图卡恰已下葬。加图卡恰的养母指出，加图卡恰并没有参加当时的骚乱，他当时只是路过，驻足观看，但却遭两名警员打死。

印尼的校园被关门，学生也暂时停止示威。不过，反政府浪潮仍有蔓延之势；在爪哇城市泗水，约4000名三轮车和骑单车的人驱车在马路上游行，要求苏哈托下台。不过，在保安部队干预后，他们随即和平散去。此外，尽管苏哈托敦促人民协助国家重享和平，但学生坚持他们不会放弃示威，直至苏哈托下台方肯罢休。

印尼官员及13家外国信贷银行的代表就印尼私营企业800亿美元债务重组事宜在东京举行的会议，至5月10日告终时仍未能达成协议，有关银行的指导委员发表声明称，债务重组会议将于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以便与会各方有充分时间处理有关细则，让印尼企业的庞大外币债务问题取得妥当解决方法。

声明又提到，银行指导委员会将对印尼当局建议30天延期偿还银行债务的要求，作出积极反应。

分析家指出，这次会议显然波折重重，先是印尼暴乱有新的暴力事件，引起美国对印尼政府处理示威浪潮手法的关注，继而是区内金融市场亦受牵连波动，加上投资者人心虚怯，凡此种种均导致这次债务会议处境更加复杂。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柯里表示，被国会部分议员和传媒抨击其对印尼政策的克林顿政府，对雅加达正采取一个双轨方针，敦促印尼立即推行经济改革。

柯里说：“我们正在交叠的双轨路线上工作。”财政部长鲁宾则为国际货币基金继续向印尼提供经援辩护：“防止政治崩溃的最佳方法就是恢复财政稳定。”美国官员担心一旦断绝经济援助，印尼的经济危机只会加剧，并加速深化政治危机。然而，他们亦忧虑假如印尼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美国便难以继续向印尼提供经济援助。

日本大藏省和外务省官员呼吁国际组织不要因为印尼暴发社会动乱而中止对该国的经济援助。日本外相小渊惠三指出，这是印尼历行经济改革下不可避免的结果。

印尼学生的示威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许多地方的工人、医生、

律师、家庭主妇、原政府官员、退役军人纷纷加入学生示威的行列，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宣布支持学生的要求；在国会中占有 18%议席的建设团结党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对大学生的政治改革要求做出积极响应并采取具体步骤；以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长女梅加瓦蒂为领导的民主党等在野势力公开向苏哈托挑战，并在社会上掀起了“倒苏运动”；一些退休将领和前政界要人也公开发表声明，希望苏哈托“让贤”，苏哈托面临其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有人认为，印尼骚乱的根源是经济危机所致。他们说，自去年 7 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重灾区”的印尼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失业人数增至 1350 万，加之旱灾造成粮食减产，食品供应困难，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以都市穷人为例，他们每人的月收入 3.8 万盾，危机前可买 48 公斤大米，而现在只能买 20 多公斤大米；大学生的月生活费约 12 万盾，原来合 50 美元，现在最多合 15 美元，由于物价上涨过快，许多学生被迫辍学。最近发生的新一轮抗议活动及骚乱，就是政府宣布燃油、电力及运输费用上涨后发生的。

但是，印尼问题分析家认为，经济问题不是引发动乱的唯一原因，印尼动乱有深层次的原因。

苏哈托 1967 年执政以来，印尼政局一直较为稳定，这是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证。但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印尼的发展和进一步开放，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如种族矛盾越来越尖锐，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据印尼一家非政府组织阿卡迪加基金会不久前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目前印尼贫穷人口占 2 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比两年前的 2250 万增加了 3.5 倍。在经济危机和粮荒的双重打击下，印尼穷人生活越来越困难，一些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社会上人心浮动，不满情绪到处蔓延。在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市，街头摊贩和治安官员之间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引起了数千人的骚乱，几百家店铺以及许多汽车被砸毁，工人们的罢工也多起来了，忠实于政府的印尼新闻媒体也不断报道批评政府的意见和抗议活动。一些印尼人甚至仿效当年反马科斯的菲律宾人，身穿象征“人民力量”的黄衣服，在手腕系上白丝带，表示渴求变革。

印尼大学经济系教授费萨尔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每个人都知道，现政府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大学生对政府处理危机的措施不满。他们认为，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在克服危机方面能够见效，因为他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而印尼官员以及第一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愿进行“真正的改革”。

军警开枪镇压，印尼局势恶化

面对印尼大规模的骚乱，中国政府希望在印尼经济困难时期与其共度难关。

5 月 11 日，苏哈托在开罗出席发展中国家会议，会上，他表示要推进改革，促进印尼经济的发展，度过难关，并呼吁国民要忍耐行事。

然而，事与愿违。印尼一些不同政见者，军队中反对苏哈托的人趁苏哈托不在国内，制造事端，扩大事态。

5 月 12 日，防暴警察放弃了尽量抑制的态度来对付示威者，在首都雅加达，防暴警察用实弹对付数以千计的示威学生。这次的血腥镇压发生在雅

加达中部的大学校园外。

有目击者说警方持续开枪达数分钟之久，目前知道至少有 6 名学生中枪死亡，16 人伤，医院则以“人数众多”来形容受伤者。

目击者称，政府的便衣特工混在示威学生中收集情报，当学生企图冲出校园时便随即被追打，并不时传出连续的开枪声，其后在场的防暴警察亦加入用警棍殴打学生，连采访的记者亦不能幸免，在旁围观的市民亦纷纷向警察投掷石块。到傍晚，警方已加派人手重重包围出事大学校园。

而在华亚斯医院的殓房内则有不少市民慌忙到场认尸，一名母亲获悉儿子被枪杀后嚎啕大哭，指她的儿子并没有参加示威，并质疑军警因何这样对付平民。

政府方面则说目前未有正式的伤亡数字，并一律拒绝评论这次的事件，以及表示暂时未能证实防暴警察施放的是实弹还是橡胶子弹。

在万隆、吉邦及日惹等地，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冲突亦不断升级，示威者不但要苏哈托下台，还要“审讯他及烧死他”，而政府亦出动了军队及装甲坦克在街道巡逻戒备，当地的回教领袖赖斯再次呼吁军方要保持克制。

对于血腥镇压示威，印尼全国人权利委员会发言人哈夏迪表示，武力镇压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弹，激化学生的抗争行动，最终导致全国治安失控。

在 12 日示威暴乱中被保安部队枪杀的 6 名印尼学生，部分几日后出殡。当中，21 岁的哈坦托及 20 岁的马里阿，共同并排安葬在雅加达南部一个坟场，有 3000 多人参加了葬礼。当局派出 50 多名军警在坟场外戒备，但他们只低调地在附近指挥交通，并没有作出任何干预。葬礼在进行，群众在葬礼完毕离去时，愤怒地齐声高叫“吊死苏哈托”及“继续战斗”等口号。另有两名死者分别在雅加达西部及西南部的坟场下葬。而其余两名死者的尸体则仍留在医院殓房，暂未定出出殡的日期。

另外，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在雅加达反政府集会中 6 名被杀学生的死因。该委员会副主席达鲁斯曼向记者称，他们与雅加达警察首长纳塔开会时，纳塔曾表示，事件中除学生本身需要负责外，不排除警方方面亦有责任。

虽然军方发言人较早前已表示，6 名死去的学生都是被枪杀，但正在开罗出席会议的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却称，警方在处理示威行动时并没有获配实弹，军方也同时进行调查死因。电视录像带及传媒的照片都清楚显示，军警在追赶示威学生退回大学校园时，曾以来福枪向学生开火。

分析家称，军警滥杀学生，只会令已持续了两个月的学生示威行动恶化下去。

正当印尼局势日趋严峻之际，反对派人士再“火上加油”，呼吁示威学生继续斗争，并要求政府进行改革。

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和回教运动领袖赖斯这两名反对派领袖悼念在军队镇压中死亡的学生时，表明会支持示威学生，与他们同声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并呼吁学生要坚持斗争到底。

梅加瓦蒂表示：“不能宽恕军队射杀自己人民的行为。”而赖斯则向群众表示，军队必须作出决定，到底保护苏哈托还是保护人民。他说：“总统必须改变态度，否则人民会强迫他改变。”印尼学生反政府示威在首都雅加达演变成抢掠焚烧华人商住区的暴力事件，据在雅加达西区居民表示，有 9 名华人被困在火场内丧生。

雅加达西区的居民说，暴徒在抢掠及焚烧华人店铺及住宅时，高叫“让我们杀死华人”的口号。警方并未及时对西区居民的言论发表评论。

印尼政府继续以强硬手段镇压反政府示威者，在发生防暴警察用实弹对付示威学生的雅加达达拉西蒂大学外，两日后又有一名示威者中枪死亡，另外，10多名伤者亦有人是中枪受伤，而愤怒的市民则不断加入学生示威行列，示威亦继续演变成抢掠、破坏和纵火的暴乱，而警方则出动装甲水炮车及直升机增加警力。

正在外访问的总统苏哈托打算提前返国处理这次的危机。

在雅加达，3000多名大学生在校园内为中枪死亡的同学举行追悼会后，随即上街加入附近早已集结了的数千名非学生示威者的集会。示威者向在场的警察投掷石块，而防暴警察则施放催泪气体及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而在校园一公里外，传出间断的开枪声。

目击者称，暴乱主要是由非学生的示威者发动，包括有一个油站被人纵火，泊在豪华购物区外的汽车、街灯及路牌被人有系统地破坏。到傍晚，暴徒开始在华人聚居的商住区放火及搜掠，区内一个街边摊贩称，暴徒主要抢掠华人的商店，他们在警察到场时便四散逃走。

全国各地示威浪潮亦因防暴警察的开枪镇压而进一步恶化。在东爪哇首府泗水、西爪哇的万隆市及南苏拉威西省均有大型的示威集会举行，幸未有严重的暴力冲突出现。不过，在爪哇中部的日惹市，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及水炮驱散8000名企图离开校园上街示威的学生，有多人受伤及昏迷在地上。

从5月13日到15日，首都雅加达等几个大城市暴发大规模骚乱。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并发生了多起抢劫、纵火等恶性事件。到16日为止，几天的骚乱已造成约500死亡，5000座建筑物和近2000辆机动车被毁。保险专家估计说，仅在首都雅加达一地，骚乱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0亿美元。

骚乱造成股市剧烈动荡，汇市大幅度下跌。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经济复兴计划也因骚乱受阻。骚乱发生后，各国纷纷将自己的侨民撤出印尼，使外国对印尼的投资受到重大影响。

对这几天的详细情况，各种媒体纷纷报道，现转载几篇。

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5月14日印尼总统苏哈托提前从埃及首都开罗回国，以应付国内一发不可收拾的血腥暴乱。同日，印尼报刊及外电报道，执政愈30年之久的苏哈托已表示愿意顺从民意，亦有回教组织要求苏哈托让位于副总统哈比比；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及首都雅加达的学生示威及民间暴乱进一步恶化，该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公开表示，印尼军方仍具控制全局能力。

印尼雅加达军方高级将领沙姆苏丁下令他的部队镇压暴徒。沙姆苏丁在电视上向军队发表演说，表示“我们必须以强硬的态度面对暴徒及抢掠者。我们是军人，我们会支持政府，永不放弃。”沙姆苏丁并没有直接提到总统苏哈托，但表示“士兵要服从领导层。”印尼最大的《罗盘报》、《共和报》以及《雅加达邮报》周四相继报道，苏哈托周三晚上对一群印尼侨民表示，他愿意下台充当幕后智囊，“继续带领子民走向光明的未来”，他并保证不会借助军队巩固他的势力。苏哈托于一周前赴埃及出席十五国会议，离国前曾声称将不惜采取武力方式对付破坏国家安全稳定者，随后雅加达的学生示威

便触发军警实弹镇压，导致多人死伤，暴乱激化。

苏哈托引退的消息传出，一名随其访埃之高层官员已立即澄清，苏哈托斯言仅为忧愤国内局势的气话，并无辞职意图；印尼外长阿拉塔斯亦称，苏哈托过去也曾屡出此言，但大前提仍在乎人民对他的信任，若人民要他下台自然有权力根据，欲须合符宪法要求，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决定。

然而，国会议长哈尔莫科闻讯后表示，国会领袖将于下周开会讨论苏哈托辞职之说；此外，资讯部长达赫兰亦称，国会有权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苏哈托请辞言论。

印尼人民对苏哈托不满已蔓延至一向保守的中产阶级。虽然暴乱扩大对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最为不利，但中产阶级仍站到民众立场，以嘲笑方式或直接了当疾呼反对苏哈托，这与以往他们对国家领袖的敬畏态度大相径庭；不过数周时间，印尼反政府示威活动已由量变进到质变。在最近几次示威队伍中，已有更多如医师和学者等中产阶级公开要求苏哈托下台。

《东方日报》5月15日还报道：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公开表示，军方对当前国内暴乱仍具控制全局能力。

维兰托早前在学生示威活动演成血腥冲突前，曾呼吁该国学生保持冷静；此外，在连日武力镇压行动中，印尼军队远较防暴警察克制，在若干场面上更有士兵站在示威者行列上，彼此有所沟通。

事实上，自苏哈托辞职传言流出后，外界对印尼军方角色便愈加看重，有分析家预料印尼军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强势及特权地位，由政治人物和效忠苏哈托的军事将领协商苏哈托的下台条件。

相对军方克制态度，印尼宗教组织则明显急进，深具影响力之回教组织印尼回教知识分子协会主席蒂托苏迪表示，为确保国家安定，苏哈托让位于副总统哈比比是明智之举。

哈比比在雅加达官邸代表苏哈托宣读政府呼吁，在对学生示威演成之惨剧深表关切之余，并请求各党派致力维持国家安全和稳定。

苏哈托政府和泰国、南韩过去的军事政权相类似，都是冷战和美国政府支持下的产品，这些军队即使如何不济，但当面对如印尼当前暴乱形势，持续不断镇压行动，每每会令出身贫苦的军人残杀背景阶层相近的同胞，印尼军人当不免怀疑是否值得付出这样代价满足时日无多的苏哈托。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李南雄分析，关于印尼局势，最终印尼总统苏哈托可能与军方进行协商，令局势缓和下来，政府亦会进行一些改革，令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心理上平衡。

另外，由50多名印尼著名人士组成的一个新的亲民主组织“人民委员会”亦要求苏哈托为国家着想辞职。

分析家表示，苏哈托辞职之说不过是门面话，所谓让人民遵循宪法程序令其下台亦根本无法成事，因选举总统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几乎尽为苏哈托亲信。

暴乱蔓延，暴徒肆意纵火抢劫

印尼局势继续急转直下，数以千计的暴徒连续3天在首都雅加达四处抢掠，以及纵火焚烧汽车、车胎、商店和民居。目击者表示有2人中弹丧生。另外，军队亦指有3名士兵在暴乱中死亡。

目击者表示，暴徒在雅加达部分地区焚烧汽车和建筑物；市中心一幢

大厦遭纵火后冒出的浓烟席卷云霄，约 10000 名暴徒焚烧一辆公共小型巴士，并涌入商店和一家戏院掠夺财物。

数千名学生在印尼大学外向防暴人员掷石和烧毁车辆，警方见状即开枪镇压。

与此同时，多家超级市场、银行、面包店也在暴乱中付诸一炬。

此外，雅加达几幢和总统苏哈托家族有关的建筑物均是暴徒的袭击目标，首当其冲的是印尼华裔富商林绍良和苏哈托家族领导的中亚洲银行，暴徒试图从其中两家分行的自动提款机取走所有现款。

印尼军方派出 15000 名士兵在雅加达维持秩序，最少 20 辆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驻扎街头。然而，军方大部分时间没有干预暴徒的活动，他们的大前提似乎是控制而非制止暴乱。

不少公司也让员工回家以保安全。鉴于华人是暴徒的袭击和抢掠对象，商户纷纷在门口写上“由本地人开设”的字眼以求自保。有电台说抢掠事件曾蔓延至雅加达唐人街。

香港《东方日报》5 月 15 日报道：装甲运兵车以十二辆为一组，缓缓驶向距离总统府和忠烈祠不远的政府与商业办公大楼区，其它装甲运兵车在进行反政府示威的大学附近严阵以待。安全部队则一路鸣枪示警。手持 M-16 步枪的镇暴部队将总统府附近的通道全部封锁。

数百名士兵和陆战队员也封锁连接商业区和港区以及距离苏哈托总统官邸仅数百公尺之遥的主要大道出入口。只要有群众企图越过防线，军警即开枪，直升机也从空中投下催泪瓦斯驱散群众。

暴徒豁出去了，放火烧毁政府建筑物泄愤，长久积压心头的怒火，随着浓密的黑烟窜入雅加达天际。

一群举着抗议标语牌的高中生曾试图突破警防线，进入苏哈托官邸区。附近群众对这群高中生的作法欢呼叫好，学生领袖也鼓励群众说，这是民主过程的一部分，希望大家加入斗争的行列。

苏哈托声称他愿意辞职后，大批群众在街头大肆破坏，虽然受阻于军警关卡，群众仍高喊：“印尼人很愤怒。”一名女子说：“苏哈托应该下台了，因为人民不再信任他了。”警察摩托车队偶尔会穿过群众队伍，甚至有一名警察向砸毁玻璃窗的少年翘起大拇指。

在许多地带军警仍然鞭长莫及，任由暴徒捣乱，情势更为混乱。

一些赶到超级市场抢购生活用品的民众发现好几家超级市场被暴徒纵火，民众更是惶恐，慌乱之下，几十条大小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

许多公司叫员工提早下班，有些职员对暴徒击碎办公室窗户还幸灾乐祸。部分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上班族来不及回家，住进希尔顿饭店避难。

在机场等候搭机离开的华人说，雅加达已经象战区，他们必须赶快离开，否则难保变成暴乱替罪羔羊。

暴徒尽可能搜刮，什么都拿，有的抢米粮，有的搬衣饰，连计程车都被拦下，交出财物后才予放行。这些暴徒并非响应校园活动分子提出的政治改革，他们只是临时起意，不满物价飙升。

暴徒撬起柏油路的沥青块，击毁银行和商店门窗，破碎的玻璃散落一地。围观的群众拍手叫好。

雅加达整座城市，从东区到西区，从南郊到北郊，成千民众仓皇逃离，即使没有打算离开的居民也紧闭住家大门，平日车水马龙的市街如今是一片

紧张不安。

另一报道：印尼暴乱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当地警方和救援人员指出，首都雅加达多家商场和百货公司遭暴徒放火，导致最少 200 人丧生，另有 20 多人在街头暴乱中死亡。

据澳洲《雪梨先驱晨报》报道，雅加达南面芝莱社区的拉马延拿大厦亦发生大火，抢掠的暴徒被困在焚烧的大厦内，估计有接近 300 人罹难。连日来的暴乱已酿成超过 560 人死亡。

(SouthGuo 注：雪梨即悉尼，此处为港台译法。) 红十字会人员指出，雅加达市郊克伦德区约亚百货公司在暴徒抢掠期间发生大火，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 190 具尸体。由于他们仍未搜遍公司各层，预计死者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据报，约亚百货公司于周四下午 1 时起火，但直至午夜时分才有人前来抢救。消防处高层表示，鉴于火场危机四伏，故此他们没有及时展开救援工作。

此外，雅加达北部一家商店也遭暴徒纵火，最少 54 人死亡。在雅加达以东的文登工业区，20 多人在一家购物商场的大火中丧生，不少人在顶层跳下时骨折。东雅加达贾蒂内加拉一家商场也在暴乱中付诸一炬。

另一方面，数以千计的学生和示威者占据中爪哇国营电台，电台广播在众人威迫下读出他们的要求，内容包括即时进行改革、降低物价、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以及军方不得用暴力对付示威者和民众。另外，西苏门答腊省省会巴东市爆发新一轮暴乱，数百人焚烧当地的商店和向银行、民居等地方掷物。而在东爪哇的泗水，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示威者在多个地区集会。

中国台湾《中国时报》5 月 15 日报道：印尼陷入 30 年来最严重的暴乱，首都雅加达今天持续第三天动荡不已，已有 2 人遭安全部队射杀，使得 3 天来丧生人数增至 24 人。当局至少出动了 20 部各型装甲车，保卫政府机构与商界主要办公大楼所在、邻近总统府的地区。印尼总统苏哈托在缩短埃及访问行程今天兼程赶回印尼之际，首度表示，假若人民不再信任他能领导国家，他准备辞职下台。

英文《雅加达邮报》引述苏哈托 13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谈话说：“倘若我不再获得人民信任，我将不会让自己成为阻碍国家生存的绊脚石。我的余生将致力于教育下一代，教导他们成为好人，并指引社会，适时提供建议，我将退居幕后指导。” 现年 76 岁、掌权已 32 年的苏哈托也指出，他不会动用武力来保护权位。印尼国会预定下周召开紧急会议辩论苏哈托上述谈话。而外长阿拉塔斯则指出，要苏哈托下台，必须依循宪法程序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印尼国防部长暨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今天矢言，部署在首都的 15000 名武装部队将尽一切必要手段，平定雅加达 30 年来最动荡的局面，不过，他也表明尚未计划要在雅加达实施宵禁。1100 万人聚居的雅加达全市几乎已完全陷入无法整治的动乱状态，部分地区甚至形同战区，多处通往机场的道路已封闭，其中一处要道被暴徒以路障围堵、劫掠外籍人士的财物，并刻意搜寻华人，但机场仍正常运作，所有飞新加坡班机的座位已被预订一空。

数千暴徒今天横行雅加达市区各处街头劫掠商家，并纵火焚烧建筑物和车辆，其中包括苏哈托长女西蒂职掌的社会事务部总部、苏哈托儿子巴姆

班的国民车公司的展示处、与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印尼最富裕华裔林绍良的住宅，和一所警察局。各处的银行、超市、旅馆、加油站、电子用品商店和面包店也陆续遭暴徒闯入掠夺然后放火烧毁。占印尼 2 亿人口 5%，但掌握印尼 80%财富的华人的商店与住宅，仍为暴徒攻击的主要目标。邻近市中心的一幢百货公司大楼起火燃烧，烈焰腾空，好几公里外即可望见，但现场似乎没有任何灭火行动。

虽然当局调度了大批军警安全部队进入雅加达，但在一整天的暴乱期间，安全部队并未干预暴徒劫掠、纵火的行为。不过近万暴徒聚集印尼大学要求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未果后，镇暴警察朝受挫而四处流窜破坏的暴徒开火，造成了人群中的高中生普里亚诺与 25 岁的阿里修立丧生。

在华人居住的繁华地区，居民组成自卫队，持木棍、铁棒与大刀捍卫自己的财产，他们表明：“因为警方不再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已准备好自卫措施。”通往中国城的加雅马达街上，可见许多暴徒劫掠、攻击商家与办公室，并焚烧路旁车辆。

在雅加达 3 天的暴乱期间，已有 24 人死亡，包括前两天遭安全部队射杀的 6 名大学生、昨天遇害的 12 人（9 名为华人），及军方今天指称的 4 名士兵。

印尼正逢 3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学生自 2 月起开始示威，抗议苏哈托对危机的处置不当，并要求他下台让印尼推动政改，这项抗争逐渐取得了社会的支持，但也逐渐升高为群众与部队暴力相抗的乱局。不过学生们普遍认为，苏哈托政权最重要的权力基础——军方终将转而支持要求改革的人民。

另据目击者说，一群暴徒还向对他们开枪的警察局放火，一架直升机从空中丢下催泪瓦斯驱散暴徒。

约有十几辆装甲运兵车缓缓驶经位于总统官邸附近、毗连政府主要机关与商业办公楼的中枢的地带。还有一些装甲运兵车则前往举行反政府示威的一所大学外布岗。

根据一名目击者说，当大约 3000 名愤怒的民众在雅加达警察总部外聚集时，曾听到枪声，但一时还不能确定究竟保安部队是以实弹或包覆橡胶的子弹对付群情激昂的民众。

整个雅加达惊惶不安，商家纷纷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

学生领袖计划在雅加达和印尼其它大城市天天举行示威抗议。屡屡在校园旁的街道上和安全部队爆发冲突的印尼学生扬言，除非苏哈托下台，否则他们绝不会妥协。

中国台湾《青年时报》报道：印尼官员与目击者一致指出，首都雅加达爆发 3 天的动乱，截至 15 日为止，已造成至少 263 人丧生。

目击者及官方人员今天表示，雅加达暴动，因暴徒纵火焚烧一家百货公司及两家购物中心，造成约 200 人命丧火窟的惨剧，其中有大部分的暴徒，目前已寻获 110 具罹难者遗体。

与此同时，位于雅加达北区的一处购物中心亦遭肆虐，造成至少 54 人死亡，红十字会人员说，这座商场遭暴徒纵火焚烧时，另一群暴徒则忙着打劫，结果被困在火场内。

一位军方士官长表示，有 95 具尸体于 5 层楼高的废墟中被运出来，另有 15 具尸体被发现仍留在现场，他表示，将进一步搜寻，可能会发现更多

的尸体。

当总统苏哈托紧急从国外返国之际，暴动及在城里的其它地区爆发，苏哈托并命令部队武力遏止暴徒及纵火犯的肆虐。

也有目击者表示，一些外国人所住的南郊富豪别墅区亦被洗劫一空，位于城边西区的一家巨大的购物中心也被纵火，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

西区的一位居民表示，在卡拉瓦西的穷人正在掳夺高级住宅。

目击者说，印尼西苏门答腊省首府巴东今天发生暴动，数以百计的暴徒攻击商店及公司行号，并纵火焚烧商店及公司大楼。

这名目击者表示，数以百计的暴徒目前正聚集在巴沙坑雅区，对着该区的商店、银行和民宅丢掷石块，并恣意破坏。

包括国产“帝汶”汽车展示室在内的若干建筑也遭到纵火，军警部队随即赶到，但无法立即阻止群众的破坏行为。

与此同时，位于雅加达北区的拉玛雅纳百货公司亦遭肆虐。红十字会人员说，这座商场遭暴徒纵火焚烧时，另一群暴徒则忙着打劫，结果被困在火场内，救援人员至少已拖出 54 具尸体，放在两间医院的停尸间让亲戚指认。

另一场火灾发生在雅加达东部购物中心雅提尼嘎拉广场，截稿时还在燃烧，一名发言人说，警方不知道多少人丧生，因为救援人员无法进入建筑。据报已有一人从大楼跳下丧生。

另一场火灾发生在雅加达南区一幢三层楼购物中心，至少已有 5 人死亡。亲戚已认领 4 具尸体。

有一名目击者说，印尼第二大城泗水发生暴乱，暴徒肆意横行，造成一名妇女丧生。目击者说，这名妇人拥有一家杂货店，当她拒绝把钱交给一群暴徒时惨遭刺死。

大约有 300 名暴徒，包括一群暴力的足球队支持者，骑着机动车在东爪哇岛的泗水市中心流窜，向商店投掷石块，勒索居民金钱。

《环球时报》5 月 24 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吴迎春对这一阶段印尼动乱情况采写的报道。报道写道：持续数月的印尼学生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动乱。5 月 12 日，军警在冲突中打死 6 名学生，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从 12 日起，成千上万的暴徒打、砸、抢、烧，雅加达乃至印尼全国都陷入混乱之中。

12 日，在 6 名大学生被抢杀的特里萨蒂大学门前，集结了上万名群众，成为一个暴乱中心点。他们对军警展开攻击，然后烧毁路上及停在一家购物中心附近的汽车，不远之处一家旅馆和十多家商店被纵火焚烧，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暴乱拉开了序幕。

暴乱迅速蔓延开来，暴徒们肆意纵火抢劫，抬米搬货，甚至搬走电器和冰箱等笨重物品，许多百货公司、银行、购物中心被人放火烧毁。位于雅加达东郊的日惹百货公司 14 日被烧毁，约 200 人葬身火海；在雅加达西区斯利达购物中心，拯救人员在这个 4 层的大厦中共发现了 118 具尸体。雅加达大街小巷，到处是玻璃碎片、汽车残骸、残垣断壁及被捣毁的交通灯，骚乱区如同大战后的战场，一片狼藉。据印尼当局披露，截止到 16 日晚，雅加达的骚乱已造成 499 人死亡，3029 座建筑物、950 辆汽车和 513 辆摩托车被毁坏。这是印尼近 30 年来发生最严重的骚乱，经济损失无法估计。印尼央行等银行纷纷停业，印尼盾同美元的比价已跌破 1 万盾比 1 大关。外国投

资者纷纷放弃购买国营企业股份的计划，使印尼的国企改革受阻。

苏哈托家人的财产遭到重点袭击。位于雅加达市的社会福利部大楼被烧毁，掌管这个部的正是苏哈托的长女哈迪扬蒂；八帝贯一座7层高的商业大楼和停车场被大火烧了一整晚，它是苏哈托同父异母兄弟的产业；在另一事件中，苏哈托次子巴姆班经营的比曼塔拉公司汽车行遭人纵火，损失惨重；苏哈托幼子胡托莫的蒂莫尔汽车公司在棉兰的骚乱中也遭到破坏。

总统府是重点保护地，手持 M-16 步枪、全副武装的军队封锁了通往总统府的大道，约 12 辆装甲车列阵保卫总统府和国家纪念碑附近的政府大楼。

一些大饭店由于有很好的保安措施而成为避难所，雅加达的饭店个个爆满。

香港、中国台湾、澳门等报刊纷纷刊登报道印尼动乱的消息，并对事态的发展作出评论。

中国台湾一家报纸以《枪声引爆民怨，毁掉苏哈托形象》为标题，对这几天印尼动乱情况作了述评。评论写道：两个月之前，印尼总统苏哈托政权可谓稳如泰山，获得人民协商会议一致同意，续任 5 年总统，印尼经济虽然一塌糊涂，军方却未动摇对苏哈托的支持。纵使外界抨击声浪不断，但对他的统治地位还不构成威胁。

不过安全部队前天开枪射杀示威学生，以及罹难者家属哀痛逾恒的表情，一夜之间成了苏哈托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枪声不但激起了民怨，也粉碎了苏哈托的元首形象。

继 6 名示威学生牺牲后，更多不满苏哈托政权的大学生携手加入示威行列，雅加达随处可见抗议人潮，把 3 个多月来学生抗议活动推到最高点，而雅加达历来第一件学生流血事件不但改写印尼的政治生态，也迫使大众重新思索稍早抱持的迷思，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苏哈托地位的合法性。

过去 32 年，印尼在苏哈托的领导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的领导力也备受肯定，而今却被视为死握大权不放的老迈独裁者，和菲律宾的马科斯以及萨伊的莫布杜等恶名昭彰的屠夫没什么两样，为了保住总统地位，都不惜下令部队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

密切注意情势发展的记者、学者、在野人士与驻印尼外交官现在不再说苏哈托是否会下台，而是谈论他何时下台以及如何下台。在此之前，大家揣测的重心是苏哈托可能再做几年，现在则改为还有几个月。

民众对苏哈托的反感也可从最近的舆论中一窥端倪。不久以前，公开讨论苏哈托下台事宜是会吃上侮辱元首官司，十之八九要坐牢的。但印尼的英文报《雅加达邮报》在头版的社论中，大胆刊登“民主论坛”创办人马希莱执笔的评论，明白指出解决问题的首要之务是“苏哈托下台，不管用什么方式”。此外，他更强调目前是示威学生占上风。

虽说政治与经济环环相扣，彼此互相影响，但苏哈托的政治危机到底还是让金融危机黯然失色。一名外交官说：“人人都同意，当下的政治危机远远凌驾于经济问题之上。”《华盛顿邮报》指出，其他的外交官与经济专家预测，若苏哈托继续执政，非但解决不了印尼的问题，反而让问题更加棘手，影响所及，国际货币基金允诺的 430 美元解困款项可能因此不保。

但苏哈托下台就能一劳永逸解决印尼的问题吗？其实许多政论家并不会因为苏哈托如愿下台就拍手叫好，反而担心在交棒的过程中，镇压活动将随之升高。而军事高层之间的倾轧久有传闻，是否会持续扩大，甚至在幕后

主导当前的动乱，也令政论家忧心。到底印尼未来何去何从，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苏哈托可能颁布戒严令或援引紧急分权，根据此法，苏哈托可以下令关闭校园，以免动乱持续扩大。但是一名西方外交官警告说，此举可能让印尼付出惨痛代价。先从国内角度来看，实施戒严将严重考验 40 万大军在幅员广大土地上维持秩序的能力。就人口比例而言，印尼部队规模极小，若各地同时发生暴动，只好打散部队到各地平乱，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治乱。就国际角度而言，饱受金融危机之苦、极需外援的印尼，若率尔实施戒严可能被视为“进一步离民主正轨并与政权合法性渐行渐远”。

另有一说是，这次动乱涉及军队内讧，其中某个派系是这次动乱的幕后始作俑者，旨在推翻苏哈托，或替实施戒严的合法性铺路。持此论调的人举证说，不少反政府活跃人士失踪或被绑架，这点不可能跟军方完全无关，但印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坚称，他的部队和绑架绝对无关，而且此举根本是违背军令。据称有人为了抹黑维兰托将军，不惜雇杀手和罪犯纵火焚毁华裔店铺，然后嫁祸给维兰托。

印尼举国上下有志一同要求“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但如何改革？方向如何？却没有人有具体的答案。

二 印尼局势动荡，掀起排华血风

金融风暴令印尼经济雪上加霜，印尼大学生进行示威要求政改的呼声日高，苏哈托顽强抵抗，对他最有利的局势就是愈乱愈好，只要军权抓紧张在手，苏哈托自信可以控制乱局。

印尼暴徒指导矛头针对华人，政府放任不管。

印尼再度排华，其规模会不会直逼 1965 年的那一次？现时定论为时尚早。1965 年的排华是印尼共产党夺权在先，印尼政府大举屠杀印尼共产党，也把排华列为一项国策，以向中国报复。今天的印尼没有受到印尼共产党夺权威胁，政府无意对华人施加报复，排华行动来自民间。

印尼人排华，源于红眼症，华人经商成功，令印尼人眼红。

暴徒作恶，华人成了出气筒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数以千计的暴徒到处抢劫，还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商店以及民宅，导致整个城市浓烟遮天，而雅加达的华人成了出气筒。

位于首都雅加达市中心古洛多克(GLODOK)区的唐人街华人商店，因被部分印尼当地民众趁乱打劫纵火破坏，整个街道满目疮痍，多数华人不敢任意出门，更有部分华人已躲往邻近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避难。

根据雅加达当地华人传出的消息，由于印尼政府派出的镇暴军队，将通往雅加达苏加诺国际机场的主要通道封锁，造成机场出入交通受阻，包括许多华人在内的避难民众涌往机场，准备搭乘飞机逃避暴动，因此造成机场国际航线班机班班客满。

而在印尼有相当数量侨民的新加坡政府，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也提

出相应对策，协助侨民迅速撤离印尼，并呼吁留在印尼的新加坡侨民，尽量留在家中，不要出门，以免遭到暴徒伤害。

印尼爆发的全国性反政府暴动风潮，持续在全国各地蔓延，其中首都雅加达的北区、西区及最多华人云集的中心区“古洛多克”区，仍发生多起严重军民冲突。

在雅加达市中心“古洛多克”区唐人街的暴动中，因有许多印尼当地民众，籍暴乱机会，趁机纵火破坏华人所开设的商店，并闯入店内洗劫财物，连开车路过的华人，所架汽车也遭暴徒拦下砸毁，路旁停放的汽车，几乎全部难以幸免，纷纷遭暴徒砸毁焚烧。整个“古洛多克”区唐人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为避免遭到暴徒攻击，雅加达当地华人，彼此告戒不要任意出门，并且有不少华人已设法逃往新加坡、马来西亚。

“华人在这里已无容身之地，印尼只要再有经济衰退，暴乱仍会爆发，我们已没有将来！”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一间卫星电视公司享有高薪厚职的华人女青年 Ramli 申诉印尼华人的苦况。

雅加达华人仍然为自己的性命及财产而担惊受怕，现年 25 岁的 Ramli 居住在因有学生死亡而爆发暴乱的雅加达 Trisakti 大学附近，她忆述其邻居在被暴徒闯进家中劫杀的情况时犹有余悸。

“我当时听到邻居在尖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向暴徒作出强烈反抗，但却因此被暴徒用刀疯狂劈死。”她清晨 5 时摸黑离开家园，排除万难抵达机场，希望可乘飞机到新加坡暂避，但机场等候离境者却已人山人海，她在无法登机下唯有失望地返回家中。

雅加达市经过连日的暴乱后，较为平静，政府官员忙于清点尸体，但街上仍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游荡、叫嚣，似乎在等待另外一个暴乱及抢掠的机会。

有部分华人甚至表示，若稍后真的碰到印尼暴徒，便打算大喊自己是菲律宾人，希望可借此保存性命。

其实，这次暴乱的受害者不单包括华人及外国人，不少印尼较富裕的当地人亦身受其害，并计划离开印尼暂避，因为他们已意识到暴乱已发展至不单是“反华”，而是“反富”。

一名已居住在印尼 10 年的西方商人分析说，暴徒因为感到自己未能分享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导致愤怒一发不可收拾，而印尼人经常反华，实际原因无非是因为华人富有而已。

雅加达多处华人社区、商家、财产都遭到当地印尼人洗劫，多数的华人大多躲入机场、五星级的饭店，不然就是躲在熟识的印尼人家中，部分饱受惊吓的台商，已经收拾包袱回台湾。华南银行雅加达办事处代表陈宗华说，目前所居住的 PLUIT 华人区，村长已经雇用当地黑社会“角头”负责该地区的“守卫工作”。

不过，处于雅加达不同区域的台商，对于雅加达最近的暴动有不同的感受。在印尼从事纺织投资十多年的罗致献说：“雅加达昨天平静多了，但这恐怕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在印尼从事贸易多年的何伟昌也说，昨天雅加达街道确实平静许多，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一天，银行也都关门了，整个雅加达经济活动几乎全面停止。

唯有派驻在雅加达的我国银行办事处代表则指出，由于暴徒四处流窜，

砸华人开的商店、银行，目前已在雅加达设立办事处或分行的四家我国银行，除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与印尼合资的和信大松银行因必须应台商汇款的需求，仍将正常营运之外，华银、彰银和轮银的办事处也被迫暂时歇业。

而已进入雅加达 SAHIOJAYA 饭店避难的京华证券驻印尼代表王世保表示，前天，雅加达就像个暴徒城，全城到处浓烟四起，天空都已染成了黑色，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加油站、自动提款机与华人住宅都被洗劫，部分华人在路上当场遭印尼人围殴。

昨天虽在军警全面进驻后较为平静，但暴徒流窜洗劫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印尼华人伍慧琴指出，虽然他是当地的华人，但由于回不了家，已随着公司躲入雅加达市中心的旅馆内，中午她还一度可以和住在机场旁华人社区的父母联络，但后来就联络不上了。

王世保表示，雅加达市中心的区域已被军警控制，街道已恢复畅通，但暴徒仍在市区外围各处流窜，由于军警人力不足，暴徒抢劫华商的情况仍未停止。目前雅加达市中心的五星级饭店与旅馆，全部挤满了台商，饭店一房难求，一个房间通常挤了一家子的人，而由于人数太多，且暴动已经持续了4天，饭店已没有办法充足地供应食物。

部分台商到了饭店也排不到位子，开车进入机场躲避，但机场也挤满了人。许多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由于部分印尼华侨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不是全家每一个人都有国外护照，因此即使到了机场，也上不了飞机。据当地人表示，长荣、华航第一班撤侨班机订位都已爆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商指出，目前在印尼雅加达的台商就有10000多人，长荣和华航派出来的撤侨班机根本供不应求。而且，雅加达几乎是进入无政府状态，台商即使订得到机位，但因高速公路已经被暴徒“占领”，车子只要一上高速公路，马上就被暴徒拦劫，不是勒索就是砸车、打人，台商从家中到机场的人身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据一位陈姓华商表示，雅加达北区、西区的 PLUIT、MUARAKARANC、GROGOL 等区都遭抢劫，部分住在独门独院的富裕华人都已离开家园。而部分华人社区的华人已自组自卫队，以高尔夫球杆、球棒等器具当作武器自保。

一位台商指出，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的暴动是稍歇了，但在距离首都东区的 Lippo，暴徒仍在流窜，东元电机、光阳机车等30余位台商在此受困。这个位于 Lippo 的工业区，是由印尼第三大集团绿宝集团李文正企业所开设的国际工业区，李文正的儿子与克林顿的女儿是同学，在印尼堪称后台硬、背景雄厚，该区又是印尼重要的外商群集工业区，也还是无法幸免暴徒的肆虐。

对于此次的暴动，华商多表示不满。一位华商表示，印尼的大规模暴动全部针对华人，军警虽然在暴乱现场，却作壁上观，显然是为了让民众发泄情绪，而华人只是苏哈托政府贪污、腐败的替罪羔羊。印尼军警虽然已开始试图控制情况，但华人的资产、人身安全都已遭到严重的损失。

一位台湾同胞说，印尼局势动荡，在印尼的华人备受生命的威胁，面对台湾打去的询问电话，只有无奈的说“目前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据了解，泗水当地通往机场的交通已全面瘫痪，华人及台商目前想逃出来很难，现在这些在印尼的华人“只有请求上帝的保佑。”5月12日雅加达发生暴乱以来，泗水、万隆等地也跟着局势混乱，在当地的华人及台商成了无业游民及当地民众泄愤的焦点。商店被砸、车辆被焚，在城市里的台商及华人

没人敢出门。住在印尼泗水的颜水娘家族在此地经商已二、三十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暴乱，也不敢出门，所有家族成员以电话互相联系。住在台湾的亲戚说，数天前颜家开的店被失去理性的人入内抢掠，幸好警方保护才得以脱险。

面对台湾打去的电话，对方只听到台湾两字，便害怕的说：“目前这种情形不方便说太多”，即挂电话。辗转找到颜家住在香港的亲戚魏明巧，她说：目前在泗水的情形就如同电视所播的，亲戚们的安危只能求上帝保佑，往机场的交通全部瘫痪，想逃出来都难，只有少出门。魏明巧说，在印尼的亲戚们现在还可以电话对外联络，不过，只是报平安，其余的都不愿说，目前警方是否有保护华人的措施，她也不知道晓，只知道在印尼的家人现在是安好的。

林绍良银行遭劫，空与总统有交情

林绍良是印尼华裔首富，曾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华人富豪，坐拥财富 80 亿美元。

林绍良的发迹史既有机遇又有艰辛。

林绍良于 1917 年 7 月 16 日出生福建省清邑溪口镇牛栏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福清家乡度过的。在那里，他度过了 20 余年平静而安逸的生活。

他的父亲叫林元戴，母亲生了 7 个儿女，他是男孩中的老三。父亲一生务农，深感没有文化之苦，克服经济困难，先后送绍良兄弟入私塾读书。

由于家中父母负担太重，家境不富裕。1931 年，15 岁的林绍良就结束了学业，走上了为家挣钱补助生活的道路。开始，林绍良在父母刚开设的饮食店中帮忙，后来，家人让他在村东交通要道租了一间房子，开了个小面店，经营卖汤面的生意。

还未成年的林绍良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倒也能够赚得蝇头小利。1935 年，林绍良的父亲因病去世，操劳家务的重担全落到他母亲的肩上。

1937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地区，时局紧张，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兵荒马乱，他的小店也只好关门收摊。当时的国民党规定，凡家中有两个年满 18 岁的男子，必须抽一个去当兵。对此，有钱人家可以出钱买壮丁顶替。而许多出不起钱的人家为了逃避抓壮丁，就被迫流落前往南洋谋生。

此时，外面抓壮丁的风声越来越紧，母亲日夜担心刚满 18 岁的儿子林绍良被抓走，便主张儿子出走南洋，一来可以躲壮丁，二来也可以去南洋闯一闯。

1938 年，林绍良跟随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回乡探亲的同乡，以这位同乡儿子的身份在厦门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一条开往南洋的荷兰轮船。

林绍良的兄长林绍喜早于 1929 年便来到印度尼西亚，在其伯父开的中爪哇古都市的一间小杂食店当了 4 年的徒弟。林绍良到印度尼西亚后也投靠其伯父林光玉，在伯父经营花生油及其他食杂品的杂货店当学徒。这几年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是一位“新客”，不仅要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还要学习印尼语和当地爪哇方言，否则难以谋生。

在小店里，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在这期间他一边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另一方面，为了多推销食品杂货店的货物，他还常到 10

里地外的三宝瓏市。这种不起眼的小生意使林绍良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另外也使他进一步熟悉了解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情。

正当他刚刚熟悉了当地的环境时，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据了爪哇，林家的生意一度被迫停顿，全家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从那时起至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进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把侵略者赶出去，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印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和荷兰殖民军各据一方，印度尼西亚各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

这时，印度尼西亚各要道都被荷兰军封锁，印度尼西亚军队迫切需要的弹药和药品供应十分困难。林绍良凭着机智勇敢，靠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一次又一次地把弹药和药品送到。他的过人勇敢和经营才干，受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高级将领的赏识，林绍良也因此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要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别人难以相比的基础。林绍良在独立战争期间结交的军官，包括当时还仅是军中一名普通上校、日后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哈托。苏哈托当时便相信年轻的林绍良是个可靠的华裔大商人。

印尼人民战争胜利后，林家仍然做花生油生意，并逐步扩大经营，后来又开办了一间咖啡磨房。1952年，林绍良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将他的贸易总部从古都迁到了首都雅加达。古都的企业则由其兄林绍喜管理。林绍良到雅加达后，除继续经营丁香等生意外，开始由商转工，实行工商并举。首先向制造业发展。

1954年，林绍良创办了一个肥皂厂和尼默、布托巴亚两个小规模纺织厂，产品主要供应部队。不久，又和友人在古都创办了中等规模的慕利亚纺织厂和万隆市达鲁玛纺织厂，接着，他利用当地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了轮胎厂，此外还开设了铁钉厂、自行车零配件厂。随着工厂企业经营的发展，他开始经营进口贸易。与新加坡、香港、泰国等地华人企业建立了贸易和金融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林绍良扩展企业的资金不足，由于得到了泰国金融业巨子陈弼臣的盘谷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才得以逐步扩大经营。

1957年，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林绍良决定集资在雅加达创办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任该行董事长。该行注册资金为10亿印尼盾，先设分行两家。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开办，不仅使他开始进入金融界，而且为他经营的各种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法令》，华侨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不少限制，遇到不少困难。到1963年，印尼政府又开展了对抗马来西亚运动，使印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也遇到挫折。但由于这时的林绍良的企业已由商转工，工厂主要产品多为面向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总的来说林家企业比过去大有发展。

60年代后期，印尼经济开始复兴。新上台的苏哈托总统一改前任苏加诺总统排斥华人资本的政策，转而利用这些资本投入国家建设，这就使得印尼华人在经济领域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而且当时印尼举国上下人心思安，百废待兴，很适于经商发财，于是林绍良开始在商界大显身手。

60年代初，随着丁香业的发展，印尼每年需要丁香达35000吨，其中

85.17%靠进口，林绍良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成立了专营丁香进口贸易业务的肯卡有限公司。

1968 年，该公司与苏哈托总统的弟弟普罗汲苏德约主持的默年布阿那有限公司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通过这项专利，他们从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进口的丁香占印尼全国总进口量的 90%，占供应全国丁香烟厂总量的 70%。1975 年底，印尼从这两国进口丁香 12300 吨，价值约 3580 万美元。1980 年和 1981 年进口额分别达 6090 万美元和 1.2 亿美，林绍良集团从这项专利经营中获取巨额利润，逐步发展成了丁香行业中的一个垄断性企业。此后，该公司业务范围又由丁香进口发展到商业贸易、不动产、餐饮旅游、建筑承包以及制造业等诸多行业。

林绍良在 1971 年至 1972 年成功地创办了面粉厂企业，1973 年集资 1 亿美元投资创办了印尼水泥公司。林绍良财团最初与香港迪斯汀投资公司合营印尼迪斯汀水泥公司，与美国凯撒水泥公司联营芝槟榔水泥有限公司。最初水泥年产量为 50 吨，不久即翻一番，增到 100 万吨，价值约为 1.15 亿美元。1978 年，林绍良财团又投资 1.87 亿美元，新建两座年产能力为 100 万吨的水泥厂。1980 年，林绍良的印尼水泥公司的水泥产量已达 350 万吨。到 1986 年，其水泥年产量已翻了两番，达 900 万吨，占全印尼水泥总产量的 60%，林绍良印尼水泥集团的总投资达 25 亿美元。

此外，三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还独资或合资经营了一系列房地产及建筑业，如大都会根札那（地产）公司、查雅曼达林阿贡公司（曼达林旅馆）大都会（地产）开发公司、中央精华国际建筑公司、努格拉哈根扎那查雅（建筑）公司及雅加达地产公司等。1982 年，林绍良耗资 1.2 亿多美元在雅加达建造了三林新式办公大楼，其中第一流的大都市大厦是该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在加里曼，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拥有 20 万公顷的森林租借地，进行林木采伐，经营林木产品。

随着三林经济开发企业的迅速发展，林绍良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业务也不断扩大。

以中央亚细亚银行为核心的 BCA 集团是由林绍良及苏哈托总统的表弟苏迪威·卡特莫诺等人于 50 年代末组建的。1974 年以前，林绍良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创建面粉、水泥业等方面，中亚银行的业务发展不大，1974 年全年客户只有 609 户，纯收益为 620 万盾。1973 年，印尼政府为了广辟资金来源，制定了开放性的开辟金融资本市场的策略。1974 年，林绍良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将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和香港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最初以 1500 万美元作为印尼金融市场周转资金。这家公司是林绍良第一个与外国银行资本联营的金融企业。这实际上是一家投资公司，经营中、长期贷款。

1975 年 6 月在庆祝中央亚细亚银行开办 18 周年之际，林绍良采取果断措施，使中亚银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75 年底与 1974 年底比较，客户增加了 660%，存款总额增加了 437%。贷款总额增加了 1351%，纯盈利增加了 3486%，这些指标都创银行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该业务大幅发展，资本雄厚并有良好的信誉，1977 年它被印尼政府批准为印尼十家外汇银行之一。1978 年，该行又收购合并了印尼商业银行，使其实力相应增大。此后，业务迅速发展起来。

1979 年以后，林绍良积极向海外拓展金融业务。除在香港成立中亚财务有限公司和中亚保险公司外，1979 年曾收购香港的海外联合金融公司，把它改组为第一太平金融公司。1981 年，在利比里亚注册成立了“第一太平企业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投资有限公司”。1982 年，收购了香港的上海地产公司，改组了第一太平控股公司，不久又在香港建立了第一太平国际公司。

林绍良以这三家金融公司为基础，形成了“第一太平集团”，并和美国、日本及香港等地的资本合作开展金融业务，成立了日本第一太平证券交易有限公司、第一太平美国证券交易有限公司和第一太平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澳大利亚第一太平证券有限公司等。

到 1986 年 3 月，中亚银行已发展到拥有国内分行 33 家、美国分行 2 家、拿骚 1 家、香港代表处 1 家、与国际银行合资的多国金融公司 1 家、与国际大银行合资的租赁公司 5 家，服务项目达 56 项，股东资本总金额达 53 亿盾，总资产已增至 40 亿美元，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人民族商业银行。

1983 年 6 月号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把林绍良列为世界 12 位华人大金融家之一。除 1986 年 3 月，中亚银行董事部正式在印尼报刊公布该银行集团总资产超过 40 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经营工业、贸易、建筑、农业、林业、旅馆业等其他非金融业的资产 30 亿美元，总计其财团总资产约达 80 亿美元。林绍良已成为东南亚以至世界屈指可数的著名华人金融家和企业家。

从 1986 年开始，印尼政府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并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其国内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特别是印尼士敏水泥厂和中央亚细亚银行的管理，使这些企业都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他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商家组成合资企业，如他和美国人合资的对苯二酸加工厂，投资金额为 2 亿美元；他和挪威人组建的甲醇厂，投资达 4 亿美元。另外，林绍良还和新加坡的科技工业公司及裕郎环境工程公司一道在印尼最大的经济特区——巴淡开发区投资数 10 亿美元。林绍良置身于印尼经济全面发展时期，其事业发展可谓方兴未艾。

到 80 年代初，林绍良又开始向重工业生产进军。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薄钢板，年年都要从日本进口 7 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由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但是建设该厂需 8 亿美元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 40% 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因此，喀拉喀多钢铁厂要求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投资。三林经济开发企业公司接受了这项任务。结果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 40%，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 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 20% 进行兴建，另向外国银行借款 5520 万美元。林绍良本人投资 9600 万美元。该厂于 1987 年建成，年产 85 万吨薄钢板。从此印尼就不需每年花 7 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 2 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外汇 5 亿美元。

此外三林企业集团的根扎那有限公司在东、中、西加里曼丹，苏拉威

西及萌姑莲等地参加开发金矿，与澳大利亚合资的“英达哥有限公司”在邦牙比洋开发经营锡矿，近两年来又在集资兴建炼油厂。在上述一系列工业企业，特别是面粉业、水泥业及钢铁业中三林企业集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在，林绍良已是当代印度尼西亚最著名、资产最大的印尼籍华人企业家。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根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住一间房子，每坐一次出租车，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有可能和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林绍良控制的三林集团是一个拥有 200 多家子公司，总资产超过 80 亿美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其势力遍及丁香烟、轻纺、面粉加工、交通运输、金融、房地产等多种行业。

可以说，林绍良与苏哈托是密友，但是，印尼华人遭暴徒抢掠袭击，连华裔的印尼首富林绍良亦不能幸免，其府邸亦被人放火焚烧，与总统苏哈托家族合资的中央亚细亚银行分行亦接连遭严重破坏。

据当地报道，林绍良位于雅加达中部的府邸亦被暴徒放火焚烧，林绍良屋内的五辆汽车被烧毁，一些文件及家庭生活照亦毁坏。他的大幅彩色画像被暴徒拿去泄愤。林绍良本人当时在美国治疗眼疾，因此避过了这场劫难。

林绍良成为暴徒袭击的对象，除了是基于其华人身份外，他与总统苏哈托私交甚笃，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地最大规模的私人银行，中央亚细亚银行，便是由林绍良家族与苏哈托的子女合资开办，该银行亦难逃一劫。

该行在雅加达的两家分行均受到严重破坏，被暴徒纵火焚烧。有目击者指出，暴徒尝试抢夺分行自动柜员机内的所有现金。另一间位于雅加达西部的分行，亦被人放火。鉴于有传言华裔印尼富商林绍良旗下的中央亚细亚银行无力应付存户提款要求，大批存户连日来争相涌往中央亚细亚银行提取存款，令银行职员应接不暇。

但该银行强调，他们的财政状况稳健。

中央亚细亚银行是印尼最大规模的私人银行。

在不利的传言影响下，中央亚细亚银行在首都雅加达、东爪哇省会泗水、西苏门答腊省会巴东、北苏门答腊省会棉兰连日均出现拥挤提款现象，泗水一条主要马路被连绵不绝的提款人堵塞交通。

自从印尼爆发暴乱后，中央亚细亚银行部分分行已暂停营业。其中一家分行的公关主任表示，他们已重开某些分行以应付存户的需要。

他否认中央亚细亚银行无力应付存户的提款需要，并强调银行的财政状况依然稳健。

印尼中央银行行长表示，如该银行需要帮忙，央行可向该行注资 9170 万美元。

为保证存户的取款，林绍良的儿子答应向中央亚细亚银行注入 1 亿美元以巩固银行的资本结构。

林绍良旗下的三林集团拥有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七成股权，是印尼最大规模的私人集团。

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香港、新加坡、中国、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属下员工达 20000 人，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在印尼则坐拥 10 家超市，其中七家在首都雅加达、两家在巴东、一家在泗水。该集团在 1996 年的营业额为 150 亿美元。

郭鹤年油棕园被焚，富商何处讨公道

郭鹤年生长在马来西亚，企业注册在新加坡，业务范围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泰国、菲律宾，拥有资产 60 亿美元。

1924 年 10 月 6 日，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南端新山市一个殷实人家，又生一子，祖上定下字辈为“鹤”，家人给取名为“年”。他就是现在闻名于世的企业家、“亚洲糖王”郭鹤年。

郭鹤年祖籍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他的父亲郭钦鉴有兄弟 6 人，长幼顺序为：郭钦铮、郭钦暖、郭钦瑞、郭钦仁、郭钦宝和郭钦鉴。时逢 19 世纪末 20 年代初，大批广东、福建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长兄钦铮在福州家乡开设了一家万安堂中药铺外，其余兄弟都先后到马来亚（即马来半岛南部的西马来亚，后与婆罗洲北部的东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经商，郭鹤年的父亲于 1909 年来到马来亚。起初在咖啡店当店员，工作十分勤快；后来与二哥之子郭鹤青一起接管四哥钦仁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和粮等农副产品，逐渐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商号。这是郭鹤年领导的郭氏兄弟公司的前身。

1920 年，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从国内家乡赴马来西亚与郭钦鉴结婚，先后生了三子：长子鹤举、次子鹤麟、三子便是鹤年。

由于他父亲经营得法，生意日渐兴隆，生活日益富裕起来。郭鹤年便与两位兄长就读于当地最好的贵族学校新山英文书院，毕业后考入马来亚最高学府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继续攻读。这一系列的教育，为郭鹤年后来的创业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莱佛士学院是个培养政界人物的著名学校，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总理侯赛因·奥恩、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都是该校的校友。郭鹤年在这所学校认识了这些同学。

1942 年，日寇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日本占领军事管制和禁止经营大米，郭鹤青被日军宪兵拘押了数月，东升有限公司被迫停业，郭鹤年也只得辍学。

随后，郭鹤年在一家日本三菱商事的米粮部门工作。二战结束后，东升公司重新开业，生意得到恢复与发展。她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47 年，年仅 23 岁的郭鹤年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利克船务公司，这个公司向政府注册经营轮船航运和一般商务。但郭家此时又祸不单行：先是郭鹤年的二哥鹤麟因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而被捕牺牲，接着郭钦鉴又因长期操劳而于 1948 年病逝。天翻地覆的变化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郭钦鉴病故后，根据当地政府的有关法律，其遗产有一半被征税，余下的分为 7 份给家属，郑格如与两个儿子共得 3 份，其它 4 份由郭钦鉴第二个妻子及其 3 个子女获得。

为了郭氏家族事业的发展，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提出集中各人所得遗产，组建一个新公司，并邀请一些郭氏家族成员入股。于是经过协商，郭鹤年母子就与郭鹤年的堂弟郭鹤青、郭鹤尧、郭鹤瑞等，于 1949 年在马来亚新山合办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以其广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与胆魄，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时年 25 岁。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继承了他们父辈的传统业务，主要从事大米、面粉、豆类及食糖等的进出口生意，在郭鹤年的领导下，公司生机勃勃，业务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郭鹤年出任公司董事长之后，深感有继续学习的必要，为了开阔视野和提高经营才干，50年代初，他前往英国伦敦，在伦敦一住就是5年，期间，他学习了国际贸易商业知识，研究了当地商品交易所的工作及经营管理方法。尤其是对英国的食糖贸易进行了深入调查、细心分析，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经营国际食糖买卖的兴趣，决心从这方面入手，闯出一条路子来。

1955年，郭鹤年返回马来亚，除继续经营利克船务公司及郭氏兄弟公司外，他就着手施行两个计划：一是在新山市创办了明田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及进出口贸易；二是开始向糖业经营进军。郭鹤年注意到当时马来亚的制糖业较为落后、食用糖大多从国外进口的现实状况，认为抓住这一点将大有作为。

50年代末，郭鹤年征得马来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的支持，在槟城的北赖创建了马来亚有史以来第一家糖厂——马来亚制糖厂。从泰国购入粗糖，在糖厂加工提炼后运销各地，并通过香港的马通有限公司销往中国；同时又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不仅糖厂规模大为扩大，获利甚丰，郭鹤年也更熟悉了食糖市场的需求规律，把生意做得越来越旺，1962年他就被誉为“马来亚糖王”。从此，郭氏的“甜蜜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生意兴隆。

为了进一步发展马来西亚的制糖业，1968年，郭鹤年组建了玻璃市种植机构。

该机构向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租到位于该国北部的玻璃市州1.45万英亩土地的丛林土地，全部开垦为甘蔗种植园；同时在该种植园附近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合作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炼制种植园所产的甘蔗。

玻璃市州是全国最小的州，面积只有795平方公里，10万多人口。可是玻璃市河及支流亚劳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因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盛产稻米、橡胶和椰子。郭鹤年利用这里的土地种植甘蔗，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3年，该园终于获得了好收成，糖厂的产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使马来西亚走出了砂糖自给的第一步。

在郭鹤年之前，尽管马来西亚的气候、土地适宜甘蔗生产，但该国的农民却不爱种植，稻米、胡椒、可可、烟草、腰果，才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郭鹤年大面积种植甘蔗，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农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自郭鹤年开创了制糖业之后，马来西亚的甘蔗种植业日益兴旺。1970年，甘蔗种植面积达到0.71万公顷，1980年，增至1.79万顷。

在制糖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郭鹤年进一步扩大了糖业贸易，1970年，他觉察到世界糖价有上升的趋势，便果断地打进国际糖市，他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把经营战线延伸向欧美，如从古巴购糖转手销给印尼，从泰国进口原糖提炼后通过香港经纪人之手转卖给中国，他赶在世界糖价上涨之前收购了大批原糖，并积极投资糖的期货交易。后来随着糖价的上涨，他当年就赢得了600万元（马元）的巨额利润。

70年代中叶，郭鹤年每年从泰国购入近30吨糖，通过贱买贵卖、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纽约、伦敦等地进行期货交易，取得了巨额利润。在此基础上，郭氏家族企业逐步在巴黎特腊糖厂、玻璃市——联邦土地发展局综合糖厂和中央糖厂拥有了巨大的股权。据报道，郭氏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70年代中叶就控制了150万吨的贸易与经营，几乎占国际糖业市场的10%，占马

来西亚糖业经营的 80%。至此，郭鹤年已由“马来亚糖王”发展成为“亚洲糖王”，成为国际糖市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进入 80 年代以后，郭氏企业集团的资本已更趋雄厚。据 1984 年的统计，主要由郭氏控制的玻璃市种植机构已拥有资本 1.3762 亿万元，总资产 4.24 亿万元，营业额达到 3.7 亿万元，扣税前盈利 6855 万元，扣税后盈利亦高达 4600 万元。

随着郭鹤年和他所主持的郭氏家族企业集团的发展，资本日渐雄厚，其经营胃口逐渐大了起来，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

1962 年，郭鹤年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联邦面粉厂，之后粮食生意日渐兴隆。1966 年，巴生的面粉厂投入生产，不久巴生及新山合营的 4 家面粉厂又相继上马。这些面粉厂主要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输入小麦进行加工，年产量约 22 万吨左右，控制了东、西马来西亚面粉市场的 40%。与此同时，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还独资创办了拥有 100% 股权的巴生古当食油有限公司，用大豆和棕榈油提炼食油。1985 年，联邦面粉厂还利用面粉厂及食油厂的副产品制造饲料出售。1984 年度，联邦面粉厂有限公司的总营业额达到 9.8 亿马元，扣税后盈利 3300 万元，净利达 2300 万元。1985 年该公司的资本增至 8500 万元，总产值有 3 亿元。

郭鹤年还设立了木材加工厂，在柔佛合资创办了制造薄木板和夹板的马来亚木板厂后，不断扩建在东南亚具有一定地位的大厂。其中 95% 的产品销售到欧洲、美国、东南亚。马来西亚森林面积宽广，经济树种达 70 多种，林材出口位居全马出口的第二位，锯木业是仅次于石油的大工业，林业工人达 100 多万人。郭鹤年发展木材加工业，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拥有 4000 公顷的林木租赁地，生产和加工的木板因此取得了好效益。

早在 40 年代末，郭鹤年即在新加坡创建了利克服务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航运。

后来为了发展马来西亚本国的航运业，冲破远东货运船队的垄断，他支持前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建立国家航运——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

目前，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拥有马来西亚的船务股票近 3110 万股。

在资本不断积累的基础上，70 年代初，郭鹤年开始发展房地产业。1972 年创办了彩虹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房地产，该公司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筑了彩虹花园（住宅区）、柏龄花园（占地 903 英亩，拥有 11000 间屋子的新住宅区）。1984 年，该公司又以 1600 余万元收购了新山市郊 1025 英亩的友光胶园，作为继续扩展房地产的后备。此外，还有首都吉隆坡新建的郭氏兄弟公司的办公大厦和公寓大厦。

至 1985 年，彩虹有限公司的资本达到 6725 万元。

郭氏兄弟有限公司还经营矿产业。郭鹤年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有拉曼锡矿 41.37 的股权。此外，该公司在吉打拥有 3571 英亩胶园，并设有大理石厂和玻璃瓦厂，在芙蓉开办了塑胶袋厂。

60 年代末期，郭鹤年有鉴于世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便毅然向旅馆酒店进军。

1971 年，他在新加坡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这是当时新加坡最早建起的豪华饭店之一。该酒店投资为 1 亿元，总资产超过两亿元，初期客房为 520 间，现增至 816 间，

成为著名的五星级酒店。后来，他与其他人合资组成香格里拉大酒店集团，在吉隆坡、曼谷、斐济等地建造了沙洋酒店（属下有 3 家酒店，共有客房 777 间，拥有康塔酒店 60% 的股权）。1985 年在槟城康塔大厦旁，他又兴建了一家拥有 468 间客房的康塔大酒店。

据统计，郭氏其兄弟公司先后在吉隆坡、槟城、曼谷、汉城等地兴建经营香格里拉酒店达 19 家，这些都是国际上一流的五星级酒店，构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资产值估计超过 20 亿美元，独资和合资联营的旅馆酒店还有 10 多所，总投资额也有 10 亿元左右。

如今，郭鹤年在酒店业中也是名扬东南亚的“酒店大王”。

30 多年来，郭氏公司已从单一经营米、糖等业发展为经营工业、种植业、矿业、航运、国际贸易、酒店、保险、房地产、证券、建筑、采矿、饲料、塑料制造业、保险业、电视等多元化的大型企业集团。

郭氏兄弟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旗帜公司就是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它是集团中规模最大而且盈利也最多的公司，1991 年营业额为 29.28 亿马元，税前盈利 209.8 万马元。其盈利大半来自制糖业和面粉业。在糖业方面的业务已扩展至全球，持有世界首席食糖贸易公司的三成股权。其下属的联邦面粉有限公司则支配了马来西亚国内 46% 的面粉市场及 20% 的饲料市场。1992 年底，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把属下的五家旅馆及 UBN 办公大厦合组成香格里拉酒店，并将之上市。该集团旅店的入住率介乎 60%~70%，而 UBN 办公大厦的出租率则维持在 90% 以上，该集团将在马来西亚兴建更多的旅店，加紧发展在东盟国家的旅店业务。其他业务如油棕种植业和电影院，郭氏集团也未放过。

1994 年郭鹤年又成立缅甸基金会，准备吸引 1 亿美元的资金，投往缅甸。

郭鹤年不单是马来西亚首富，也已成为东南亚屈指可数的跨国企业家，旗下的公司遍布东南亚、中国、香港、斐济、智利、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在印尼暴乱发生后，暴徒们到处烧杀抢掠，在西苏门答腊以北，约有 300 名基纳利人闯入富商郭鹤年在印尼所拥有的油棕园进行抢掠，此举令人进一步忧虑华商在印尼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报道，在西苏门答腊以北 180 公里，约有 300 名基纳利人在 7 月 14 日冲破警方防线，闯入属于大马华裔富商郭鹤年所拥有的桑加古纳公司的油棕园抢掠熟棕油籽，以磨制成油供食用。

外电指出，基纳利超过 6 万公顷土地在军方和政府的支持下被强行接管，更不满战用他们超过 900 公顷土地的特里桑加古纳公司赔偿不足，于 7 月 7 日向巴东地方议会反映，但当局及有关公司反应冷淡，而该公司下属的一块油棕园据称是富商郭鹤年所有。由于基纳利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遂于 14 日在极度愤怒下，冲破警方防线闯入 8400 公顷的油棕园，掠夺成熟的棕油籽。

郭氏家族在马来西亚拥有的玻璃市种植棕油有限公司发言人却否认法新社报道，指有关数百人劫掠的一块油棕园并非郭鹤年所拥有。

但从一位居于苏门答腊的印尼华侨口中获悉，被暴徒抢掠油棕园籽的地方，确是郭鹤年与当年棉兰华侨合作开发的一个项目，这次的抢夺主要是当地物资匮乏，物价暴涨，致使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抢掠油棕园的熟

棕油籽，磨成油供食用。

她又强调，当地人不只抢夺油棕园，咖啡园亦受影响，甚至当地政府的种植亦不能幸免。

香港一家报纸就上述事件致电郭鹤年，遭其秘书黄小姐拒绝代为联络，并说郭鹤年不会对有关事件作任何回应。

台湾商人，眼看仓库成火海

“我现在手、脚都还在抖，暴徒就像蝗虫过境，看到商家就抢，看到车就翻，整条马路，几乎是火海一片、满目疮痍，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仓库、办公室烧成一片火海。不心疼吗？但又能怎么办！”在雅加达西区 10 公里处经营纺织厂的罗政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仓库、办公室被一群暴徒闯入后放火，甚至将办公室内能抢的东西全抢光了。他在仓促中逃躲，惊魂 48 小时后，仍无法平复，只能全身发软、惊怕无助地楞在那儿，不敢吭声。

入夜后，原来是五光十色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由于电路系统、路灯，全遭暴徒砸烂，变成一片漆黑。漆黑中市区还可以看到几处刚遭暴徒肆虐放火的浓烟及大火在燃烧，整个雅加达就像个死城。

雅加达最大的马路苏迪威，目前虽然偶尔看到零星车流，但整条大马路几乎被学生、暴徒占据，军方开了 10 辆坦克车，直驱市中心，百余军警甚至排成一排，拿着装有橡胶子弹的枪，沿街扫射，乒！乒！宛如置身战场。

在印尼从事外贸工作的林姓台商，前天下午一直深锁大门，躲在办公室内，不敢走出门一步。

1975 年来印尼后，从技术人员干到开纺织厂的罗政钦说，目前台商都自己组织自卫队，家里有棍子的全都拿来当武器，只能自己靠自己了，目前这里要靠镇暴警察都很难。像他住的这个村落发生大火，从暴徒沿街放火抢劫，一直延续两日火还未熄。暴徒霸占整条马路，救火车也开不进来，整个雅加达像刚经过一场战火洗礼一样。

他说，这次的暴动几乎是从雅加达西区逐渐往南区、东区蔓延，雅加达市中心闹区，招牌全被拆下来，暴徒将整条马路横阻，高速公路也被堵住了。尽管穿戴着红帽的治安人员，表面上是镇暴角色，但又与暴徒勾肩搭背，一起行抢，整个国家像已失控。印尼前景如何，台商也心慌。林姓台商说，他一整天守着电视，了解最新状况。因为现在想逃离雅加达，也逃不出去。而部分台商，还不知情的搭机抵雅加达而陷入困境。

刚从台北飞抵雅加达的罗惠生，一下飞机，就寸步难行，机场通往雅加达市区的路被封了，听说是晚上苏哈托总统要回来。他也不知要往那儿躲，打电话到代表处求援，代表处要他到机场附近的五星级饭店躲一躲，但机场附近饭店全都住满了。

印尼台商联谊会副秘书长魏成佑指出，根据印尼政府的统计，在印尼投资的台商超过 2900 多人，连同眷属，可能超过 3 万人以上。这可能是所有在外投资国家中，台商人数最多的地区。暴动愈演愈烈，已经由雅加达的西区向北区、南区蔓延，华埠地区也遭攻击。台商目前是归心似箭，但到机场的路被封死。每天回台北的班次也只有二班，台商在这儿心急如焚。代表处表面说会护侨，但实际上却又什么都帮不上忙，更别提撤侨。

台驻印尼代表处经济组兼副代表雷道余说，代表处一早也接了不下百

余个台商关切时局的电话，代表处也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协助台商，但截至目前为止，台商尚无人受伤。但要不要撤侨，仍无法决定。

魏成佑指出，此间的电视新闻不时播出日本政府即将派出自卫队 C-130 撤侨，美国也向当地侨民发出撤侨通知，但台商仅能孤伶伶的自己靠自己。

魏成佑在雅加达经营木材、运输业已长达 8 年之久，算是老台商。但是在雅加达这么多年来，从未看到如此大的暴动。上午他到银行提钱，却不小心陷入示威的暴徒群中。暴徒看到车上是华人，不分青红皂白喊砸打，七、八个黝黑的硬汉就像疯子似的跳上车，踢打门窗、车顶。玻璃踢不破，就拿砖块硬砸，砸破后就用脚踹玻璃。身陷驾驶座的他，几乎是不知有无活命机会，后来他表示是商人，才逃过一劫，但整条街上的暴徒，就像疯了似的，看到商店就抢，看到车就砸。整个雅加达就像得了瘟疫的城。

“这是我毕生难忘，整个雅加达像死城，虽然入夜了，暴动感觉好像稍歇，外面仍是暴徒到处流窜，见人就抢。现在想想来印尼投资，还真不值得。”现任印尼台商联谊会副秘书长魏成佑，尽管是老台商，身为台商联谊会的首席代表之一，他也不知道台商在印尼投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

虽为印尼“二等公民”却始终不舍得离开印尼的华侨，可谓多灾多难。长久以来，备受部分印尼人仇视，在政治上遭受排挤，结果被迫沦为“二等公民。”印尼人的排华情绪，其实早已植根于十九世纪荷兰人殖民统治印尼时期，当时的荷兰政府将华人地位定于“欧人”与“印尼土著”之间，令华人既受“欧人”歧视，又遭“土著”敌视。当印尼于 1945 年独立后，排华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其中在 1965 发生的“九·三〇”事变，便是当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排华事件。

当年印尼发生九州军事政变，中国共产党被怀疑是幕后策划者，因而掀起排华浪潮，逾 30 万名华侨遭杀害，更有无数华人逃往海外，或留在印尼沦为“难民”和“无国籍人士”。

此外，自 60 年代开始，不断面对一浪又一浪的排华苦难，不少华侨家庭饱受蹂躏，家破人亡，造成一幕幕人间惨剧。

50 年代，当年执政的印尼政府因谋求与中国政府发展，故华侨在印尼地位较受保护。

自 1965 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华人被严禁使用中文，不能讲母语，要改用印尼名字，不能进行中国文化表演。

此外，印尼政府亦不容许华人任公务员，即使华人能在大学毕业仍无缘晋身官门，故当地华人长久以来均有从商的传统，因从商而累积大量财富，与印尼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暴徒大肆抢掠华侨经营商铺外，又纵火焚烧华侨住宅，10 多万华侨被迫离开，返回大陆故乡生活。自此，印尼的排华骚乱事件罄竹难书，而当地华侨向来逆来顺受，在苦难之中度日。

1980 年 11 月，爪哇中部的梭罗区，一名华人因驾驶电单车时撞倒一名印尼学生而发生争执，竟又掀起一场排华风暴。

大批印尼人冲入一条由华人经营的繁盛购物街道，凡见华人便殴打，又抢掠商店，排华暴乱迅速蔓延至东爪哇的马迪思及牙威两镇。最后印尼政府出动军警将事件平息。

1991 年，北苏门答腊的亚吉市发生排华暴乱，市内局势大乱，军警介入，实施宵禁令多天，局势才恢复平静。

近两年印尼排华骚乱事件 1996/2 苏拉威西省肯达里市 物价飙升引发暴乱，十二间华人商店被人纵火。

1996/1 东爪哇 粮食加价，商店被暴徒抢劫，一些商店贴上标志表明自己是“回教徒”免被袭击。

1997/9 苏拉威西省 乌戎潘当市一名有精神病纪录的华人砍死回教女童，触发多日排华骚乱，造成六人死亡。

1997/6 东爪哇马都拉岛 唐人街一间庙宇被焚，华人店铺被抢掠。

1997/5 婆罗洲马辰市 大选前夕民情高涨，华人成为发泄对象，有多宗纵火，华人商店亦遭掷石。

1997/1 西爪哇城镇 数千名回教徒袭击当地教堂和佛庙，又抢掠商店，伦格斯登科克 情况后来蔓延至西爪哇首府万隆。

长久以来，每逢局势困顿，印尼华人都难免成为针对目标，身家、性命及财产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一次骚乱同历次动乱一样，华人又是暴徒泄愤的主要对象。13日中午，在华人聚居的雅加达西区发生严重骚乱，他们的商店被烧毁或被洗劫，多年辛勤劳动的积蓄和财产毁于一旦，还有些华人被活活烧死。

为了逃命，很多华人顾不得自己的厂房财产。乘飞机逃到新加坡的华裔老板谢丽凤说，她在雅加达一间有120年历史的老字号咖啡加工厂14日上午遭数千名暴民的2抢劫，他们一家不得不爬屋顶到印尼人邻居家避难，才免遭毒手。她家里有6辆车全部被烧，珠宝首饰以及无法估价的其它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连汤匙也被抢了。他们在逃亡时不得不穿印尼人服装、包头巾，打扮成印尼人。在逃难时，连换鞋的时间都没有，穿着拖鞋坐飞机，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她痛心地说：“真是很惨。”仓皇逃难的不只是谢丽凤一家，一名叫黄绣球的印尼华人日前逃到新加坡，他说，他在雅加达经营几十年的电器店毁于一旦，但能逃出雅加达已算幸事。据说，在通往苏加诺——哈塔国际机场的公路上，一些暴民随意设路卡，要过路钱，否则就砸汽车玻璃，一些路段上几乎五步一卡，每过一路卡便需1000盾。机场候机厅里挤满了等待离开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华裔。

无法及时逃走的华裔商家，纷纷携带家眷住进大酒店逃避暴民的袭击。一酒店经理说，不只是华人，当地高层白领阶级的印尼人也不惜花钱。

一些华裔商人想办法自卫，在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当地不愿离开的华人组成自卫队，保卫自己的房屋和财产。他们头上绑着红布条，配备着刀棍，站岗巡逻，阻吓袭击者，颇有成效。

在印尼约2亿人口中，华人所占比例虽仅有百分之三点五，却控制了近七成私有财产，其中单是最富有的五名华商及其家族的资产总值在货币贬值情况下仍达80亿美元。印尼三百大财团中近七成都由华商控制，另十大私营集团则有九个操诸华商之手。

华人因勤劳、善于经营在印尼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尼华人在当地被称为“经济怪物”。一种误解认为是华人赚了印尼人的钱，因而华人成为当地暴徒抢劫和泄愤的对象。

贫富悬殊的印尼社会，富裕华人生活过得很悠闲。尽管排华浪潮一浪接一浪，然而印尼的中产华人始终不舍得离开这片令他们致富的土地，这份不舍情怀往往令他们付出更多。

“而家都唔知点算，有机票都无用啦，都无办法平安去到机场，而家匿系屋企边度都唔敢去。”在印尼雅加达拥有一间鞋厂的阿云连续两晚都被迫在工厂留宿。

（上文粤语大意为：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有机票都没有用啦，都没有办法平安到达机场，现在躲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敢去。——SouthGuo 注）阿云在印尼土生土长，已是第三代印尼华侨。虽然在雅加达豪宅区住大屋，另在雅加达市郊山顶区拥有一间逾万尺的豪华别墅，阿云像所有的中产阶级华人一样，陆续将小孩送到邻近的新加坡接受教育。

“小孩在这里学不到中文，在新加坡他们既可学英文，又可学好中文，又可以见识外面的世界，总比呆在印尼好。”阿云四个子女中，目前只剩下最年幼的小孩在印尼，17岁的老大及老二、老三从小就送到新加坡读书，为了方便三个小孩的起居生活，阿云索性在新加坡买了房子，夫妇两人一有空便飞过去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前日突然市面失控，当时我同老公系厂度，知道外面好乱，好多华人都惊俾人袭击，条路又好多火烧车，我同老公系间厂匿左两日先返到屋企。”（上文粤语大意为：前天市面突然失去控制，当时我和丈夫在工厂里，知道外面非常乱，很多华人都担心给人袭击，路上又很多被焚烧的车，我和丈夫在工厂里躲了两天才返回家里。——SouthGuo 注）阿云这两天已经心乱如麻，频频致电新加坡的子女及香港的亲姐，希望多了解印尼的暴动情况。

其实大部分中产印尼华人，早在4月份印尼部分地区出现反政府示威及学生示威时，已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华人们一早已买好出的的机票，他们心里清楚，只要社会稍有不稳定，首当其冲的便是华人。

阿云由衷地表示许多华侨都知道排华浪潮随时都会发生，皆因印尼财富近七成都掌握在华人手里。阿云家里有四部汽车，前年她还驾驶那辆平治房车招摇过市，自去年十月金融风暴后，阿云已将平治房车“收”起来，平时出入改用普通汽车代步。

阿云与丈夫觉得印尼是他们的根基，离开了这片土地，便失去了一切。

虽然目前印尼局势已严重恶化，他们心中仍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建家园。

贫富悬殊早已是印尼的社会问题，许多人都以为印尼的华人全是有钱人，实则不然。

四年前嫁来香港的阿芳，目前在铜锣湾帮一名印尼老板打工，做时装批发生意。

阿芳表示以前在雅加达生活时，没有人知道她是华人，因为她皮肤黝黑，跟当地人没有两样。

阿芳说来港后每日在室内工作，避见阳光后皮肤已没有从前那般黑，加上经济条件改善了，阿芳的衣着明显光鲜了，但她说跟印尼的有钱人比，她仍是穷人。

这两天印尼的局势紧张，阿芳每日均与家人通电话，阿芳说她有几个较富裕、开商店的亲戚，这两天均寝食不安，其中两名亲友开设的士多店遭人抢掠，并放火烧毁。“而家甘乱，有钱既梗系担心，无钱既担心黎都无用。”阿芳说在雅加达的家人这些日子都呆在家里，她的兄妹在华人工厂工作，现工厂已停工。

（上文粤语大意为：现在这么混乱，有钱的人当然担心，没钱的人担

心也没有用。——SouthGuo 注)阿芳与母亲通了电话,得悉在家附近的菜市场只有鱼出售,其它的食品都没有,许多店铺已不敢营业,避免遭到暴徒的袭击。

住在棉兰的一名华人接受一家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他世代居于印尼,已经把印尼视为故乡,因此即使其他华人举家迁离该国,他仍会选择留在这片国土。他说:“如果离开印尼,便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且要大量金钱,在目前阶段来说,比较困难一点。”他说,目前他们只有信任警察,希望警方可保护华人。他又说并不太担心家人的安全,他和家人仍照常上班和上学,暂时一切正常,不过还是要处处小心。

这名华人在接受访问时语气虽较为审慎,但其后承认是因恐怕电话遭窃听,所以不想说太多敏感话题。

另一名在雅加达工作的华人则表示,虽然有华人商店遭受抢掠,但至今华人性命还没有受到威胁。雅加达火车停驶,只有少量巴士和的士行走,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该名华人表示,印尼人对军队向学生开枪一事均感到愤怒。他说,其实目前印尼所有人都想政局得到改变,因为人民均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5月15日,香港一家报纸报道了一则华人一孝子冒死闯入动乱地区救母脱险的故事。

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入境大厅,香港一位记者看到一位衣着入时,样子娟秀的女士在哭泣。记者上前询问,获悉此女士名叫黄绣球,46岁,她是刚从印尼暴乱华人居住的地方逃出来,经历了恐怖血腥的晚上,正在等候从苏门答腊来的丈夫和儿子会合,她想起那恐怖之夜的逃亡过程时,仍心有余悸。

黄绣球说原与50岁的丈夫吴钦清在苏岛开五金厂,育有3个儿子,长子22岁,在美国加州大学念工商管理,二儿子16岁,在新加坡读中学,14岁的幼子在家乡念中学。

两周前,她和大儿子前往首都雅加达探亲,顺道加签学生签证,却遇上了暴乱。

她说本周三住在华人区姐姐家中,大约中午12时,儿子往朋友家借电脑打申请签证信不久,即遇上大暴动,暴徒洗掠华人区,她姐姐楼下更遭暴徒放火,烧死一人,所有华人均不敢出门,留在家中。

儿子知道妈妈身陷困境,只能以无线电话联络,暴动持续了七、八个小时,黄女士说简直度秒如年,甚至想到不知何时烧死自己。还好儿子及住在城外区的朋友不停通过电话鼓励。

“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市面才比较平静,但谁也不敢出街。”她说。黄女士的儿子吴雄山在与母亲失去联络后,就一直在盘算何时救母成功机率大,他向女友的妈妈请了一名能干的司机,租了辆的士,静静地抄到距离华人区最近的高速公路等着,同时花了不少车资雇用另一辆的士,在凌晨四时进入华人区,趁机将母亲接走,在高速公路会合,然后由的士一前一后开路直赴机场。

吴雄山,以机智头脑和坚定的信念,与妈妈在暴乱中失散六个小时后,成功地将母亲从暴乱最严重的华人区中救出,逃到新加坡避难。

在印尼军方一个派系威胁,会在首都发动新一轮动乱的阴霾下,当地华人再次陷入一片恐慌中,每天被迫足不出户,极低调地生活。

印尼军方一个派系因不满近期改革运动日趋白热化，威胁会在首都雅加达再次发起动乱，据称，他们会发动印尼人来攻击华人，换句话说，印尼华人极有可能会再受到另一次攻击。

大部分华人目前仍栖身酒店暂避，不敢回家，每天只能在酒店的咖啡室和酒吧消磨时间，其余的则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依靠早前购入的粮食和日用品度日。不过，对大部分华人而言，无论当地人如何辩论宪法，抑或政客军人如何玩权力之争，皆无法令他们感到安全，他们已对前景感到一片暗淡。

一名家人仍在印尼的年轻雪梨女士说，印尼的一些华裔已组成自卫队以防在雅加达街头流窜的暴徒袭击。

这位印尼华裔上班族说“警察与军队并未保证他们。”她只说自己叫做宝琳娜，因为她担心说真名会使在雅加达的家人受牵连。

宝琳娜说，她的父母、三名姐妹及两名兄弟，仍被困在暴动严重的中国城地区。

当地拍摄的电视新闻影片显示若干烧焦的尸体，据悉是留在被烧毁的商业区的华裔商人。

宝琳娜说：“他们没有枪，只好以刀和找得到的任何东西武装自己。他们在自己的商店和家四周设置障碍物。大家都整夜没有睡。”她说：“我的姐妹描述，那里就像在打仗一样。所有东西都被摧毁，整个中国城已被烧毁。”家人认为留在原处最安全。上街太危险，道路被堵住，机场挤满了人。

50人到100人不等的暴徒成群结队在街头流窜，他们拦住摩托车，要求骑者脱下安全帽。宝琳娜说：“如果是华裔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摩托车则被放火烧毁。暴徒动不了总统，所以就拿少数民族群出气。”首班赶往雅加达的长荣1237次专机，是长荣开航7年来首次执行由暴乱地区撤侨的任务，这架波音767-200型客机原订傍晚6时起飞，但雅加达告知长荣，班机深夜抵达时，该机场已不提供航管服务，因此班机只好延至深夜11时起飞，并于今天清晨5时左右抵雅加达。

这架专机清晨5时降落雅加达机场，略作停留后，立即满载210名旅客返台，预计中午12时左右返抵中正机场。

三 远离家园，印尼华人大逃亡

印尼暴乱加剧恶化，华人成为袭击对象，商店被抢掠一空；华人区的车辆、房屋遭焚毁。当地首富华人林绍良的家园更被暴徒放火，其家族拥有的银行，储存的现金被洗劫一空。大批华人涌往机场，希望可以尽快离开印尼，前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洲等地避难。

只为保命，抛弃财产和家园

“暴徒已经抢红眼啦！整个雅加达就像到处有人揭竿起义！”移民印尼20年的新一代台湾华侨路光彦在越洋电话中惊魂未定地说：“这里就要停水停电两天，我们这里的200多户台商，家家都把干粮、饮水准备好了。”雅加达几乎全面罢工、罢市、罢课。路光彦通过移动电话才获知：通往雅加达

机场的道路被封锁了，暴徒自设路障，在“剥光了才准走”的呐喊声中拦下急欲出境的富人。不论住宅区或商业区，关了店门的商铺被一一撞开，先是抢，抢不走或抢不完的，全都拖到马路上烧掉；镇暴警察射出的橡胶子弹漫天飞舞，伤得头破血流的人大叫：子弹是真的！

雅加达终究是首都，现在的情况应该比棉兰、泗水这些地方好些。路光彦说，她的朋友告诉她，雅加达只是抢人、打人、抢民宅、抢商店，棉兰的暴徒却是直接就杀到家里来。路光彦说：“从棉兰逃到新加坡的华侨，很多人是靠划小船逃出来的。”尽管就在她通电话的同时，出国访问的苏哈托总统差不多已飞抵雅加达，但是，路光彦完全不知道究竟能对未来抱多少信心。

印尼大学生的反政府示威在首都雅加达演变成为抢掠焚烧华人商住区的暴力事件。眼见“排华”火头冒起，数以百计的华人为保家活命，被迫逃离故乡避难。

机场附近的酒店挤满等候出国的华人，机场售卖机票的队伍更大排长龙，尽是惶恐不安，急于离去的华人。

一位等候机票姓李的华人，很忧虑自己能否为20名家庭成员买到机票。他说，不介意到什么地方，总之就是要尽快离开印尼。

数以百计的华人14日聚集在雅加达国际机场，急于逃离以他们的家园和商店作为攻击目标的暴乱。

雅加达暴动已持续三天，数千名暴徒以华人经营的商店和住宅为目标，烧杀抢掠。许多华人连夜出城，挤满机场大厅，只希望能买到机票，离开雅加达。不少华人飞往距离新加坡不远的印尼度假小岛巴谭岛，可以避免交出境费一百美金。其他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离开印尼，由于机票难求，家族庞大的必须分别到不同的目的地再想办法会合。

新加坡航空公司也表示，该公司从雅加达飞来新加坡的客机班班客满，公司正设法增加班次。新航发言人声称，雅加达飞新加坡每天有七个班次，如果不敷所需，“新航会尽力配合。”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尼华人的避难之地，有些人还送子女到新加坡接受教育。

一批华裔印尼人和外侨5月14日逃离暴乱猖獗的雅加达，抵达新加坡后，仍心有余悸。

赴雅加达作商务旅行的法籍石油、天然气业商人葛大鲁说：“航空公司正用747巨无霸客机载人离开雅加达……在赴机场的路上，我们至少看到八处起火燃烧。”41岁的华裔商人秦伊凡说，他已暂时关闭在雅加达的生意。他说：“我让所有工人放假到18日，等看看情况的发展。”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满是从印尼逃亡出来的华人，有人抛掉所有财产，举家离境，有人放弃事业，携妻避难，他们形容：“印尼30年来的建设都已毁于一旦。”新加坡航班已加开了一倍班次，仍未能疏散印尼华人逃亡潮。记者在机场遇到一个十三口满脸凄惶的家庭，经营水泥代理的一家之主说：“我的水泥厂、我孩子的商店，都没有了，现在只有人和不值钱的行李！”这名数日前还是富商的印尼老华侨形容，昨日雅加达市面非常混乱，暴徒随街抢掠。他们原拟飞往邻近新加坡的印尼巴里岛暂避，但买不到机票，惟有在雅加达机场等候机位，最后一家十三口要分三次班机抵达新加坡。

他认为这次大排华比1965年更严重，暴徒不只是抢掠，还实行“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他们不得不选择一无所有的离开。

雅加达满是暴徒，要往机场逃亡的人可以说是沿途荆棘，另一名刚抵达新加坡的李小姐，住所至机场只有 15 分钟距离，却花了 3 小时才抵机场，因为军队封锁多个前往机场的必经之路阻挡暴徒。

“全家已经无办法去机场，因为机场已全部封锁！”到机场接由印尼雅加达乘飞机抵港的父亲的印尼华侨周先生忆述近日的情况，认为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

于印尼居住了几十年的周先生前日首先抵港，他认为这次应该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排华事件。对于近日情形，他只不断说“好乱，好乱”，又说当地道路不定时封闭，昨日上午没有封路，因此才可乘车到机场，但现在情况是可买到机票，但就算到机场亦未必取得机位。他的妻子及 3 个儿子现在仍滞留在印尼，他表示非常担心。

另一名乘同一班机由印尼返港的香港会计师林先生，他于三个星期前到当地公干，前两日见形势紧张，先订机票返港，但在机场等了两天才取得机位回港。

他忆述在当地亲眼见到在酒店附近有军人及军车在街上不停巡逻，见到有军人开枪，但未能确定是否有人中弹，昨天早上前往机场途中，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火光。他的十多名同事已陆续安排返港。

面对印尼局势进一步紧张，华人一再成为暴徒袭击对象，在港的印尼华人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名为香港印尼华人亲属联合会的组织呼吁印尼政府尽力保障印尼华侨，希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华侨提供适当援助。

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吴淑蛟说，雅加达已全部失控，暴徒抢劫华人商店，然后放火将其烧毁，凡反抗者，轻者遭打伤，重者遭打死。吴淑蛟的两位朋友，就因反抗而被打伤，其中一位被暴徒用长刀砍伤头部，伤势严重，已送往医院急救，仅在吴淑蛟所在工业区，已有数百间华人商场被烧毁。

吴淑蛟说：前几日局势较和缓时，有钱的华人想办法飞往外国，但昨日往机场通道已被暴徒封锁，华人已无路可逃，在机场高速公路被截住，暴徒强迫他朋友下车，并将其车辆烧毁。

据报，大批居于机场公路的印尼人在公路上设置六个障碍物，截停经过的外国人汽车，向他们要钱，并抢掠车上的一切物件，甚至检查每辆汽车查问华人踪影。

另一名在机场候机人群中姓符的华人，则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举家逃离印尼，他说现时只想尽快离去，为了迁就机位，即使有些家庭成员要飞往新加坡，有些要到澳洲也在所不惜。

香港、澳洲、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成为大多数印尼华人避难的地位。新加坡有多班加班航机，由印尼雅加达和泗水接载印尼华人到当地。

一架接载着从印尼逃难的华侨和欧亚裔侨民的包机，在降落新加坡实里达军用机场时滑出跑道，吓得机上避难者魂飞魄散，幸而他们都能保住性命。事件中，三名乘客需要送医院治疗，其他人只是一场虚惊。

出事的是一架印尼 Menunggal Air 航空公司的小型福克 F-28 飞机，当时机上共有 73 名乘客及六名机组成员。

据一名机场人员表示，飞机是在转弯的时候，不知何故滑出跑道，冲出草坪。

不过，飞机没有着火，另有目击者表示，飞机因为在跑道中央降落，故此没有空间煞掣而滑出跑道。

新加坡民航局发表声明说，肇事飞机于下午一时十五分降落实里达机场时，飞机底架和机翼已告损坏。声明又说，飞机在超越跑道，试图转回跑道时折断机翼，飞机机身倾斜，现场还可嗅到浓浓的汽油味。

事故发生后，当局下令实里达军用机场封闭，八班原定降落该机场的航机，需转往樟宜机场，以及印尼的巨港和巴里岛机场。

印尼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一连数天的动乱，令当地所有华人人心惶惶，并纷纷逃难到新加坡暂避。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印尼华人为了躲避棉兰的激烈暴动，已纷纷乘搭航班前往新加坡避难，相信还会陆续有华人逃往新加坡。

由于当地只有一家航空公司提供来往棉兰至新加坡的直航服务，该公司的机位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早已班班客满。

刚从棉兰抵达新加坡的华人说，他们没有受到暴乱影响，但却知道亲友遭到抢劫，且大多是食物和电器用品。

一名 50 岁商人说：“市区内都是暴徒，他们专挑华人商店下手。”过去几天，许多商店都不敢开门营业。就印尼的华人而言，这样的情势已非常“危险”。

在人口 250 万的棉兰，华人却约占三成，即有 75 万人左右。

马来西亚虽也邻近印尼，但至今尚未有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入，惟当局鉴于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有不少印尼人为逃离印尼的经济困境，曾触发过船民浪潮，因此已早有防范。

日本外交部再次呼吁印尼的日本侨民及日本旅游者在动乱时期，避免出席大型聚会，在遇上示威者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时，最好逃往酒店或民居，不要外出。

搭乘 SQ151 号班机，安全抵达新加坡的 61 岁生意人郑先生表示，雅加达市面非常混乱，到处出现浓烟、大火，满街是暴徒留下的石块，尤其是华人区，几乎所有的店铺被烧毁，有办法的华人均设法离开这个“鬼地方”。没办法离开的，则自组自卫队，手拿武器如铁棍、水管等，通宵守卫着自己的财产。

“暴徒特别针对华人的商屋、别墅、住屋等，几乎无一幸免。”由于白天所有通往机场的通道，均被暴徒设路障封锁了，郑先生是趁晚上 10 时，局势比较平静的时候，以三倍价钱雇用的士前往机场。幸好一路上只见零星暴徒，一小时内安全到达机场。

“沿途所见，路、车、店铺，全部陷入火海，更听到开枪的声音，一路上提心吊胆。”他心有余悸地说。

另一位自称有政治背景，不愿上镜的陈姓华侨，携同妻子、一子一女抵达新加坡。他表示，在雅加达唐人街拥有三间店铺，已被暴徒抢掠烧光，住处亦受到暴徒重击，到处火烧，一家安全无保障，昨日凌晨 4 时在两名军人保镖荷枪实弹保护下，购得机票，早上 11 时抵达新加坡。

他说往机场途中，他们一家四口是伏在座位上不敢抬头，怕被暴徒看见打死，幸好一路平安。

“我已连续两晚没睡过觉，一直守夜保护家园，坚持到最后一刻，在军方朋友的劝说下才离开。”他悲痛地说。

随着印尼暴动越演越烈，原本还心存观望，准备留守当地的台商，迫于情势不得不做出人员撤离的决定。不过人员是撤回来了，在印尼的投资却

没办法停下来，台商表示，未来将以逐步减少投资金额或者裁员的方式来降低风险。

包括一些银行、企业，如统一等公司都决定，尽快将派驻印尼人员撤回台湾。

油品公司总经理潘文炎 15 日下午下达指示，立即联络驻外人员，要求一切以安全为重，并且做好紧急应变措施以及撤离的准备，随时视情况决定返台。

虽然印尼台商准备撤资者大有人在，但是统一与长春等企业均不准备撤资。统一企业集团总裁高清愿指出，印尼虽发生暴动，但应该是属过渡时期，而且统一在印尼的厂投资金额不大，并不打算撤资，不过统一大概也不会增加对印尼厂的投资。

东元则在 2 月间就已陆续把在印尼投资的机具人力撤回，现在早已是半停工状态。

“当初投进去 10 块钱，现在变成 2 块钱，即使想撤资也撤不走！”一位在印尼投下巨资的张姓台商感慨地说。虽然印尼暴动，影响当地台商的人身安全，但台商更担心的是投资损失将更大。台商表示，东南亚金融风暴造成的损失实在太太大，现在撤资，当地根本无人可以接手，因此台商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良机实业董事长张广博表示，去年下半年横扫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尚未完全平复，印尼暴动马上又来，这会减缓印尼经济复苏的速度；而台商连续在两波风暴当中受伤，现在只希望赶紧平复，对于撤资是想都不敢想。

32 岁的瑞切尔·拜尔斯是一名在印尼任教的英国女教师。5 年前同当地青年阿刚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全家住在万隆。在今年 5 月的印尼暴乱中，她带着两个孩子经雅加达逃往吉隆坡。

瑞切尔在逃离雅加达的过程中，记下了当时具体情况，瑞切尔虽不是华裔，但也是侨民。她的心态也跟华人逃离印尼是一致的，现将她的日记选登如下：5 月 13 日 星期三从昨天暴发反苏哈托的示威开始，雅加达的情况一直在恶化，道路两边的店铺成了一条条火龙，购物中心也被洗劫一空。有 9 名华人和他们的商店一起被大火吞噬。

学校外的街上到处是高唱民族主义歌曲的人群。我打电话给英国使馆讨办法，他们答复：“不要出门。”5 月 14 日 星期四今天，120 个趁火打劫的家伙在抢劫超市时被烧死在里面。学校决定提前放假。

5 月 15 日 星期五暴乱中的死亡人数上升到 165 人。

妈妈从新闻里听到雅加达有 500 人死于非命，于是打来电话要求我赶快带孩子回英国去。

5 月 16 日 星期六从昨天半夜开始，美国和加拿大使馆的包机开始昼夜不停地运送他们的侨民出境。在万隆的 104 名英侨也向使馆要求包机离开，使馆让我和他们电话联络，发现一多半人已经自谋出路离开了印尼。

5 月 17 日 星期日今天又是在电话上度过的，印尼外交部要求仍在境内的数百名英侨尽快离开。

但万隆英侨的包机被取消了。

5 月 18 日 星期一上午，我们决定阿刚留在万隆的家里，我和几个同事带上孩子们去吉隆坡避难。

5 月 19 日 星期二印尼外交部再次要英侨在 24 小时内离境。凌晨 4 点，

经过一夜的打点，我和同事玛丽带着各自的两个孩子搭上开往雅加达的列车。同车有不少外籍教师，每个人都被焦虑折磨得身心俱疲，没有一个人说话。

8 时 30 分，火车进入了到处冒烟的雅加达。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办妥了孩子的签证。另一个同事从机场打电话催我们赶快出发，出租车穿过已变得一片焦黑的唐人街，所有房屋都体无完肤，门窗破碎，墙上布满了暴乱分子的涂鸦之作。司机不停地兜着圈子避开游荡的人群。孩子们兴奋地对着街上的坦克指指点点。

其他国家的侨民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候机大厅里挤满了华裔。暴乱使他们放弃了代代相传的产业，逃往他乡。

机场宣布我们搭乘到 19 时 15 分的航班要等到 18 时才能登机。由于挤满了数千名旅客，大厅里的空调早就失去了作用，污浊的空气和阵阵热浪把孩子们折磨得昏昏欲睡。

19 时 30 分，我们终于登上了飞机，微笑的空姐给我们带来了果汁和航班再次推迟起飞的消息。

22 时 30 分，伴着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孩子们进入了梦乡。

5 月 20 日 星期三凌晨 2 时 30 分，我们在吉隆坡降落，同事中有人带头唱起《祝你生日快乐》，我才意识到今天是我的生日。

爸妈已经订好机票去吉隆坡接孩子们回英国。下午 2 时，我打电话给阿刚，他说万隆一片死寂，雅加达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两市之间的一切交通都已断绝，这和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完全一样。

5 月 21 日 星期四苏哈托总统宣布辞职。

紧急呼吁，只为尽快离乱世

印尼持续不已的暴乱已引起全球关注，美国呼吁印尼政府在处理暴动时展现自制，同时克林顿政府今天延迟派遣军事代表团前往印尼的计划，指雅加达情况混乱，且对可能会晤的官员是谁无法掌握。

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鉴于雅加达今天情势恶化……进入这个国家实际上有困难，然后还有到了那里你要和谁开会的问题。”美国政府原考虑派遣太平洋美军司令普鲁赫率团到印尼，跟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等军事领袖会晤，要求军队有所自制。

美国《纽约时报》报导，普鲁赫若奉派前往印尼，他将坦率地警告印尼军事领袖如果军队不克制，印尼可能瓦解。

对于印尼近日出现骚乱的现象，中国外交部表示关注，并且希望印尼能够继续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已注意到印尼局部地区近日出现了一些骚乱，对此表示关注。

他强调，做为印尼的近邻，中国希望印尼能继续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以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日本目前在印尼的侨民有 13000 人，日本政府担心暴乱升级会影响侨民的安全，防卫厅今天已为撤侨拟妥计划，将派出专机和自卫队机，选定五处机场起降，撤侨飞机将先经过马尼拉再飞往雅加达等地。

日本驻雅加达各商社及企业等，均已停业，而日本侨校学生则因为通行危险而暂时住在学校里。有部分日本人欲自行前往机场准备离开雅加达时

遭到抢劫。

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秋山昌广表示，如果外务省提出撤侨的要求，防卫厅将随时对应，目前已展开各种情报搜集及分析。

目前自卫队选定的印尼五处机场除了雅加达外，还包括史玛特拉的巴连班、史拉维西岛的鸟俊盼旦等机场，选择标准为有无加油设备及停机坪，自卫队的 C-130 型运输机在五处机场均能起降，而政府的专机则需要能让巨无霸机能起降的跑道才能飞往，有二处机场可能无法使用。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暴动越演越烈，此间各外国使馆纷纷警告外国人勿到印尼旅游，好几家外商也命令员工待在家中。

美国、日本和法国大使馆已敦促其国民，如非必要，暂缓到印尼旅行。美国大使馆说，已允许使馆人员的家属离开印尼。

好几家日本和南韩公司已要求员工撤离。多家公司也令员工驻留在别国，避免赴印尼作商务旅行。南韩现代公司 14 日已无限期关闭在雅加达的办公室。

法国大使馆则警告法籍侨民不要离开住处，尽可能减少活动。

泰国大使馆为泰国侨民设置 24 小时热线以应急需，并建议囤积米、水、食用油等民生物资。泰国使馆本身也紧急囤积物资。

澳洲政府警告其国民勿赴印尼旅行。但它说，暴徒并未将外国人当成特定目标。

从 5 月 14 日开始，外国政府急着从印尼撤出它们的侨民，军机已随时待命，而民航则满载从印尼逃出的观光客和商人。

美国国防部说，假如必要，准备对想离开印尼的美国人提供军事保护和支援。

美国国务院已下令撤出所有驻雅加达大使馆和驻泗水总领事馆员的眷属。

法新社获得的一项声明说：“目前在雅加达和泗水的美国公民，应尽可能离开这个国家。”日本政府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可能撤出在印尼的 13600 名日本侨民和大约 7000 名观光客。

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说，所有从雅加达启程的班机都已客满，它们准备增加班次。

数家日本公司已关闭在印尼的工厂。

对那些仍被困在印尼的人，包括大使馆人员，数个国家劝告它们的公民留在自己的家中，许多厂商已准备撤出他们的员工。

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大使馆告诉它们的侨民不要外出，而加拿大大使馆则指示其侨民汽车加满油，并储存干粮、糖果和手电筒。

一名法国商人说，数家欧洲大厂商已开始撤出它们的员工。

澳洲航空公司今天增开雪梨与雅加达之间航线的班次，增加 100 多个机位，搭载逃离印尼的乘客。

印尼国家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在雪梨说，该公司从雅加达至雪梨及从雅加达至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的班机，已全部取消。

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和新加坡今天都劝告人民不要前往印尼旅行。南韩今天也加入行列，不过仍未下令从印尼撤侨。

据有关资料，除中国大陆以外，中国台湾籍侨民有 32000 人在准备撤

离。

印尼动乱日趋严重，雅加达各外国大使馆已开始撤侨，外商公司大部分停止营业，成千上万的外国侨民挤在机场，希望赶快离开已成“暴徒天堂”的雅加达，但因机位粥少僧多，大部分侨民只好躲在家中或住进旅馆避难。

飞离雅加达的客机班班客满，据避难者说，机上大部分是华裔旅客。就连机场附近的旅馆也都没有空房，许多外国人住进五星级旅馆，一方面避难，一方面等候机位离开。

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敦促侨民离开雅加达，大使馆并安排两架波音 747 包机，协助美国侨民撤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都只留下必要人员，要其他人员及眷属尽快离开印尼。马来西亚也派遣两架空军运输机前往雅加达接运侨民。

据新加坡航空公司说，新航所有飞离雅加达的航班将使用 400 个机位的波音 747 客机，并加开班次，以疏运旅客。据由雅加达飞抵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旅客说，他们大清早 4 点就赶到雅加达机场抢搭客满的班机，而路上碰到封锁还得付买路钱才能通行。

在此期间，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作出了撤侨安排。

由于在印尼的华人有 600 多万，撤离这个地区，到其他任何地区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对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同胞目前的处境十分关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力以赴提供领事保护和服。仅在 5 月 14 日一天就已有 179 名香港中国公民向使馆登记，大部分已联络上，均没有受到袭击或伤害。

港府发言人表示，已与外交部特派员马毓真接触，中国驻印尼使馆人员正试图前往港商工厂与被困港人联系。

另方面渣打银行发言人表示，该行一直在密切注意印尼局势的发展，而为了顾及职员及客户的安全，当地的五间分行已于近日起暂时关闭，至于何时重新营业，便要看当地局势的发展。

汇丰银行发言人亦指出，汇丰在雅加达的分行近日开始暂关闭，但其他地方的六间分行，现时仍照常营业。她透露汇丰在印尼的业务，愈九成半员工为本地人，只有少数是海外派驻。该行会继续密切留意局势发展，必要时银行会有紧急的应变措施。

工商局官员指出，香港有很多商人亦在印尼设厂投资，现至少有数百家工厂运作，港商像投资内地华南一带的经营模式，利用印尼的低廉劳工。

印尼驻港使馆资讯部领事 Suhadi Salam 答覆查询时称，驻港领事馆一直注意印尼骚乱事件，并召开紧急会议。不过，他于会后仍拒绝对骚乱事件作出评论。他回复电话查询时称，驻港总使馆没有接获印尼华侨撤离印尼的消息，亦拒绝回应港人应否暂时避免到访该国。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虽然设立两条热线供滞留在印尼的香港及中国公民查询，但由于电话查询求助的电话太多，两条热线根本无法应付需求。

香港印尼华人亲属联合会发言人廖其昌指出，虽然有部分居于印尼的华人已归化印尼籍，外交上不能获得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保护，但发生暴乱时，暴徒只针对华人，那会理会是印尼籍或中国籍，所以中国大使馆亦应考虑向当地华人提供一些援助。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解释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只有 25

名人员，电话线亦只有五、六条，所有电话线已全部开动，但仍然供不应求，所以电话经常打不通，连公署方面亦打不入。

发言人说，25 名使馆人员已不眠不休不吃饭，马不停蹄地工作，部分专职接听港人及其他中国公民的求助电话，部分人则在机场为滞留港人“买”机票，解决各种要求，又要随时与滞留的 300 名中国公民保持联络，保证他们安全无恙，以前晚为例，使馆便派出专车拯救了 70 多名处境危急的港人逃出生境。

发言人解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使使馆专车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去，且人手有限，使馆无法统计求助电话数目，他呼吁港人一定要理解，使馆亦一定会尽力协助。

值得指出的是，在雅加达烽火四起、暴徒横行之际，中国驻印尼使馆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滞留印尼的香港同胞提供支援，在 16 日就成功地协助 103 名香港同胞离开印尼。

为了做好台商的撤离工作，中国台湾长荣和华航增加了班机。长荣加派专机前往雅加达。由于外传雅加达当地机票因票难求而有旅行者哄抬票价一张至 1000 美元，长荣航空为协助台商、旅客及侨民顺利返台，已指示印尼职员，对无现金支付机票之台商、旅客、侨民，可先登机，回台后再补交票款。

国泰航空公司则改派波音 747 客机飞行，每日增加 200 个由雅加达来港的机位，协助滞留在印尼的港人返港。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称，特区政府正密切注视印尼局势发展，如有需要会想办法安排当地的港人离开，当局会视实际需要再决定是否展开撤侨行动，港府保安局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保持密切联系。

据悉，港府高层非常关注印尼局势，包括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内的高层官员，每日听取最新的情况汇报，行政会议则没有为此而召开特别会议。港府表示会尽一切能力协助有意离开的港人。

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华裔市民由于再次遭到暴徒抢掠，以及受到恫吓，恐怕即将再有严重暴乱发生，连日纷纷乘船离开该市。

而据当地传媒报道，离开泗水的华人每天不断增加，目前该市及东爪哇任抹市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大部分已人去铺空。泗水市港口官员称，已有 300 人挤满码头等候离开，一名打算乘船到香港的华裔男子表示，他们近日不断收到电话及匿名信件恫吓，故不得不尽快离开。另有目击者指泗水及任抹两地的华人商店、货仓及厂房近日亦不断被抢劫，连稻田、咖啡豆及养虾场亦被暴徒强行收割和抢掠。

替罪羔羊，华人早已心灰意冷

日前，印尼新任哈比比及粮食部长赛福丁先后发表惊人言论，直指“印尼不需要华人”。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导师张志楷博士指出，事件无疑会加速印尼人与华人关系恶化，严重打击华人对支持印尼经济的信心。

张志楷解释，哈比比不及前总统苏哈托懂得处理与华人的关系，亦毫不理会华人对印尼经济上的贡献。哈比比曾矢言，即使没有华人，印尼仍然可以生存。张志楷解释，印尼当然不会因没有华人灭亡。但此语一出，相信会掀起华人加快撤走在印尼资金的热潮。当华人资金全部撤走，印尼的经济

定会愈来愈差，在可见的日子亦难以复原。现在，仍有很多华人滞留印尼，张志楷指出，华人最急需考虑自己的前途。经历过 5 月暴乱后，很多华人无法撤离，他们应要想出一套自保的方法。

张建议印尼华人应以他们的经济贡献作为筹码，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而绝不能继续苟且偷生下去。

对于哈比比声称政府可容忍国内 5%的人民到处抢掠，张志楷认为，此话的背后意义是让人民知道，印尼军队绝对有能力对付 5%人民的混乱情况，只是国家未采取行动而已。当有更严重情况发生时，军队才会介入，届时自会作出镇压。

其实，所有在印尼华人，近日已想尽办法但求保命。据悉，他们尽可能留在家中，或逃往附近地区“避难”，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已成为首选地方。

7 月，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最近又爆发多起暴徒恫吓、洗劫华裔店铺、农场的暴力事件，当地华裔担心可能出现新一轮暴动，再次成为暴徒泄愤的对象，纷纷出国避难。这也是继 5 月暴动之后，印尼华裔第二次出逃潮起的原因所在。

面对这些，可以说许多华人对这个国家心灰意冷。他们在向自己提出一个简单的，但同时又将决定印尼命运的问题：在印尼，他们还有前途吗？对于数万名业已逃到海外的华人，答案是：没有。还有更多人正在考虑逃走。

万隆一名正在考虑将全家迁移到海外的商人说：“如果情况继续这样，我们必须离开，我们得要为下一代着想。”每走一个人，印尼在企业技术和资金上都遭受一次损失，而这对于重建印尼的经济，是至关重要的。

有报道说，印尼华人要求将肇事者查明并绳之于法。否则，他们会随时出国。

其实许多人早已走了。商界领导人估计，自从 5 月中旬以来，已有 3 万华人离开了印尼，并短期内不会回来。另外一次逃亡潮似乎迫在眉睫：中产阶级及富裕家庭正试图变卖他们的住宅，将他们的生意套现和申请签证。年轻的专业人士正在海外寻找职业。那些资金不足走不了的人，则准备逃到国内比较安全的地方。

此次对印尼华人的迫害，除了在印尼这个岛国产生巨大深远影响之外，还吓怕了印尼华人在中国台湾、香港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亲友，这些人是印尼最大的投资者。

据报道，在 1994 年之前，这批印尼华人的海外亲友（商人）仍然无足轻重，因为在印尼最大的投资者是美国人和日本人。但自从 1995 年以来，海外华人一直成了印尼的主要投资者。许多人投资小型制造业项目，例如纺织业，但集中起来，数额很大。此外，由于华人投资者的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它们实际上吸收了大量印尼劳工，具体来说每年均有 220 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些海外华人每年为印尼人创造了 220 万个职位。

但现在，自从发生了 5 月的暴动之后，他们开始取消或推迟许多在印尼的投资项目。新加坡一家地区性投资银行一名负责人说：“在本地区的华人，一想起印尼还心有余悸，这些事件印证了他们的恐怖。”的确，这些日子，所有的外国投资者，不仅仅是少数华裔人，都大有理由不愿意到印尼做生意。印尼今年的通胀率可能高达 80%，经济最少出现 20%的负增长，利率徘徊于年息 60 至 65 厘之间，而由于信心不足，印尼盾一再大幅贬值。新加

坡新发展银行经济研究部副主管弗里德里克·伍说：“投资者要确实知道以后再也不会发生暴动，否则他们是不会将固定资产投入该国的。”此次以华裔人为袭击目标的暴乱，更吓怕了海外华裔投资者。他们对于亲人在印尼所蒙受的蹂躏以及对于印尼当局未及时阻止暴徒们的集体强奸及其他恶行，感到极大愤怒。然而，许多海外华裔商人现在该国仍有投资，他们不敢表示因为看到较早的袭击而准备撤走，生怕印尼当局报复。

能够走的都开始撤出了。台湾不少在印尼设厂的厂商，包括 Acer 私人电脑制造商经过此次暴乱之后，亦已将工厂关闭或打算撤出。

潜伏印尼多年的忧患，在 1998 年完全的暴露出来。5 月间暴发的大暴动，迫使苏哈托下台，然而，在新总统哈比比的领导下，国内形势依然未见乐观，而暴徒侵袭的“矛头”，仍是直指印尼华人。

23 岁的印尼华侨杨小姐，上周与妹妹匆忙逃难到香港，两姐妹原居于棉兰，但因为当地情况告急，杨父急赶两女到香港避风头。

“棉兰有很多华人子女被绑架，我们也听闻有女子被强奸。”操英语的杨小姐表示，她听到一间由华人经营的时装店被人抢劫，店东 11 岁的女儿更惨被暴徒强奸，歹徒行凶后还以木棍插入女童下体，女童最终不治。

杨小姐称，自哈比比上台后，市面情况算是稍见改善，但很多商铺营业时都只敢将店门半开，准备有人来袭时可立刻关门抵抗。

问到对新任总统的评价，杨小姐摇头表示不愿多谈，只感叹一句：“在我看来，总之可以帮助印尼华人的，便是好总统。”对于将会在香港停留多久，两姐妹均表示，目前尚未有具体打算，总之“见一步、行一步。”

四 苏哈托下台，铁腕统治尽尘埃

印尼局势动荡而敏感，苏哈托提早结束埃及的访问回国，下机时灰溜溜，没有出国时的那副神气了。苏哈托在印尼动乱时偏偏要出国访问，是要向全世界显示他仍大权在握，但不敢怠慢，知道事态严重，下飞机后即宣布不增加燃油税，以作重大让步。

现在摆在苏哈托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马上推行政改，二是维持家族统治权威不变，用军队铁腕镇压。对他来说，两条路都是死路，一种是上吊，一种是吞枪，方法不一，“死”的结局一致。

提前回国，紧急处置动乱

印尼 30 多年来严重的 4 天暴乱，据报导已造成 200 多人丧生，其中 4 名为军人，雅加达最高军事指挥部下令部队对暴徒采取镇压措施。

15 日凌晨，在埃及参加 15 国首脑会议的苏哈托总统提前一天回国。4 时许，苏哈托总统自开罗返抵雅加达，在军方严密戒备下，巡视雅加达街头，首都弥漫恐惧气氛，部分地区宛如战场。雅加达市区约部署 15000 名军人配备坦克、装甲运兵车及其他武器。

雅加达街道早虽已稍见平静，但仍有零星骚乱与抢掠事件。

上午 9 时至 11 时 30 分苏哈托随即在官邸召集副总统哈比比、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维兰托、政治安全协调部长唐俊、内政部长哈托诺、内阁秘

书国务部长穆西、新闻部长达兰以及司法部长和检察部长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并即撤消提高燃料和电力价格这两项总统命令，以便在目前危机时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两项命令是北苏门答腊、棉兰和雅加达暴乱的导火索。

苏哈托政府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边缘，他是否仍能安然度过这次动乱危机，势力庞大的军方领袖的忠诚态度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会议还讨论了印尼局势，决定加强对雅加达及周围地区的安全措施，对继续制造骚乱的人采取严厉行动。同时，苏哈托还否认准备辞职的说法。苏哈托的女婿、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发表电视讲话，称军队将对抢、烧等违法活动采取严厉措施。

其后，苏哈托命令增派军警维持雅加达治安。在雅加达及周围地区的主要交通路口、银行、商业中心以及重要所在，还派驻了坦克和装甲车，武装巡逻车不时在大街上巡逻。目击者说，绝大部分机关、商店、银行都未开门，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 15 早晨已解除封锁，车辆可以通行。

为了减轻因经济危机造成的生活负担，印尼政府决定从 16 日起，降低燃油和电费价格 8.33%和 20%。当局还免费向市民分发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疏通蔬菜供应渠道等。

印尼调高油电价格，是为配合履践国际货币基金解困贷款附带的经济改革条件，此举导致物价飙涨而生民怨，最后酿成大规模暴乱，波及雅加达。预估油电价格调整后，印尼本会计年度的预算将增加二兆印尼盾（约一亿七千零九十万美元）的额外支出。

与此同时，印尼新闻部长澄清了苏哈托在埃及表示愿意下台的言论。

他指出苏哈托没有明言已准备辞职，但他引述苏哈托与部长们开会时说的话称，假如人民不再支持他，（辞职）不是问题。

不过，苏哈托始终认为国家的延续性很重要，并指出一切须根据宪法行事。

5 月 16 日，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承认，军警上周在雅加达向学生和平示威活动施以实弹镇压之举，实在违反了正当程序。

维兰托对官方“安塔拉通讯社”表示：“射杀学生的子弹为实弹而非橡胶子弹，这意味着有人犯了程序上的错误。”印尼军方在雅加达一所大学外以实弹镇压学生和示威，触发首都连日暴乱。

维兰托坚称，事件中仅有 4 名学生丧生，而非如该大学校长及外界所说共有 6 名学生遇害。

负责调查军警开枪镇压事件之陆军少将贾拉勒则表示，当日在场武装部队并无获分配实弹，调查小组已分别向有关军方及警方单位指挥官进行查询。维兰托承认，开枪者显然都受过良好调教，但他们属何单位却有待调查，万隆 S 已承诺将根据当时各武装部队单位部署位置及事发时间，尽快查明并公布事件负责人，但是却没有定下公布日期。

16 日这一天，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市面大致平静，士兵继续乘坐装甲运兵车在市内巡逻，救援人员再在雅加达日前发生大火的商场找到 192 具尸体。印尼军方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上周雅加达连日暴乱死亡人数为 499 人，军方发言人莫孔唐根在会上表示：“大部分遇害者都是妇孺，亦包括购物中心雇员。”一支由 10 辆装甲运兵车组成的车队在市内巡逻，当局已下令士兵枪击不受控制的群众。雅加达仍弥漫着灰烬发出的气味。

消息人士指出，印尼政府已禁止国内的私营电视台播映有关示威和政

治集会的片段。

另外,《雅加达邮报》报道,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第二大城市泗水发动大规模暴乱、纵火和抢掠活动,另有数千名大学生在泗水市中心游行。与此同时,巨鹿、中爪哇城市梭罗均有暴乱事件。日惹的商店继续关闭,以免成为暴徒的针对目标。

雅加达 4 天前陷入动乱迄今,民众死伤惨重,警方与搜救人员清理暴乱现场时,在数处被纵火焚毁的百货公司与购物中心废墟中,发现了 250 具焦尸,据信多为困在火场未能及时逃离的劫掠人员。雅加达市已较平静,但机场仍挤满急着想离开的人潮,其中多是华裔,而无法出国者则躲在旅馆。多数办公大楼无人上班,汇市交易已告停顿,银行多没开门营业。

在暴乱最严重的雅加达中区与北区,仍见大批配备机枪的装甲运兵车、战车与全副镇暴装备的军警驻守,主要干道已恢复畅通,但交通流量并不大。通往北区中国城的要道则因消防队仍在抢救中国城燃烧中的建筑继续封闭。席卷大部份地区的暴乱已不复见,仅有小规模劫掠与冲突事件。雅加达东郊的马拉曼有数百民众劫掠购物中心,军警安全人员原地袖手旁观,直至暴徒为抢夺物品而互斗时才开火警告。此外,在邻近国际机场的森卡兰区有暴徒与当地居民爆发冲突。由于苏哈托紧急处置,印尼的动乱局势趋于平缓。

为了避免政治不稳使印尼盾的贬幅加剧,印尼政府已停止印尼盾交易。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表示,希望印尼能重开外汇交易市场,而印尼经济基本面良好,所受影响不大。

基于印尼的政局不稳,世界银行决定延迟发放两笔总值 12 亿美元的贷款给印尼,并将与印尼政府谈判有关重新安排和延迟还款问题。

世界银行延迟发放的两笔款项包括,一笔拟作振兴印尼经济用途的 10 亿美元,及 2 亿 2 千 5 百万美元的乡村扶贫款项。世界银行消息人士指出,世银的考虑主要是基于近来印尼政治状况不稳定。一名美国律师透露,原定在 5 月 26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重组印尼债务谈判已决定延期。

5 月 17 日(周日),印尼经过连日动乱后,市面已大致平静。由于市内所有银行及提款机自上周四出现动乱后一直停业及关闭,故此在市内多个银行自动提款机周日重新运作后,机前都出现提款的人龙,有些甚至有近百人在排队等候。

另外,市面上亦同时出现抢购粮食的人潮。然而,政府商品控制局局长阿曼格及时澄清,称政府有足够食粮应付市民所需。

周日在多个恢复运作的自动提款机附近,都有严密保安把守,有一处甚至有军警在守卫。市民一般需要等候 4 小时,方可以提取款项。而在各提款机前,都有通告通知客户,提款限额只可及平常的一半。

由于可供提款的提款机不多,有市民大清早便驾车到处寻找可运作的提款机。

有市民称,他们急于提款,是恐防日内再出现动乱。

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一些军车撞向静坐示威的人群,约 60 人受伤。在中爪哇省,军队指挥官已下令,凡见暴乱者格杀勿论。不光是给军队命令,同时也呼吁市民合力打击暴徒。

目击者表示,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当地人坐在阿尔朗格大学西门外的马路上示威,一辆军车驶向他们,速度很快。目击者说:“那些人的伤势很严

重，被送去了附近的医院。”伤者包括 10 名学生和 30 名市民。

印尼国会议长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尔莫科表示，总统苏哈托将会因应国民期望而改组内阁。

哈尔莫科与苏哈托会面后表示，改组内阁是国会接收到人民发出呼声其中的一个热切期望，而总统已答应。但哈尔莫科没有透露何时进行亦没有提供名单。

局势天平，突然出现新倾斜

正当局势趋于平缓之际，印尼总统苏哈托领导的正常从业集团的一个主要派系，突然站出来反对苏哈托，使得苏哈托的统治更进一步陷入危机境地。

从业集团主要派系之一的柯斯哥洛（KOSGORD）派发表一项声明，要求苏哈托归还国会对他付托的总统职权。

柯斯哥洛派的一名领袖说：“假如他不和平地下台，那么我们就必须迫使他离开。”这是从业集团内部的第一个反叛迹象。这个一度是不可一世的政治机器，已统治印尼数十年。

此外，当反对派领袖赖斯开车前往他所领导的一个回教社会运动雅加达总部时，暴徒很有礼貌地站在路旁让路。这个回教社会运动是一个拥有 2800 万回教徒的组织。

而当苏哈托处于 30 多年来最脆弱的时刻，赖斯今天提出最强而有力的呼吁，谋求团结印尼的反对派人士。长久以来，赖斯一直支持学生所要求的经济与政治改革。

现年 54 岁的赖斯是一名政治学教授，他在反对阵营的声望很高。不过他并没有从政经验。

他的基础在爪哇岛的日惹市。日惹是一个大学城，苏哈托总统也在日惹长大。

多年来，苏哈托一直利用逮捕反对派领袖和压制其他异议来源，巧妙地排除反对团体。赖斯宣布成立一个由 56 人组成的“人民议会”，成员包括要求苏哈托下台的著名反对派人士。

赖斯是这个团体中唯一拥有大批追随者的人，而这个团体的成员并没有军人。

赖斯完全知道，军队是印尼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呼吁军方和社会各阶层站在一起，使印尼摆脱动乱。

他说：“军队不可能自己处理国家的危机。”宣布组成的这个团体，成员包括一名前雅加达市长、两名前内阁部长、一名前从业集团主席和回教知识分子协会秘书长。他们全都有行政经验。

赖斯也正和反对派的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嘉娃蒂协调。

在印尼这次暴动中，政治异议领袖梅嘉娃蒂一再公开呼吁，要军警不要以武力对付示威民众，再度受到各方瞩目。

梅嘉娃蒂是印尼国父苏加诺的女儿，大学没毕业，未从政之前，梅嘉娃蒂只是平凡的家庭主妇，凭着“苏加诺女儿”所带来的名气，她在 1987 年首度当上国会议员，后来又一度出任反对党“印尼人民党”的党魁。

作为政治异议领袖，梅嘉娃蒂不像一般反对派人物总是慷慨激昂，企图煽动群众的情绪，她总是轻言细语，丝毫没有挑起群众走上街头的味道。

他只是以平静的语气，坚持印尼必须改革。赖斯正亟欲拉拢她合作。

6月16日，“柯斯哥洛”派发布声明，要求苏哈托交出人民协商会议三月间第七度授予他的总统职权，“如果苏哈托不愿和平下台，我们便必须迫使他辞职。”这是印尼执政党内首见的公开反苏行动。印尼反对阵营领袖也正升高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声浪。

关于苏哈托的去留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英国参与八国集团峰会时指出，此事应由印尼人民决断，他也表示：“印尼现政府应与社会各界展开对话，以导向真正的政治改革。”5月17日，印尼社会上各种传闻不断，媒介也推波助澜。《时代周刊》报道，印尼“回教运动”领袖赖斯表示，军方两名主要将领均赞成苏哈托下台，一个由维兰托策划的咨询小组早已磋商苏哈托下台后的问题。

印尼总统府消息人士指出，苏哈托已传召国防部长兼军方总司令维兰托开会，预料苏哈托会让维兰托为6名学生于日前被杀的事件负责。消息人士又说，苏哈托会革除维兰托的职务。

有传言指出，苏哈托可能会撤换部分引起争议的阁员，其中包括其女儿西蒂及高尔夫球密友、木板业大亨哈桑。

另一方面，《雅加达邮报》表示，苏哈托的前任助手纷纷批评他计划改组内阁之举，只是为了抚平人民要求他下台的情绪。与此同时，正是英国参加八大工业国峰会的各国元首呼吁印尼展开政治及经济改革，并且暗示苏哈托是下台的时候了。

5月18日，印尼局势的天平出现了新的倾斜。这一天，长期以来一直忠于苏哈托的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在印尼国会上首次公开呼吁总统苏哈托要为这次的大暴乱引咎辞职，军方随即表示国会的要求属于违法，而刚见平静的市面则再转紧张，军队在街上不停巡逻，各地可见有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国内的主要反对派“回教运动”更表示苏哈托在数周内便会倒台。

国会领导层会议后，由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宣读声明，指国会希望总统在国家团结及和谐的前提下，“聪明地选择辞职”，他并要求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别会议，重新选出总统。

分析家称，一直支持苏哈托的哈尔莫科这次“代表”国会领导层发言，会迫令苏哈托不能再将辞职一事视若无睹，加上他的内阁成员文化旅游部长拉蒂夫的呈辞，除了显示政府首度出现缺口外，亦令其下台的压力大大增加。

至于苏哈托则一直表现“冷静”，他在寓所内曾与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内政部长、国务部长及军方总参谋长进行半小时的会议，不过，他的真正动向仍然未明，有消息指他稍后将与副总统哈比比见面，并可能由哈比比接任总统，而哈比比则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外界盛传，此前苏哈托一整夜都在努力说服军队支持他行使赋予他的特别权利，其中包括宣布军管，但没有成功。不过，军方5月18日宣布不支持议长哈尔莫科的主张。

维兰托为国会议长哈尔莫科的声明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军方是拥有国会的500个席位中的75个，而哈尔莫科的声明并不代表军方的意见，故要求苏哈托辞职是“没有合法的基础”。维兰托同时表示，军队将组成一个改革委员会，与国会及迫令总统进行改革的“重要公众人物”合作，以处理目前的危机。

反对派“回教运动”领袖赖斯称，他将如期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

在首都雅加达，5000 名学生游行到国会外，并进入国会大楼，要求苏哈托下台，在场军警并无阻止。

5 月 19 日，印尼局势再次出现新变化，总统苏哈托表明暂时不愿下台，但公开承诺尽快举行新一届大选，他自己将不会角逐连任。而环境部长苏达索诺则指苏哈托会在 3 至 6 个月内举行大选，预计苏哈托将会在本年底交出政权。

19 日，苏哈托与社会知名人士及武装部队领导人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协商，然后他出现在记者面前。苏哈托在历时 15 分钟的电视演说中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将根据为选举草拟的新法例尽快举行大选，但他不会角逐连任。不过，苏哈托再三声明他不会辞职，理由是此举既不负责任，又不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况且政治的传承必须依宪法而行，否则流血事故必随之而来。这同他几天前的调子已经大不相同了。

苏哈托说，他会为选举拟定新法例，并委派改革委员会执行改革工作，负责检讨和政治生活有关且具争议性的法律。他还会进行内阁改组，新的内阁将称为“改组内阁”。有关选举的法例一经制定后，印尼便会举行大选，新任总统将由议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特别议会指派。此外，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苏哈托革除其女儿西蒂和郑建盛等 6 名部长的职务。

苏哈托 5 月 19 日的讲话语录：

大选将会尽快举行。

我谨声明，我不准备获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身为总统，我已决定立即实行及领导全国改革，我将立即成立改革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公众人物及学者，工作主要是落实大选、政治、国会架构等新法，当中包括反垄断、反贪污等新法，使之符合人民的期望。而大选将会根据新法立即举行。

假如我们不维护宪法，国家将撑不下去，并可能因此令冲突恶化，甚至出现内乱。

武装部队必须保持警觉，维持国家安全、保安、治安以及人民的安全。

对我来说，辞职与否并不是问题，需要注意的反而是，我请辞与否能否解决现时的状况。

我希望藉此机会表达我对暴乱中死难者的哀悼。祝愿死难者的亲属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将来。

印尼股汇在苏哈托发表这番讲话后应声反弹，印尼货币的汇价由一美元兑 16000 盾的低位上升至 11000 盾，印尼综合指数在中午收市时上升了 6%。

此外，苏哈托在发表上述讲话前在官邸会见 9 名回教领袖，并由电视台作现场转播。9 名回教领袖向苏哈托转述了人民的意愿。其中一人指他们要求苏哈托最迟在今年底举行大选。

在苏哈托承诺尽快举行大选后，一些知名人士猜测苏哈托会再留任 20 个月，有法律专家则估计他在 6 个月内举行大选。人民对苏哈托讲话的反应不一，有人顿时舒了一口气，有人显得不太耐烦且抱怀疑态度。

部分接受采访的路人相信，苏哈托承诺尽快举行大选纯属拖延手法，此举只会触发更多暴乱。印尼回教协会主席更扬言，苏哈托下台是国家改革的先决条件。

国会议长哈尔莫科表示，国会领袖和国会内的政治派系均同意，国家权力转移须以宪法为依据。但他强调总统辞职是符合宪法的。

印尼各方 5 月 19 日开始研究苏哈托的理想接任人选。

苏哈托提出下台也许是迫于压力。19 日这一天，印尼的学生举行了通宵示威活动，逾 15000 名大学生重重包围首都雅加达的国会大楼，并誓言准备为改革而死。入夜后，全国各大学的校园仍被示威学生占据，他们表示，除非苏哈托下台，否则不会撤走，军方暂时未见有任何的干预，来自加里曼丹和茂物的学生夜后亦加入集会行列。

手持横幅、标语及印尼国旗的学生早上便在国会外举行集会，他们不停高呼民主的口号，期间约 100 名示威者爬上大楼的绿色圆形屋顶，稍后在国会职员的劝说下才离开；另有数百名工人加入示威行列。

在现场戒备的军警数目明显比示威者少，不久，500 名支持苏哈托的年轻激进分子到场，他们身穿橙色类似军装的服饰及腰配尖刀，并与示威者互相对骂，但双方都表现抑制。

不过，为了防备近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雅加达街头几乎每个角落均有坦克戒备，荷枪实弹的士兵分成一组组四处巡逻，在总统府一带更加派了装甲车布防，气氛外驰内张。

对苏哈托的辞职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不作过多评论，有的认为可能有助缓和动乱，但对印尼前途仍感忧虑，认为，印尼的动乱可能不会就此终止。

中国台湾一家报纸分析说，就是“苏哈托下台，恐也难挽狂澜”。文章认为：苏哈托长期以来的政治魅力及权威，在近日类似菲律宾“人民革命”的社会运动中，显然已严重破损，七度连任的印尼强人一时之间变成了“破脚鸭”的元首，强人一旦失去了魅力，其统治的合法性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印尼民众不仅要苏哈托下台以示负责，他们甚至要置他于死地。可见苏哈托与民众之间已无可转还的空间。

印尼独立 50 年来，并未建立正常权力交替的政治机制，这一缺点在这次印尼政治危机中再度凸现出来，今后政局的演变，仍然依赖印尼武装部队的立场而定。印尼军方目前仍然效忠苏哈托，不愿看到大规模流血冲突，因此对抗议群众仍采取容忍态度。然而，由于中下阶层军人也深深感受到经济萧条的困苦，甚至连苏哈托在中爪哇的故乡都掀起了“倒苏”的大规模暴乱，显见已统治印尼 30 多年的苏哈托已失去人心。

苏哈托一旦主动宣布下台，副总统哈比比可依宪法规定接掌总统职位，然而，由于军方不少高级将领长期以来对哈比比并无好感，而印尼人民也将会认为这种权力的转移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安排。因此，苏哈托主动下台并不意味着政治危机将解除。

印尼国内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苏哈托的“缓兵之计”。一些人对于苏哈托总统将举行新选举和推动改革的保证表示怀疑，认为他只是在面对要求下台的日增压力下拖延时间。一些公众人物则指出，在保证举行新选举之后中，苏哈托可能继续在位长达 20 个月。

律师和民主运动人士温纳塔说：“我担心他只是在拖延时间。”他指出，苏哈托今天的广播演说内容充满不确定性。

苏哈托宣布，他将尽快举行选举，以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由这个机构选出新总统，任期 5 年，但他没有透露时间表。苏哈托也宣称不会再角

逐总统。此外，他也将成立一个改革委员会，由公众人物与学者组成，这个委员会将立即检讨选举法、政党法以及立法程序，许多人认为这些法律妨碍了民主发展。

温纳塔说：“身为律师，我了解检讨法律并不容易，绝对不会在一天之内完成。”非政府组织印尼论坛的成员纳巴邦说：“他只是在拖延时间，准备巩固力量，伺机反扑。”“印尼基督徒参与团体”秘书长苏巴丹说：“苏哈托的声明也许更引发学生的不满。”回教学者纳柯利斯则说：“苏哈托说将会尽快举行选举，多快？是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环境部长苏达索诺告诉澳洲广播公司说，苏哈托在宣布举行新选举之后，可能还会当政 18 个月。

于是，一些存在某种“想法”和某种“动机”的人纷纷行动起来，力促苏哈托尽快下台。

学生组织计划于 5 月 20 日（周三）在全国大小城镇举行游行集会，试图以“人民力量”迫使总统下台。除在泗水、日惹及棉兰等著名学运地区会有示威游行外，学生计划在首都雅加达，接近总统府的国家纪念馆附近举行百万人大集会。赖斯期望集会能和平进行，他并呼吁军方要保持克制。

印尼“回教运动”组织领袖及主要反对派政客赖斯，呼吁民众参加与印尼学生一起大游行，并同时表示，若人民需要他，他会乐意接任成为新总统。

他又透露，拟定在周三印尼独立纪念日举行的百万人示威大游行将会如期进行，这决定不会改变。据称他有 2800 万回教徒及草根阶层支持。

前印尼内阁部长沙立姆也呼吁苏哈托总统立即下台，将权力交给副总统哈比比并在 3 个月内举行选举。

沙立姆说：“假如苏哈托总统立即履行承诺，自愿下台，并依宪法规定将权力交给副总统，经济和政治危机即可克服。”正当印尼国内要求哈比比和现年 76 岁的苏哈托辞职的压力日渐升高之际，现年 61 岁的哈比比在过去几天一直保持缄默。

苏哈托和哈比比今年 3 月才由人民协商会议推选为印尼总统和副总统。1000 名代表组成的人民协商会议是印尼的最高立法机构，每 5 年召开会议一次，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沙立姆说：“总统的替换应可为人民协商会议在 3 个月内举行会议作准备，以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苏哈托保证将尽快举行国会新选举，并表示国会改选后，人民协商会议召开会议时，他将不再竞选连任。

沙立姆说：“基本上，这项声明显示苏哈托总统仍希望掌权，没有意愿和他人分享权力。”他又说：“他所提出的建议也没有明确说明交出权力或大幅执行改革的时间表。”现年 67 岁的沙立姆被认为是后苏哈托时代可能领导印尼的潜在人物之一。

沙立姆曾自我推荐竞选副总统，不过不被人民协商会议理会。

学生涌进国会大厦停车场，准备在 5 月 20 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力促苏哈托尽快辞职。

5 月 20 日，印尼军方出动 15 万部队在雅加达各地部署，试图阻挠反苏哈托百万群众示威游行。数千名学生彻夜占据国会大厦，要求当局励行政治改革。在日惹，有数千名学生不理睬禁令展开和平示威。

一夜之间，印尼军方在雅加达主要干道及其他重要地点设置路障，希望阻挠拟议中的群众集会。肩荷自动步枪的士兵对着向戍守军队走来的人们

大叫：“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军方出动坦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大量军队部署于雅加达市中心，希望藉此阻挠示威者走近总统府、政府各部机关、国家纪念碑及附近的一个公园。

戍守雅加达的军事指挥夏苏丁少将说：“维持雅加达市区稳定是当务之急。”预定举行的“五·二〇”大游行，因反对党回教领袖赖斯通过全国广播要求人们取消示威游行，以免造成“冲突与流血”，此一计划已呈现混乱。

赖斯 20 日前往雅加达国会大厦，接受上万名反政府示威学生的鼓掌欢呼，并向他们发表演讲。他声称苏哈托的气数已尽，呼吁国会学习学生的勇气，希望全国三军作一抉择：究竟要选择靠拢家财万贯的苏哈托和与他朋比为奸的两百个心腹、亲友，抑或选择站在印尼 2 亿人民这一边。

在国会大厦内，约有 7000 名学生连续第三天举行静坐示威，并矢言要继续占据国会大厦，直到苏哈托下台为止。上午还有数十辆巴士载来满车的示威学生，至少又有 2000 名学生加入示威行列。示威学生蹲在圆顶国会大厦屋顶上，拉开横幅布条，轮流以扬声器发言，有一个说：“今天是觉醒日，从今以后，苏哈托的‘发展之父’头衔要改为‘误国误民该受绞刑的大坏蛋’。”学生领袖在上午稍早的演讲中，呼吁所有抗议学生继续守夜，直到执政长达 32 年的苏哈托下台，他们还提议追讨苏哈托聚敛的财富，并公诸于世。

戴黑色钢盔的镇暴警察沿着路旁形成一道人墙，阻止外人渗透到学生团体。

据一名印尼学生领袖说，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已定出为总统苏哈托辞职的最后限期，而执政党专业集团国会派系领袖周三亦促请苏哈托和副总统哈比比双双下台，以息民愤。

专业集团国会派系领袖苏迪罗表示，专业集团希望选出总统的宪法机关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特别会议，令苏哈托藉此宣布自动辞职，该党又有议员要求苏哈托于 6 月 8 日前下台，另外两党的议员亦表示支持。

而占据国会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学生领袖与国会议长哈尔莫科会晤后表示，哈尔莫科与国会内专业集团 4 个派系的领袖已同意，假如苏哈托于 5 月 22 日（星期五）以前仍未辞职，他们便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下周一举行特别会议。他们均希望苏哈托以国家统一为重，以“明智的方式”下台。学生领袖萨尔温尼说：“我们会一直留守此地直至哈尔莫科实践承诺为止。”他说在国会领袖与各派系领袖会晤期间，哈尔莫科已给予苏哈托自动辞职的最后限期。占据国会已 3 天的学生在得悉宣布后均雀跃欢呼。

然而，国防部长维兰托则辩称，哈尔莫科所说的只是他的个人意见，而且不合宪法。同时，由于印尼国会只是象征式立法机关，实权在总统苏哈托手上，因此其实际影响力成疑。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5 月 20 日呼吁苏哈托下台，让印尼过渡为民主政体。

无可奈何，苏哈托宣布辞职

5 月 20 日，印尼反对派发起 70 万人的示威大游行，誓要推翻苏哈托。西方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国基会已宣布搁置援助。在国内外的压力下，21 日，苏哈托正式宣布辞职，这标志着苏哈托在印尼 32 年的统治从此画上句号。

5 月 20 日，印尼首都雅加达、日惹、泗水、万隆、梭罗、棉兰等大城

市爆发了反苏哈托示威游行，人数逾 70 万，其中雅加达 12,000 人；日惹 500,000 人；泗水 50,000 人；万隆 100,000 人；梭罗 30,000 人；棉兰 20,000 人。

印尼军方曾预计赖斯发起的示威游行可能会酿成另一次大暴动，故此 15 万名军警已在雅加达严密戒备，而军方直升机则在上空盘旋，大批坦克和运兵车进驻雅加达主要街道，并将自国会通往总统府的大道封锁。

在大批军警的布防下，逾 12000 名学生继续在国会大楼外聚集，要求苏哈托赶快下台。他们有些在主要会堂跳舞，有些涉水步过水池甚至爬上屋顶；一些学生更将官方报章撕烂或折纸飞机。

苏哈托答应辞职，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他是想等完成改革计划与举行新选举之后下台。为了完成改革计划，他加紧了准备工作。印尼内阁秘书国务部长穆西表示，苏哈托准备在 5 月 21 日宣布改革委员会初步名单。当然，苏哈托此举是为缓和和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日益升级的压力。

穆西说：“明天，5 月 21 日，将宣布改革委员会的初步名单。”他说：“改革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讨论有关提前举行大选的草案。”穆西表示，改革委员会初步名单是否由苏哈托或另一名官员宣布，尚未决定。

他在总统官邸会晤了苏哈托。

穆西未透露有关改革委员会的细节。苏哈托在宣布计划成立改革委员会时表示，该委员会将由知名人士和学界人士组成。

穆西说，委员会成立后将选出他们的领袖，并可决定其工作分配，以及日后的职务运作安排，另外，委员会亦可决定有否需要加入新的成员。

苏哈托是在国内反政府示威逐渐失控的情况下决定成立该改革委员会，主要用来检讨现时与政治有关的总统选举、政党、立法机构的组成、大型组织及全民投票等旧有法例，另外，亦会制定反垄断及反贪污的措施。

另一方面，反对派领袖梅嘉娃蒂表示，该改革委员会必须要独立运作，最好不要由苏哈托主持进行，她并建议该会的成员应由领导的少数党派代表，联同国内最大的回教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赖斯的“回教运动”、军方、学者及专业人士在一起组成。

然而面对国内、国外强大压力，印尼总统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结束其对印尼的 32 年独裁统治。

5 月 21 日上午 10 许，在雅加达独立宫，执政 30 多年的铁腕人物苏哈托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用颤抖的声音透过电视说：“因全能真主之名，全国同胞，大家好！”

近日我一直非常仔细注意国家的局势发展，尤其是人民渴盼全国进行全面改革的热切期望。根据我对这些期望的深刻了解以及深信，改革必须循宪法规定、依和平方式按部就班进行，以维持国家的团结和谐与永续发展的理念，我先前已宣布计划成立改革委员会以推动改革事宜，并改组第七届内阁。

但迄至今日的情势显示改革委员会一直无法落实，因为成立该委员会的计划一直未获适当回应。由于深切期盼改革能依最佳方式进行，我深深体认到目前根本无法筹组改革委员会，内阁改组也无必要。

鉴于上述情势发展，我认为自己很难再继续领导国家，推动国家发展。因此，在参酌 1945 年宪法有关规定和认真考量人民代表会议（国会）及各党派领袖的意见后，我决定宣布卸卸印尼共和国总统职务，自 1998 年 5 月

21 日此刻立即生效。

我向诸位、人民代表大会兼人民协商会议的领袖宣布这项辞职声明。根据 1945 年宪法有关规定，集教授、医生、工程师于一身的现任副总统哈比比将继续任总统职务，任期从 1998 年至 2003 年为止。

在我领导国家期间社会各界对我提供的协助和支持，我衷心表示感谢，如果有任何错误与缺失，恳请原谅。

同时第七届内阁亦自今日起总辞，我也要对所有内阁部长表示感谢。

由于情势不容许在人民代表会议前宣誓，为避免治理国事的领导阶层出现真空，副总统应即刻在印尼共和国最高法院监誓下宣誓就职。”苏哈托在女儿的搀扶下，乘车离开总统府。

哈比比即在最高法院法官见证下，手举着可兰经正式宣誓就职。

在电视实况转播中，苏哈托在哈比比和其他高级官员陪同下声明：“我已决定宣布，自我宣读此项声明之时起，停止印尼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在哈比比宣誓就职后，国防部长暨三军总司令维兰托也同时在电视广播中说，印尼三军将保卫“包括苏哈托先生在内的前政府领袖”。

维兰托说，他的声明是代表“三军的政治立场，也是对全民的一项宣告”。

苏哈托宣布辞职，使为期一周的政治动乱，包括上周造成 500 人死亡的雅加达抗议与暴动，出现一个戏剧性的结局。

占领印尼国会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苏哈托总统宣布辞职的消息后，欣喜若狂高声欢呼。

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在电视机前，聆听现场实况演说，听到苏哈托宣布辞职时，高兴地叫道：“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人说：“政府的任何决定，军人一定遵命。我觉得如释重负。”苏哈托总统突然宣布辞职，使在马尼拉举行的 21 国高级官员参加的亚洲安全会议中断。

会议主席菲律宾外交部次长巴加收到一张便条，告知苏哈托宣布辞职之事后，与会各国代表中止开会。

新闻部长稍后表示，新总统将顺应民意，推动政治、经济与法律的全面改革，包括继续推行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协议的经改措施。

消息传开，学生们纷纷撤离街头，持续 3 个月的抗议活动暂时停止。首都雅加达的大部分路障、铁丝网已撤除，大街上的车辆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一些逃到国外的华人开始返回雅加达。

唯有学生们与大部分印尼人民一样，并不接受由哈比比接掌政权，要求二人同时下台，并且要求二人为他们所犯的罪行接受审判。

外界普遍视哈比比为苏哈托的忠实支持者，认为新政府不过是过渡性的傀儡政权。

哈比比在电视直播发表上任后首篇演说，承诺新内阁将会是一个完整的内阁，并且实行“反贪污、反私相授受”的政策。消息人士透露，新政府会于近日宣布新内阁名单，其中可能包括不时就经济问题提出猛烈抨声的华裔经济学者、反对派回教领袖赖斯及流亡海外两年，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嘉娃蒂。

反对派领袖赖斯拒绝承认哈比比，强调所有与贪污政权有关连的内阁成员，包括哈比比在内，必须一并撤换。赖斯已宣布将竞逐总统，并要求审判前总统苏哈托。

国际金融界对于哈比比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抱怀疑态度。哈比比过往曾出任研究及科技部长，较为倾向发展高科技行业，某种程度而言，此类大洒金钱的项目，与国基会要求的严密经济改革方向，可说是背道而驰。

对苏哈托的辞职，新华社发了消息，内容如下：新华社雅加达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5 月 21 日上午 9 时整在独立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遵照宪法的规定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比比。

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上将随后表示支持并欢迎苏哈托辞职和哈比比为新总统。同时，他还保证武装部队将保持团结统一；将发挥积极作用来防止骚乱及其他威胁国家安全和团结的行为；将保护苏哈托总统及家属的安全。

5 月 21 日上午，哈比比接替苏哈托就任印尼总统。当天晚上，哈比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他将按照人民的愿望加快进行政治、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改革。

哈比比说，他诚心诚意地接受社会各阶层提出的全面改革要求。为此，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一个负责任的专业化的内阁。新政府将反对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和垄断经营，并将修改和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

哈比比在讲话中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目前面临的金融危机。

同时，他还表示印尼将认真执行与所有外国签署的协议，包括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一揽子改革协议。

在印尼总统苏哈托宣布下台后，世界各地政府普遍认为这次政权转移可令印尼重享和平。美国、日本均声言会继续支持印尼进行改革。

美国总统克林顿欢迎苏哈托辞职，并促请印尼人民携手迈向民主之路。

他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欢迎苏哈托决定下台，印尼现今可开展实行真正民主过渡的进程。我们促请印尼领袖以得到民众认同的和平进程跨步向前。美国已有足够准备支持印尼实行民主改革。”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对苏哈托的辞职给予正面评价，同时强调日本会继续支援印尼的改革。桥本表示，苏哈托在开发印尼和提升印尼的国际地位方面贡献良多，日本希望印尼在新体制下早日恢复社会和经济安定。鉴于苏哈托政府因遵行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承诺而触发国内的暴乱，日本将密切注意哈比比政权如何遵守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达成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希望印尼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华人等少数族裔，从而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去年 7 月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泰国政府发言人阿卡波说：“苏哈托辞职已触及问题核心。最终解决之道端视新政府和新总统的政策以及人民的回应而定。泰国衷心希望印尼人民和政府能寻出解决问题的最佳良策。”菲律宾总统除了对苏哈托决定下野表示欢迎，并说印尼的经验将可供东南亚国家协会引以为鉴。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赞誉适时辞职，认为如此印尼可专注于脱离经济危机的努力。

南韩外交部说，南韩对苏哈托顺应印尼民意辞职表示欢迎。

社会各界对苏哈托的下台评论不一。

外界评判他的一生功过，自乱中崛起，又从乱中下野；既以经济成就傲世，又以经济困境自毁，讽意至深。

一名亚洲专家说，苏哈托统治印尼 32 年的建树美誉，恐怕不敌过去半年金融危机所制造的民怨。民间企业所累积的 800 亿美元负债，和政局的浑

沌不明势必令印尼经济步向衰退。

著名东南亚历史学者王赓武认为，我很惊愕印尼这几天的急剧转变：执政 32 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终于下台，我原先猜他也不能留位多久，印尼成功避免一场流血政变。昨日是印尼历史上的重要发展，苏哈托年代完结，人民力量迫使他下台，但距离真正建立民主政治却仍是两回事。

加速苏哈托交出政权的原因，主要是过去两日他无法取得国会支持进行连串政治改革，5 月以来的社会暴乱，苏哈托在国会已无法觅得支持者合作。

香港评论家李集慧以《印尼告别强人年代》为题撰文写道：1998 年 5 月 21 日，对印尼人而言，是民主胜利历史性一天，苏哈托的 32 年独裁统治宣告结束。在印尼政坛，若干重大事件，竟然发生在 35 年前的同一天。

1963 年 5 月 18 日，印尼国会一致通过苏加诺为终身总统；1998 年 5 月 18 日，国会群情汹涌，议长哈尔莫科力促苏哈托下台。

1963 年 5 月 19 日，苏加诺会见共产党领袖艾地，讨论合作；1998 年 5 月 19 日，苏哈托会见 9 名回教领袖，宣布改革及提前选举总统，表明决不参选连任。

1963 年 5 月 20 日，苏加诺在纪念独立运动 55 周年发表讲话，他说，在 1908 年这一天，印尼人民采取果断行动去实现理想，表现要求自由独立的本性；1998 年 5 月 20 日，全国各地 70 万人举行反苏哈托大示威，国会议长哈尔莫科向苏哈托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两日后辞职。

1963 年 5 月 21 日，苏加诺会见伊斯兰穆罕默德会领袖，争取支持。该会领袖还赞苏加诺 1952 年在独立运动纪念日发表题为“忠于你的泉源”演说，影响深远，最后两句“百川归海，不背其源”，可圈可点。

1998 年 5 月 20 日，苏哈托在人民要求改革的压力下宣布辞职，而最大反对力量，正是有 2800 万会员的穆罕默德会，该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穆罕默德会并非政党，是个伊斯兰教社会服务兼教育基金会，由于会长赖斯把握倒苏哈托时机，成为举国瞩目的人物，该会已成为印尼政坛一股巨大的势力，赖斯声言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呼吁审讯苏哈托，回教力量不容低估。

该会 1912 年在日惹成立，宗旨是要使回教更适合现代人生活，致力砸碎束缚生活的枷锁，采取现代方式发扬宗教思想，创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和社会服务机构。

由于该会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与当局合作，受到民族主义者抨击，但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 20 年代已是印尼主要宗教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穆罕默德会停止活动，战后慢慢恢复会务，一向低调。

当该会摆出高姿态，支持群众及国会改革派，加上人民力量、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施加压力，苏哈托除了下台，别无选择。

他认为，迫使苏哈托下台的最后一击，是回教运动穆罕默德会领袖赖斯，联同各派力量，攻破苏哈托权力基地——他的家乡中爪哇名城日惹。

在 5 月 20 日独立运动纪念日，全国各地 70 多万人举行反苏哈托大示威游行，单是日惹便占 50 万人，苏哈托对此感到万分沮丧，知大势已去。

一个政治家在安危关头被家乡所弃，无疑众叛亲离，风雨飘摇，除交出权力，无路可走。

苏哈托后时代要走哪条路呢？印尼多数人表示不要军事强人，不要激

进回教革命，要民主、繁荣和团结，也许真要搬出苏加诺治国五原则，民主、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繁荣和信仰神道教。

落花流水，独裁无奈春去也

苏哈托于 1921 年 6 月 8 日生于中爪哇日惹格穆苏村一个贫穷农家。他有 11 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他是伊斯兰教徒。日惹宗教学校肄业。1941 年在中爪哇昂望荷印皇家陆军干部学校学习。1959 年入万隆陆军参谋与指挥学校深造。1940 年 6 月参加荷印皇家陆军。1942 年日本侵占印尼后加入日占领军的“警部补”和“卫国军”。

1943-1945 年任“卫国军”中队长、“卫国军”总部参谋。1945 年 8 月 17 日印尼宣布独立后加入人民保安军。

苏哈托自 1945 年独立战争以来经历过各种艰难的战斗历程，指挥过不少战役，有比较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从战士一步步地晋升到将军。他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军区参谋长、军区司令等职。他 1945-1950 年任营长、团长。1951-1959 年先后任团长、参谋长、代师长、师长和军区司令。1960 年任陆军参谋长第一助理，主管情报事务兼第一后备部队司令和陆军空防部队司令。1962 年任解放西伊里安前线司令。1963 年升任陆军战略后备军司令部司令。苏哈托作为一个军人和指挥员有个优点，他平易近人，了解下情，关心部下，遇事冷静，不性急，处事谨慎。对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会轻易行动的。但在关键问题上，他却处事果断。

1965 年苏哈托兼任“曼达拉”戒备司令部副司令。

1965 年 9 月 30 日，苏加诺总统的卫队翁东中校突然发动九三〇运动，绑架和打死了 6 名印尼高级将领，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事件最终导致了号称拥有 300 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的覆灭。

10 月 1 日凌晨，九三〇运动分子同时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军和纳苏蒂安等 7 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为首的 6 名将领，并把他们带到哈利姆空军基地。

早晨 6 时左右，苏加诺总统听到有关雅加达出现“不正常事件”和纳苏蒂安等将领被袭击的消息，匆匆回到独立宫，途中因独立宫被来历不明的军队所包围，便改道去他另一个妻子哈尔雅蒂夫人的家暂避一避。但苏加诺总统感到在这里呆着并不安全。因此，总统接受奥马尔·达尼空军司令的劝告，决定去哈利姆空军基地。

上午 7 时，翁东中校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苏哈托听完广播后，他就感到这个九三〇运动有印尼共产党的背景，是印尼共产党操纵的。

听完翁东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新闻广播后，苏哈托便立即召开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

苏哈托向他的部下表示，他要为被绑架、并遭惨杀的将领们伸张正义。

这次会议结束时，已是上午 10 点。苏哈托便同海军司令、警察总监和空军司令联系。苏哈托向他们阐明他对形势的看法。并通报说，因雅尼中将被绑架，为了防止陆军领导出现真空，他已暂时接管陆军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他即向各军区下达命令，要求各军区控制局势，并接受陆军战略司令部的命令。

苏哈托面对翁东的政变行动，决定首先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

报大楼。

为了避免过多的人员伤亡，并进一步了解“革命委员会”下一步的措施，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听听翁东的讲话及其颁布的各项命令，苏哈托决定等到傍晚才发起进攻，夺回电台和电报大楼。在这之前，翁东的“革命委员会”反复地重播有关对一些将领降职的决定和“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阵容。

下午，苏哈托又召开工作会议，商讨夺回哈利姆空军基地的问题。哈利姆空军基地当时已成为九三〇运动的司令部。但奇怪的是苏加诺总统和一些部长也在那个地方。苏哈托决定在午夜进攻哈利姆。因此，在这之前，务必设法使苏加诺总统离开哈利姆基地。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极为关心苏加诺总统的安全。因此，如何能让苏加诺总统离开哈利姆基地，并站在苏哈托一边。起码能使总统呆在苏哈托管辖的行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苏加诺总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仍享有极高的威望。苏哈托将军当然不会忽视苏加诺总统的作用。

苏哈托将军正召开工作会议时，总统的副官班邦·维查纳尔科突然来到陆军战略司令部。他是从哈利姆专程来会见苏哈托将军，想获得些情报，并报告有关总统在哈利姆安然无恙的消息的。班邦走之前，问苏哈托有何任务要他去做。苏哈托将军顺水推舟地说，“如果你要为祖国立功，请你想办法劝说总统在午夜之前离开哈利姆”。

傍晚时分一到，苏哈托便命令赫鲁上尉和乌利普上尉率兵分别攻打电台和电报大楼。这两支部队顺利地夺回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翁东占领电台的部队早已逃之夭夭；而电报大楼是由印尼共产党的人民青年团守卫。他们错误地认为乌利普上尉率领的部队是他们的自己人，因此，部队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样，苏哈托的这两支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就夺回了电台和电报大楼。

同样一个印尼共和国电台，同一天之内却播放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那天晚7点正播放苏哈托将军事前准备好的向全国人民的讲话。苏哈托说，1965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在雅加达发生了反革命的九三〇运动事件。这伙发动政变的人绑架了以陆军司令雅尼中将为为首的6名将领。同时，他宣告苏加诺总统阁下安然无恙。苏哈托说，军队控制了局势。陆军领导权暂由他接管。各军兵种司令都决心消灭自称九三〇运动的反革命运动。

苏哈托的陆军战略司令部的部队虽已首战告捷，夺回了电台和电报大楼。但苏哈托对九三〇运动叛乱者并不手软，他准备接着攻打哈利姆空军基地。苏加诺总统的副官班邦从哈利姆给陆军战略司令部去电话，告诉苏哈托将军说总统晚11时30分已离开哈利姆去茂物。

午夜，万籁具寂，首都雅加达也变得像死城一样。这时准备就绪的苏哈托的部队开始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挺进，攻打这个基地。在哈利姆基地同空军部队发生了短暂的小规模战斗，进行抵抗的部分空军部队打了一阵后就投降了。而其余的部队早已离开基地逃跑了。哈利姆基地的战斗打响之前，翁东中校早已不在那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也已乘空军的飞机飞往中爪哇日惹。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其家属受到苏哈托总统的保护，在茂物宫内避难。

夺回空军基地战斗的胜利，标志着翁东发动的九三〇运动政变的失败，提高了苏哈托将军在军中和人民中的威信。这位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一夜之间便传遍印尼国内外。人们都渴望了解这位将军的背景情况。外国人更不了

解苏哈托究竟是何许人也？10月2日下午，苏加诺总统在茂物宫召见苏哈托将军。当苏哈托进到茂物宫大厅时，有些内阁成员和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都已在座。苏哈托早已怀疑奥马尔·达尼同九三〇事件有关。因此会议的气氛变得格外紧张。苏哈托向总统敬个礼后，苏加诺总统便同苏哈托握手。

1965年10月11日九三〇运动的头目翁东被捕，被送到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在从哈利姆逃往日惹后，11月22日在军方的一次追捕中被打死。

苏哈托在执行任务时，总是强调他是总统的忠实执行者。他从没有忘记用苏加诺总统的各种头衔和称呼来恭维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因为当时苏加诺总统在人民心目中仍是个很有权威的领导人。

1965年12月反对九三〇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行动，在苏哈托将军的怂恿和支持下，发展到新的高潮。印尼各大学，特别是雅加达大学各校园里都沸腾起来。他们的斗争矛头由反对印尼共产党发展到针对苏加诺总统，他们喊出“审判苏加诺！”“苏加诺辞职！”等口号，他们还提出“人民的三项要求”，即解散印尼共产党，改组两项人民命令、内阁和降低物价等要求。与此同“哈托伯万岁！”的口号声也开始出现。苏加诺总统对学生的这些行动极为恼火。但当时他确实已无可奈何了。

九三〇事件后，苏加诺总统的威信日益下降，群众已不怎么听他的了。

1966年2月21日，在群众运动的强烈要求下，迫使苏加诺总统改组内阁，成立了“改组后的两项人民命令的内阁”。但改组后的内阁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个内阁中仍然有不少旧面孔占据内阁职务，尤其解除在军中和人民中享有威望的纳蒂安的国防部长职务，更是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时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队伍想冲进独立宫，警卫人员被迫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这引起学生抗议示威的更加高涨。但经苏哈托将军出面劝说终于平静下来。

在学生运动的高潮中，苏哈托将军同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进行对话。他们谈了有关形势和印尼共产党的情况。苏哈托在谈话中，努力说服总统认清形势的变化。

这段时间，苏加诺总统在同苏哈托将军的频繁接触中，发现苏哈托有其自己的见解，不轻易接受他的命令。有一天，苏哈托曾对总统说，“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后能后退一步该多好。我们后退是为了胜利。退一步是为了再前进好几步。”但苏加诺总统在解散印尼共产党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他不愿解散或取缔印尼共产党。他借口担心印尼共产党一旦被取缔，它会转入地下活动，那就更不好办。况且总统曾向世界各国兜售“纳沙贡”体制，怕取缔印尼共产党后会被世人所耻笑。

后来苏哈托虽建议由他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而不以总统的名义，但总统仍不松口。

苏加诺总统迟迟不解散印尼共产党的暧昧态度引起一些人的更大不满。而苏哈托将军支持群众反对共产党的态度则受到一些人的拥护和欢迎。

3月11日上午，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召开内阁会议。在会议进行中，总统的副官萨布尔准将向总统报告，来历不明的部队包围了独立宫。总统听了之后，借口有急事，便同苏班德里约和盖鲁尔·萨勒两位副总理一起匆匆离开会场，乘直升机飞往茂物。面对这一形势，苏哈托委托苏加诺的家属和好友做苏加诺的工作，劝说总统把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将军。于是，苏加诺签

发了一份《命令书》。《命令书》说，苏加诺总统命令苏哈托将军可以总统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维持治安和社会稳定，保证政府的正常工作，确保苏加诺的人身安全和权威。

苏加诺总统签署这份《命令书》，标志着他大权旁落，他的总统、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伟大的革命领袖等桂冠已有名无实，而真正的实权却已紧紧地握在苏哈托将军的手中。

苏哈托将军接到苏加诺总统的《命令书》之后，并不喜形于色。他是善于克制自己的人。有了这一《命令书》，苏哈托将军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作出“解散印尼共产党”的决定。

印尼共产党被取缔后，苏哈托将军紧接着宣布不准其他政党或群众组织接受原印尼共产党成员，并要求印尼共产党成员向就近的政府机构报到。

1966年3月，苏加诺总统再次被迫改组内阁，清除内阁中的印尼共产党成员，同时把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印尼共产党代表由支持新秩序的人物取代。6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推选纳苏蒂安将军为主席。同时，确认了《3月11日命令书》，这意味着苏哈托将军获得“临时人民协调会议”的委托，其地位更加合法化了。会议还批准通过解散印尼共产党，并决定禁止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印尼土地上的存在。

会议撤销赋予苏加诺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和“终身总统”的头衔。并责成苏加诺向临时人民协调会议报告他在九三〇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

会上，苏哈托指责苏加诺违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仅不对九三〇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采取措施，反而保护九三〇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在会外有许多示威者，他们对苏加诺总统的谴责越来越激烈，要求苏加诺辞职。

这次会议大大地加强了苏哈托将军的地位和权力。会议虽然仍保留苏加诺的“总统”头衔，但“总统”已名存实亡。实际上他已被推到被告的席位上了。

1967年元旦，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苏哈托将军，以内阁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向人民作了年终报告。报告着重谈经济问题，谈政府关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同过去苏加诺在这个时候大谈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形成鲜明对比。苏哈托朴实无华的报告也使人耳目一新。苏哈托的报告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

在尖锐的政治冲突的气氛中，政界和军方许多人督促苏哈托出来当总统。他们希望苏哈托能马上接管国家政权。但苏哈托拒绝采取简单的办法接管国家政权。

当苏加诺决定交出领导权时，苏哈托却建议希望苏加诺保留“总统”的头衔，但他不再掌握实权。那就是说让苏加诺在其位，但不谋其政。苏加诺开始不干，但在几位军区司令的说服和压力下，只好接受这个建议。

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仍未见缓和。支持和反对苏加诺的群众的对立日益白热化，政治冲突有一触即发的危险。这时一些政界和军界人士又向苏哈托重提总统的职务问题，他们说服苏哈托接受当总统的建议。苏哈托的背景人们都了如指掌，他从未受过当总统的那种教育，但他们完全信任苏哈托能胜任这一重担。经过同军政人士的反复商讨和讨价还价，苏哈托终于表示可以“试一试”，先担任为期一年的“代总统”职务。苏哈托说，在这一年期间，大家再考虑考虑，他是否能胜任这一职务，或者在这段时间发现更为合

适的人选。

苏哈托一再推辞出任总统，并说出了许多谦虚的客套话，无非想表明他并没有当总统的野心，他出任总统职务是鸭子上架出于无奈。1967年3月，临时人民协调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一致推选苏哈托将军为印度尼西亚代总统。

苏哈托任代总统，标志着苏加诺时代的结束，苏哈托时代的开始。从此后，苏加诺不仅从权力顶峰一落千丈，成为平民，而且还成了阶下囚，对他进行“政治隔离”。

苏哈托代总统一年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政界人士和各军种司令又向他表示，请他担任总统职务。在1968年3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上，苏哈托当选为总统。这样，苏哈托将军在镇压九三〇运动两年多的时间后顺利地走向总统的宝座，成为印尼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自此之后，尽管有人批评治国权力过于集中，令苏哈托一家在商界享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一直没有人敢挑战苏哈托的地位。而苏哈托亦在无任何对手下，无惊无险成功六度连任总统。

印尼在苏哈托治理下，虽然贫穷落后，贪污盛行，但近年经济发展迅速，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苏哈托因此获得推崇，深受政府官员、商人、年轻知识分子以至一般百姓的爱戴和支持，更获得“微笑将军”的称号。

苏哈托标榜五个原则治国，即信仰真主、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及民主，但民主方面无疑是最弱的一环。

印尼人民没有组织政党的自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连工人罢工亦不许可。

印尼原本有十多个政党，大部分被下令解散，目前连执政党在内仅保留三个，不容许新政党出现。

自苏哈托上台后，印尼经济发展迅速，近几年年均增长率为6.8%，1995年达到8.1%。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印尼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作为东南亚大国和东盟主要成员国，印尼的发展令世人瞩目。印尼总统苏哈托1996年《国情咨文》全面总结了印尼新秩序时期国家建设的成就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虽然苏哈托备受拥戴，然而，印尼在最近数月遭逢巨变，首先遇到大旱，令农作物失收，继而受到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冲击，印尼盾贬值70%，政府削减必需品补贴，导致物价飞涨，在经济受压下，国内到处出现学生抗议浪潮，达致失控地步，最终导致军警开枪血腥镇压，使苏哈托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苏哈托曾被称为印尼的“发展之父”，他把印尼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欣欣向荣的经济体，从70年代起直至去年为止，印尼享有每年至少6%的经济成长率。在他领导下，国内生产总值从平均每人50美元跃升到1000美元。

自1966年苏哈托掌权后，印尼的贫穷人口急剧缩减，西方纷纷把他的经济政策捧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苏哈托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将石油和天然气的重点开发转向制造业和纺织。到了1984年，印尼的稻米已能自给自足，不仰赖进口。

苏哈托以铁腕治国，紧密控制媒体，他强调内政稳定和追求经济成长为要务，将军方和政治结为一体，允许军人参与部分政治，做为稳固政权的护身符。同时任用优秀的技术官僚和经济专家。另一方面则极力压抑异议团

体，反对派人士常无故失踪。

在盛极一时的强势下，苏哈托的儿女掌控印尼数百家企业，从银行业、百货公司到航运、船运等无所不包，据估计其家族财富达 400 亿美元之高。

《福布斯》杂志去年将苏哈托列名世界排行第四的富人，资产达 160 亿美元。

然而时至今日，30 多年的持续发展顷刻间烟消云散，印尼的外债总额近 1400 亿美元。他的家族统治、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和暴力对抗，终于将他抛向波谷，不仅学生和反对党强烈要求他下台，而且过去一向支持他的军队和国会领导人也公开发出了要求他辞职的呼声。

印尼不再需要苏哈托了，国民的反抗情绪感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苏哈托这位铁腕人物在众叛亲离的情势下，只好黯然下台。如今有关他的消息全被封锁了。

苏哈托政治生涯 1921/8/6 在爪哇中部日惹市附近一个乡村出世。

1940/6/8 小学毕业后加入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东印度军团。

1943/6/1 加入日本占领军支持的“祖国捍卫军”在印尼对抗荷兰及盟军。

1945/10/5 印尼同年 8 月宣布独立，苏加诺就任第一届总统，49 年荷兰承认印尼独立，苏哈托累积军功升至中校，63 年身任少将的苏哈托已控制军队中的主力作战部队。

1965/10/1 叛军组织发动政变，绑架及杀害 6 名军方将领，苏哈托幸免于难，并随即进行军事镇压，废除苏加诺主张的“指导性民主”，数以十万计被指发动流产政变的共产党人被杀害。

1966/2/21 苏哈托获委任为三军总司令，苏加诺势力亦日渐式微，印尼进入苏哈托时代。同年 3 月 1 日，苏加诺交出权力予苏哈托以恢复国家稳定。

1965/3/27 经由人民协商会议确认为总统，之后在 73、78、83、88 及 93 年均连任总统，苏哈托家族自此操控印尼政经命脉。

1996/7 患病远赴德国接受治疗。

1997/7 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印尼盾受创最重。

1998/3/10 再次连任总统苏哈托八大过失 1. 入侵东帝汶——1975 年东帝汶宣布独立，苏哈托下令军队开入，军事占领期间至少 20000 人丧生。

2. 集体政治谋杀——苏哈托上台后镇压异己。

3. 贪污——苏哈托以权谋私，庇荫家族生意，累积财富不计其数。

4. 独裁专政——苏哈托上台后以强硬手段压制民主，回教运动、非政府组织、工会、报章和活跃分子无一幸免。

5. 拘捕异己——1965 年以来有 100 万被怀疑为印尼共产党支持者被判囚禁，大部分以“莫须有”罪名未经审讯被关牢多年。

6. 剥削工人——工人薪酬极低，军队遏止罢工，令工人无处申诉。

7. 破坏环境——苏哈托为了利益，容许造纸业和采矿业破坏环境，直接导致了 1997 年发生的严重山火，烟雾覆盖整个东南亚。

8. 摧毁土著文化——苏哈托容许滥伐雨林，发展林木业和采矿业，当地原居民的土地大受破坏。

顷刻之间，众叛亲离

獠散曾被印尼人民喻为“笑面将军”的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黯然下台，再难展笑颜。

几日前态度鲜明地拒绝下台的苏哈托，在国会领袖和各派系领袖施压下，仓卒间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退任仪式在 Merdeka 宫举行，苏哈托发表演说，请求人民原谅他的过失。他如常戴上黑帽，放弃西装，改穿上印尼传统的灰衣，并架上眼镜，站在麦克风前，向全国 2 亿人民发言。

演说时间极短，在不足四分钟的演辞里，苏哈托替自己 32 年的统治划上了句号。

苏哈托在宣布辞职后，跟内阁及军方成员逐一握手告别，脸上“笑面”已不复在。

苏哈托执政 30 多年间，他的家族和亲友网控制整个印尼，造就了其商业帝国。

苏哈托当权时，他的亲信党羽飞黄腾达，担任政府和军队中的要职。其子女也沾老子的光。苏哈托的长女西蒂曾提任内阁中的社会事务部长，他有 4 个儿女和 1 个媳妇是国会议员。显赫的政治权力为家族谋私利大开方便之门，苏哈托的 6 名子女是最大的获益者，亲友也发了财。苏哈托家族控制着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森林、矿山、新闻媒介和房地产业，印尼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苏哈托家族的人。印尼人说苏哈托家族垄断了印尼的大小一切生意，控制了印尼的主要经济命脉。有个形象的说法，苏哈托家族打喷嚏，印尼就患感冒。

30 年的聚敛财富，使苏哈托家族富可敌国。但究竟有多少尚有争议，因为他的家族和国家财富一时难以分清。据《国际财经》杂志分析，保守的估计是 200 亿美元，最高的估计是 1000 亿美元。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调查资料显示，10 年前，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总值已达 300 亿美元，去年进一步膨胀到 400 亿美元。苏哈托家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有报道说，苏哈托最近否认了这些说法，这是苏哈托首次打破沉默，公开否认。

《福布斯》杂志统计，苏哈托家族资产在全世界排名第十二位。

分析家认为，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及其配偶和亲属，已建立庞大的商业王国，其中许多基本上依靠政府保护，苏哈托竭力保住权位，无非是要保障他的家族不会被清算。

但在亚洲金融风暴暴发下，印尼经济濒临崩溃，令苏哈托家族的商业王国备受威胁。

苏哈托倒台，家族面临清算，在印尼的一些外资企业，长久以来都押注在苏哈托身上，在未来几个月也将因为弃船不及，随时会连同苏哈托这艘“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

英美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多数与苏哈托家族结成密切的商业联盟，在印尼开设的附属公司有苏哈托家族成员为董事，例如美国的凯悦酒店集团、晓斯电子通讯集团、英国的通用电力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在印尼都有与苏哈托家族合作经营项目。

苏哈托一倒，皮之不存，这些外国企业何将附从？新政府在清算苏哈托之余，会不会对外资财团算旧帐，指外资长期助纣为虐，协助苏哈托家族掠夺财富？苏哈托下台后，他家族控制的“商业帝国”开始瓦解。

5 月 23 日，即苏哈托下台后的两天，雅加达市政府取消了其与两家公司达成的饮用水管理合同，并要求这两家公司退还此前收取的 800 万美元。苏哈托的长子西吉特是上述两家公司的控制者之一。两天后，印尼国营石油

公司也表示将考虑取消与两家苏哈托家族公司订立的经销合同。在苏哈托当政时，印尼国营石油公司的原油与天然气产品出口皆由这两家公司垄断销售，并且还须支付可观的佣金。据悉，印尼其他政府部门和国营公司也开始查他们与苏哈托家族公司签订的多项生意合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印尼商界人士揭露说，苏哈托家族及其亲友惯用的手法是：通过其控制的公司与国营公司签订合同，垄断销售经营，从中牟利。而有关合同是在未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取得的，即不是通过公平竞争，是以权谋私的结果。这类合同长期以来受到批评，缺乏透明度和竞争力，是苏哈托家族控制国家经济、谋取私利的重要手段。经常尖锐批评苏哈托电力政策的一位前国会议员指出，国营电力公司已接近破产的边缘，部分原因是苏哈托家族公司与其签订的合同。

苏哈托 5 月 21 日下台后，印尼的紧张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林绍良的压力丝毫未减，首先是中亚银行发生存款挤提，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在中亚银行拥有 30% 的股份。连日来，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和中亚银行分行的门前，每天都有长长的提款长龙。银行界人士估计，中亚银行在 10 多天中存款流失约 11.5 亿美元。鉴于中亚银行的规模及重要性，曾有 4 家私营银行想协助其解决大量存户的提款问题，最后终因“负担沉重”而放弃。中亚银行目前已被印尼银行重组局监管。

据悉，印尼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三林集团的负债情况。截至去年年底，该集团所属的“印尼食品公司”外债达 10 亿美元，“印尼水泥公司”外债则有 8 亿美元。鉴于目前印尼的不稳定局势以及银行利率居高不下，新的资金难以流入，因此，金融界人士认为，该集团要取得所需现金必须出售其资产。

在印尼公众普遍要求清理苏哈托家族的财产并充公的情况下，中亚银行因苏哈托的两子女拥有股份也在清理之列。曾有报道说，林绍良要购买苏哈托两子女在中亚银行的股份，以改善形象，但没有成功。

苏哈托辞职后，仍然呆在位于雅加达的官邸里，官邸附近有大批的士兵戍守。

他的全家仍在印尼。

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领袖赖斯提出，在局势平静后，要调查审判苏哈托；另外，民众要求清理其财产以充国库的呼声高涨。据估计，苏哈托家族拥有高达 400 亿美元的资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的贷款几乎相当。

苏哈托的财产问题在国外引起关注。美国两名议员写信给克林顿总统，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确定苏哈托家族在美国的财产，以便为印尼新政府将来向美国索取时做准备。据悉，当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逃亡时，美国曾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这些财产后来由菲律宾政府接管。

印尼军事领导人维兰托将军以“维护国家团结为由拒绝调查前总统的财产，但分析家认为，此问题迟早得解决，因为它是影响印尼局势的一个因素。

据说，印尼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调查清理苏哈托的商业帝国，这是印尼公众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他们要求将苏哈托的财产充公。5 月 29 日，印尼新政府的一位部长下令调查苏哈托的儿子胡托莫（汤米）控制的丁香垄断机构，以使被侵吞的资金能归还给种植者。苏哈托两子女拥有 60% 以上股份的印尼最大私人银行——中央亚细亚银行现在已置于国家的控制下。

印尼的一些知名人士、律师、企业家、知识分子已在 5 月 29 日成立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把有关“因国家财产被侵吞而使人民如此贫困”的各种情况集中起来。利用石油开发牟利的苏哈托家族的各公司也被列入调查名单。人们发现，苏哈托家族控制的 120 家公司通过与国家石油公司签署承包合同从中获利，国营石油公司因而成苏哈托家族的“摇钱树”。苏哈托的次子巴姆班和女婿英德拉鲁马纳迫于压力，最近分别辞去了比曼塔拉商业集团的主席和总裁职务，消息传出，该集团的股价立刻上涨了 100 盾，投资者对此做出肯定反应。

随着调查的进展，显示出该家族掠夺的资财令人心惊。去年底，苏哈托次子巴姆班曾强行把属银行 20% 以上的贷款注入其公司名下救急，而不管其它企业的死活。

数月前，香港百富勤清盘时大曝光，借给印尼的 4 亿美元贷款中，有 2.65 亿美元为苏哈托家族的商业集团所侵吞。有人据此认为，如果苏哈托继续执政的话，国际金融机构给印尼应付经济危机的贷款很可能被该家族挪用。这也是当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尼提供救援贷款时担心的问题，该组织要苏哈托废除垄断和特权，彻底改革，其用意之一在于防止贷款被挪用。

印尼公众一致要求当局将苏哈托家族搜刮的民脂民膏充公，把苏哈托送上法庭。

但是，苏哈托家族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苏哈托的同父异母兄弟普罗博苏特佐说，印尼公众错误地指责了苏哈托，他的家族没有贪财，他们愿意接受调查，他在为苏哈托叫屈。

普罗博苏特佐是公司老板。他强调指出，苏哈托一家在大多数合资公司中没有得到多大的财富，这是由于他们的合伙人都贪得无厌。苏哈托经营的好几家公司已经停业。他把苏哈托打扮成一个清白无辜的人。

苏哈托家族商业王国长女西蒂 一家收费道路公司、中亚银行股东、火力发电厂。

长子薛狄拥有全国最大汽车集团一成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次子巴姆班他的控股公司经营电视、银行、酒店、石油化工、运输和通讯。

次女凯迪蒂生意包括银行和建筑、建造苏门答腊通往马来西亚半岛大桥。

幼子胡多莫经营汽车制造厂，拥有香烟厂、国内航空公司股权和意大利名车“林宝坚尼”的股份、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木材和石油化工分销。

幼女胡塔美 雅加达海岸填海工程。

注：两项人民命令(DWIKORA)：1. 支持马来西亚人民的独立斗争；2. 加强印尼国防力量。

纳沙贡(MNASAKOM)：是民族主义者、宗教徒和共产主义者的缩写。

五 接任印尼总统，哈比比政途艰难

5 月 21 日，苏哈托宣布辞职，哈比比宣誓接任印尼总统。

5月22日，哈比比在总统府宣布成立一个由36名部长组成的新内阁。本届新内阁成员中约一半是上届政府留任的，其中包括4名统筹部长和国防以及外交部长等。新内阁的突出特点是有些内阁成员来自建设团结党和印尼民主党两个在野党，这在过去30年中是从未有过的。

印尼新内阁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就职仪式当天上午10时许在国歌声中开始，36名内阁成员在哈比比总统的带领下宣读誓词。

临危受命，哈比比是苏哈托的养子

哈比比1936年6月25日出生于南苏拉威西的巴里巴里和一个穆斯林家庭。

哈比比的父亲是当地望族，他排行老三，自小阅读可兰经。时为军事将领的苏哈托，经常拜访他家，留下来吃饭，和哈比比的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与哈比比奠定了往后的亲密关系。

1950年，苏拉威西岛发生骚乱，当时只是初级军官的苏哈托奉命镇压，期间他结识了一名相当富有的回教传教士，并为这位病得很重的传教士祈祷，而这位病重的传教士为了感激苏哈托的关怀，便把13岁的儿子认了苏哈托为养父，那位传教士的儿子就是今日的新总统哈比比。

哈比比13岁丧父，（苏哈托为哈比比的父亲主持了回教临终告别圣礼）。随后与母亲在万隆生活。1954年他在万隆技术研究会学习，毕业后获得奖学金去德国留学。1960年他毕业于联邦德国的亚琛飞机制造学院，1960年至1965年他在亚琛飞机制造学院任助理研究员，1965年获航空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1965年至1969年他在联邦德国汉堡一家科研机构工作，担任工程师。

在德国留学并在当地工作了18年哈比比原本想留在德国发展事业，但在苏哈托的亲自劝说下终于回国。

1974年1月哈比比回到雅加达，担任印尼国营国民石油公司总经理顾问。同年6月任政府航空部门技术顾问，1978年3月他出任研究和技術国务部长，1983年3月兼任研究和技術应用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哈比比任研究和技術国务部长兼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委员会主席。

自1978年他担任国务部长以来，一直致力于重工业建设。他主张印尼朝高度工业化科技化的发展方向努力。1998年3月11日哈比比当选为印尼副总统。哈比比曾于1997年10月访华。取代苏哈托成为印尼新总统的哈比比，与苏哈托情同父子的关系，在印尼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哈比比在13岁时由苏哈托领养，之后一直随侍在侧，亦是苏哈托政权中任职最久的阁员，这次苏哈托临危授命，更突显两人之间不寻常的关系。

1996年底苏哈托患病，便是由哈比比陪同他到德国治疗。

早在3月大选时，苏哈托钦点没有政治本钱及军方背景的哈比比为其副手，已曾遭各方的抨击，不过，苏哈托却坚持他是“印尼最优秀的儿子”，其实是对他寄望甚殷。苏哈托和哈比比之所以能够超越政治上的上下属的关系，以上可见一斑。

印尼新总统哈比比的一名助理5月21日对外表示，苏哈托决定下台前，最忧心的问题之一，是他亲手提拔的哈比比能否适任总统一职。他们举行了一次冗长的会谈，哈比比向苏哈托保证，没有问题，他可以应付。不幸的是，

对他有信心的人，数不出几个。

许多人认为他只是个过渡总统，不可能干满宪法规定的近五年任期。理由很多，包括他和苏哈托关系过于密切，政策可能萧规曹随；和军方关系不仅薄弱，而且不睦；经济见解反传统，未获得商业和金融界支持。

此外，美国对他接任的反应也不佳，一名涉及美对印尼政策的官员认为，由哈比比接任总统，可能没有人会满意。

61岁的哈比比是技术官僚出身，出任副总统前，曾长期担任科技研究总部部长，负责许多所谓策略性工业，包括造船、汽车厂和航空工业。但他热衷在一个农业和初级工业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就注定了饱受讥嘲的后果。一家报纸曾指他是个“高科技幻想家”。

他被抨击为好花大钱做大而无当的计划，理想过高，不切实际。有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和苏哈托有莫大关系。因苏哈托视他如子，十分从容。苏哈托也曾在自传中表示，“哈比比视我如父，总是来问我对生活原则的看法。”而哈比比则喜欢以SGS来称呼苏哈托，意即“超级天才苏哈托”。

他反传统的经济观念，如利率应剧烈升降和高利率导致通货膨胀等，颇不得学者专家认同。

因此，他今年初被提名为副总统时股汇市大跌。同时，哈比比也是印尼统治集团中少数不具军事背景的阁员，和军方关系并不和睦。如1994年，他未通知财政部和军方，即以10亿美元代价，向德国购买39艘前东德军舰，拉到印尼让国营造船厂整修，导致军事预算受损长达10年。

此外，他还强迫军方购买他主管的国营企业的产品，包括飞机和武器，不论这些产品品质是否符合军方需求。而他担任副总统后，虽然延揽数名前退休将领当幕僚，并和出任内阁成员的退休将领关系亲密。

正由于哈比比是苏哈托一手提拔起来的副总统，正由于哈比比同苏哈托的关系“情同父子”，因此，印尼的抗议者曾要求他同苏哈托一起下台。

哈比比向印尼全国发表演说，承诺将依循民意和宪法，从事“阶段性”的广泛改革，包括修法、建立廉政政府、杜绝贪污舞弊、政商勾串及滥任亲私的不法行径，并消除产业垄断行为等，尤其是要履约和国际货币基金达成的经改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目前已因苏哈托政府拖延经改，而搁置援助印尼的430亿美元解困案。

哈比比指出，他完全明白印尼现时面对的极大挑战，他会勇于承担，同时国民亦必须有极大的耐性才能够克服问题。印尼政治经济局势发展能否顺利，现在正是关键时期的开始。

哈比比坦言从学生及社会上各渠道已知悉要求改革的声音，他希望全国上下全心支持他进行改革。

政治方面，哈比比承诺委任忠于人民的内阁，组织廉洁及有效率的政府，肃清贪污及裙带等陋习。并致力推动民主化进程，透过立法程序希望满足国民在民主方面的诉求。

在经济上，哈比比强调政府会取缔垄断及不健康竞争，以兑现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有关金融架构上的改革，及与各个国际组织紧密合作。

哈比比表示会在寻求改革的过程中持开放态度听取各方意见。他希望国内冲突早日结束，把资源集中重建国家。

哈比比并表示，他将延揽各方才俊，组成“改革内阁”，而据称新内阁的名单会在近期公布，国会三大党派都会有人入阁，而财经协调部长金南加、

能源矿业部长曼库苏布罗托和外长阿拉塔斯科将获留任。但不会有苏哈托的亲属，也不会有苏哈托的商业伙伴。

印尼政情分析家和政界人士对哈比比接任总统后，是否能推动真正的改革，异口同声表示不看好。印尼反对派认为，哈比比虽为苏哈托的法定接班人，但既不孚民望，也缺乏军方背景，顶多是个“过渡”元首，任期可能短于六个月，长则一年，端视其改革之快慢而定。反对阵营“穆罕默德伊斯兰运动”领袖赖斯在会见哈比比后也称，他认为哈比比应以“过渡总统”一职看待自己，并尽快于半年内举行大选。

而国际社会对苏哈托自行引退的明智之举则表示欢迎，美、日两国均强调会支援印尼的改革。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苏哈托决定下台，是“印尼展开真正民主转变的契机”，而“美国准备在印尼进行民主转变时予以支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呼吁苏哈托下台，让印尼过渡到民主。

哈比比接任总统后，舆论界对他今后的情势纷纷作出评论和推测，有人认为，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有学者认为只能暂时平息动乱，接任人哈比比只是过渡性质，长远而言，印尼的稳定需视各派的权力斗争结果而定，以及印尼何时进行大选。

香港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胡伟星指出，苏哈托辞职可暂时稳定印尼局势，平息人民及学生的不满情绪，但对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他相信这只是过渡性安排；在过渡期内，印尼局势会否再动荡，则要看印尼政府何时定出下次大选日期。

但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教授李南雄则认为，印尼短期内进行大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时印尼根本没有另一位英雄，可以乘势而起，反对派亦欠缺强有力的领导者出来争夺总统之位。

他指出，苏哈托下台是对支持者和反对派的一个交代，既可保存家族的利益，亦可自保，暂且平息不满的情绪。

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郑宇硕认为哈比比获支持程度并不高，相信只能当一个过渡人物而已。

有的报纸认为，印尼新任总统哈比比能够顺利从苏哈托手中接过棒子，显然是得到印尼军方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力量能维持多久，要视乎军队内有无强人冒升。

自独立以来，军方一直支配印尼政治大局，可以说是“以军统政”。即使苏哈托 32 年前当选总统，亦是仗靠军队力量。

因此，哈比比在出任总统的过程中，寻求军方的支持是关键性的因素。

中国台湾的一家报纸评论说，印尼总统苏哈托宣布辞职后，留下的最大疑问是今后印尼由谁掌权。苏哈托是真的就此放弃权力，还是他打算隐身后、透过他的接班人哈比比控制国家？抑或历史会重蹈 32 年前苏哈托向前总统苏加诺夺权的覆辙，再度冒出一位军人出掌印尼政权？在印尼宪法中，明文军方兼具介入政治和国防事务的双重角色。印尼立国以来，军方一直是主宰政局的主要势力，苏哈托本人即退休将领出身，看他 5 月 21 日由将领拥在身边宣布辞职，就可知他对军方的倚重程度。

《纽约时报》指出，苏哈托对军方将领的忠诚似乎很有把握，因为这些人都是由他一手提拔，才能爬到今天的位置。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军方将领不存异心，一名军界国会议员的助理就说，有些将领也希望苏哈托走路。

军方是否已和苏哈托及哈比比达成某种默契或交易，以及军方对未来

政权的过渡应如何进行是否观点一致，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大部分分析家在预测印尼这次政治危机如何收场时，都异口同声表示：“要看军方的动向。”主要反对人士前内阁部长沙林、回教组织领袖赖斯，质疑哈比比是否能有效掌控军方。过去各据一角的主要反对人士，正试图串连，以赢得至迟将在六个月内举行的委任总统选举；但目前在人民协商会议和国会同时拥有压倒性多数的执政党宣称，执政党并未失去优势。

沙林说，印尼需要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之后，国际社会才会对印尼重建信心。

他要求哈比比应先对贪污、特权问题开刀。他说，印尼军方之所以支持哈比比，主要是要维护苏哈托的既得利益；当哈比比无法获得国会支持和下一任总统大选获胜，军方的态度应该会有所转变。

展示形象，新总统誓言改革

5月21日，集结在国会区的学生们，当他们在麦克风听到苏哈托宣布请辞消息时，人人狂呼足蹈；麦克风再传出哈比比将继位至2003年时，欢呼马上变成了咒骂。

伊贝比大学学生领袖说：“哈比比只是苏哈托的影子，身上终究被苏哈托绑着一根线。我们要的是全面改革的全新的总统，而非苏哈托的接班人。”伊吉学院经济系学生欧吉说：“哈比比也不怎么干净，他的三个兄弟一样靠特权掌控此间主要夜总会和娱乐业生意。”各校学生领袖已决议，鉴于全面改革尚未成功，学生将继续示威，直到哈比比回应全面政改为止。

主要反对势力领袖之一的前内阁成员沙林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感谢苏哈托先生送来的这份礼物，但苏哈托弄错了，哈比比只是过渡总统。”回教组织领袖赖斯，则匆匆到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亲爱的同胞们，别被高兴冲昏了头，大家请先冷静下来‘停、听、看’(Wait and see)！，看看哈比比拿出什么样的内阁成员名单。”除了记者招待会，包括瑞斯、沙林等主要反对人士都忙着背后进行活动。面对外界咨询，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前党魁梅嘉娃蒂（苏加诺之女）的秘书阿南的答覆一律是：“据信她正在某处讨论重要事情”；苏哈托昔日的政敌、前雅加达市长沙迪金，亦通过学界组织GRN发表“立刻选举，拒绝过渡”的声明。

最先确定苏哈托下台消息的是英文《雅加达邮报》，由于临时换版赶印，《雅加达时报》只出报一张。

印尼总统一任五年，苏哈托的第七任总统做不到两个月，就在群众抗争和国际施压下被嘘下来。复活节是印尼国定假日，在饭店工作的薇尔达说：“我爸爸一听到苏哈托下台就抱着我哭出来。”苏哈托下台，让连续示威3天的大学生队伍赢得更多的群众支持。从早到晚，自愿服务的学生忙着在国会院区四处发放免费的面包、矿泉水和各种点心；所有的东西都是民众捐出来的，印尼大学学生潘尼哥罗估计，开放一般民众进入后，国会院区进出总人数超过50000人，没有一处发放站的食物能发完。

印尼总统苏哈托今天宣布辞职后，印尼回教领袖赖斯随即宣布角逐下届总统宝座，并呼吁对苏哈托及其家人进行“实在、公平、公正”的审判。他还表示，希望能在半年之内举行总统大选。

问及他对学生也要求哈比比下台有何反应时，他说：“苏哈托下台当然无法让大家完全满意，这是能理解的。即使诸位问我，我也会很老实地告诉

大家，我也不是百分之百满意。”赖斯也呼吁应把苏哈托全家人交付审判，他说，待情势稳定，一切回复正常后，应对掠夺国家资源、累积庞大家业的苏哈托暨其家人展开调查，进行公平且公正的审判。不过他也强调，此举不在报复。

赖斯不愿表明是否认可哈比比，声称将静观哈比比内阁成员名单出炉后而定。

赖斯说，倘若新内阁仍充斥“贪贼枉法者”，以及靠裙带关系入阁的亲信，人民将大失所望。

但他未明说若新政府未尽如人意，他会采取何种行动。依宪法规定，哈比比任期将于 2003 年届满，但学生以及包括赖斯在内的反对运动领袖要求哈比比提早举行大选。赖斯进一步指出，哈比比政府不过是个过渡政府，执政时间应只有短短几个月。

哈比比上台的合法性曾引起争议。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他继任总统不符合印尼宪法，既然苏哈托和哈比比是由人民协商会议选出来的，那么依照宪法程序，苏哈托必须把总统权力交回给人民协商会议，然后由该会议确定哈比比是否继任总统。

但是宪法专家认为，苏哈托采取发表声明的办法宣布辞职和哈比比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面前宣誓就职，都是符合宪法的。

由于很多人认为哈比比只是个过渡性总统，因此，印尼至少有 6 人在觊觎总统权力，一场恶斗难免。除哈比比外，其他 5 人是：赖斯：反对派回教领袖，已公开宣布角逐下一届总统选举。赖斯可说是促成这次印尼政坛巨变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位身兼大学政治学教授、“策略与政治中心”主席及回教组织“穆罕默迪雅”领袖等多重身份的政治人物，多年来致力批评苏哈托政权，鼓吹以非暴力政变来建立民主制度。

赖斯擅长演说，他曾说：“印尼以前是亚洲一只老虎，现在是亚洲一名乞丐。

30 年来原封不动，够了够了，坐于最高位的那个仁兄一定要负责了。”梅嘉娃蒂：前任总统及印尼立国之父苏加诺的长女，87 年参政，93 年出任印尼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其支持者曾因官方以高压手段撤去其党魁一职，与防暴警察发生连番流血冲突，最终令梅嘉娃蒂成了反对苏哈托高压统治的象征。

维兰托：印尼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是苏哈托总统的亲信，他在 1989 年到 1993 年间曾任苏哈托副官，两人形影不离，培养出相当好的默契，离开苏哈托身边，维兰托一路晋升，今年一月接替谭遵将军出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维兰托是中爪哇日惹人，虽然信奉回教，但未与回教势力连成一气，而是抱持中间路线，所以能被军方各派系所接受，再加上他对苏哈托非常忠贞，是他出掌军方最高职位的主因。

印尼政论家萨伊德认为，维兰托虽任高官，但对政治并无兴趣。印尼 3 月间总统选举时，曾传闻维兰托将被苏哈托指定为副总统候选人，不过最后还是哈比比出线。

苏哈托在 3 月 15 日任命维兰托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兼任国防部长，这是印尼自 1983 年以来，首次有人兼任这两项职务。显见苏哈托对维兰托相当重视。

其妻子和女儿均出任国会议员，甚为活跃，显示这个家族对政治兴趣浓厚。

普拉博沃：苏哈托二女凯迪蒂的丈夫，掌管印尼特种部队。他在生意上的利益涉及房地产、电讯、农林、银行等业务，直接代表了苏哈托家族的利益。但他的背景，特别是他与苏哈托的密切关系，将会成为他的政治负累。正当印尼人民迫切希望进行政治改革，摆脱过去苏哈托年代私相授受的局，苏哈托家族的成员，要取得该国最高权力，绝不容易。

哈尔莫科：印尼国会议长，曾公开促请苏哈托辞职，以维持国家团结。哈尔莫科于去年当选国会议长，曾三度连任资讯部长。

六名有可能角逐总统宝座的人，只有维兰托和普闰博沃有军方背景，在印尼这个动荡时刻，机会稍高，其他四人都是文人出身，与军方没有任何关系。维兰托虽然今年3月才接接任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在军队已有一段长时间，加上与苏哈托没有明显裙带关系，机会比普拉博沃高一线。

尽管一些人在觊觎总统宝座，反对哈比比担任总统，但是，支持哈比比的人也不在少数。

5月22日，印尼新总统哈比比的支持者，在雅加达国会大厦与反哈比比示威学生发生混战。

当该批大部分为回教组织成员的支持者增至5000人时，混战就发生。他们结队游行前往该大厦，向人数相同的示威学生挑战。他们攻占其中一座大楼，悬挂标语，高呼口号，投掷石头。经过小冲突后，双方又展开骂战。后来，部分支持者离队前往附近的清真寺祈祷，冲突宣告停止。

由于在52所大学的学生代表也发表声明反对哈比比担任印尼元首，要求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选出新的领导人之际，反对阵营中也出现分歧，支持改革的领导人马吉德呼吁大家支持哈比比，而稍早与马吉德密切合作的知名回教诗人纳吉布则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显见反对阵营已出现分裂迹象。而军方已愈来愈不耐烦，促请学生结束示威，返回校园。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维兰托将军表示，示威似乎没完没了，不管是谁，都应该维护局势稳定，军队和学生都应该如此。

事发时约有100名军人开入国会大厦，阻止两派发生冲突。到下午时份，军队居中隔开两派。当时，哈比比的支持者高呼“哈比比万岁”的口号，而反对派学生则高呼“人民万岁”，双方都在角力。军队开入国会大厦后，下令反对哈比比的学生离开。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说，印尼部队在22日夜间至23日凌晨之间冲进雅加达国会大厦，逐出大约2000名要求罢黜新总统哈比比的示威学生。

数十部卡车载来大批身穿迷彩装的军人，他们手持棍棒、M-16步枪和催泪弹发射器，口中喊着“散开、散开”，下令学生结束五天来占据国会大厦的行动。

在军人前进时，一些学生企图拦阻，学生领袖呼吁众人不要抵抗，但在大门外有人卧倒在道路上，企图阻止军方卡车行驶。

目击者说，军队稍早时封锁了通往国会的所有道路，在全市所有的重要战略地点均有大批部队部署。他们也看见多部巴士开进国会大厦广场。

安塔拉通讯社报导说，大批军人分乘数十辆卡车到达国会大厦，手持棍棒、步枪和催泪弹发射器驱赶学生。在军人推进时，部分学生企图拦阻，

但学生领袖叫不要抵抗，在不到三小时内，所有学生都搭上军方准备的多辆大小巴士离开，他们高唱爱国歌曲以及高呼反对哈比比的口号，期间无严重暴力事件。这次是示威学生连日占据国会大厦以来，军方第一次采取行动。

22日，哈比比组成了有36名阁员的新内阁，其中新面孔过半数。在印尼新总统哈比比宣布的新内阁成员名单中，已剔除一些被指是前总统苏哈托的亲信，并同时首次将在野党纳入内阁，不过，他的36名内阁成员中仍有一半以上是由前政府留任，分析家指这样的“改革内阁”仍缺乏真正的改革精神，与前政府保守主义实是一脉相承。

哈比比在宣布名单前表示，他保证会维持一个清廉及有效率的政府，并致力改革国内的政治、经济及司法，努力消除腐败、垄断及裙带的风气。在新名单中，他摒弃原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的苏哈托长女西蒂，及苏哈托的高尔夫球老友、木材大亨哈桑。

至于在这次政权过度中举足轻重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则保留原职，他的部队亦已保证支持哈比比，并警告军方不容忍再有暴乱出现，外交界人士认为，军方在解决这次“倒苏”事件中已凸现了其重要性，并可能会把持日后的“最终的权力”。

而除了军头维兰托外，哈比比仍留任苏哈托月前任命的重要阁员，其中包括有外长阿拉塔斯，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关系良好的经济、工业及财政统筹部长，而以前同是阁员的中央银行行长，则以保持其独立性为理由被剔除在内阁成员名单之外，以能不受政府掣肘。

另外，哈比比的新内阁有一些是过去32年来前所未有的地方，例如有在野建设团结党及印尼民主党的成员在内，亦有一些其他非政府团体代表。

国内舆论对新内阁反应不一。

反对派回教领袖赖斯，在“回教运动”组织总部收看哈比比在电视台宣读内阁名单后仅数分钟，便向在场传媒作出冷淡的回应。

赖斯首先表示，自己对新选内阁的立场保持“中立”，对新人选不反对亦不支持。只是，他认为三十六个内阁阁员当中，有五个属不称职人选，他们包括贸易及工业部长、卫生部长、投资部长、社会福利部长和土地部长。

赖斯还表示，倘若哈比比的新内阁未能实践他们的承诺，他将会再次发动群众要求举行大选，并且会挑战哈比比的总统地位。他认为六个月时间足够让哈比比去证明他的新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国内面对的危机。

新任新闻部长优斯菲哈在仪式后重申会保障新闻自由，不过由于他在1975年东帝汶骚乱事件中，被指与5名澳大利亚记者之死有关，国际记者组织已随即抗议他的任命。司法部长穆洛迪则表示政府将决定要释放哪些政治犯。而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经济、财政及工业统筹部部长吉南迪亚尔，他认为可能提前大选重选总统。

另外，赖斯又批评新内阁仍有“任人惟亲”的成份。他说：“内阁中至少三人与苏哈托女儿关系密切，这显示哈比比在任人方面仍摆脱不了裙带关系的色彩。”声称有2800万回教徒支持的赖斯，已正式展开要求改革行动，希望争取成为“印尼彻底行动之父”。他对哈比比担任总统，一直持冷淡的态度，在会晤哈比比后，即呼吁在六个月内举行大选。

他表示，由于人民希望举行新的选举，以选出一个新的人民协商会议，因此，他认为哈比比应该将他的任期视为“临时的职务”，并认为新内阁无法完成任期至2003年。赖斯并指出，待情况正常后，人民应该讨论应否让

苏哈托接受公平与公正的审判。

据悉，哈比比在公布新内阁成员的名单时，不知是何种原因，多次念错内阁成员职务和名字。最后，他把日期 1998 年念成 1992 年，然后马上更正。

哈比比把本届内阁称为“建设改革内阁”。他说，新内阁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改革进程，在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逐步进行改革；彻底清除政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的现象，使印尼迅速摆脱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哈比比及其家族坐拥庞大的财富开始引起国人的关注，尤其是当中涉及裙带关系与所谓“自己友资本主义”的利益，更挑起一如促成苏哈托下台的抨击，而刚于今年 3 月才获其委任为巴塔姆岛工业发展局局长的哈比比的兄弟尤努力斯 24 日便为此呈辞，并自称以身作则扫除政府内裙带关系。

在出任政府部长逾 20 年生涯中，哈比比及其家族累积财富估计达 6000 万美元，经营企业遍及化学、建筑、地产、运输、通讯，甚至一个养鱼场。哈比比以公职关系不但在供应政府物料生意大发大财，并用人唯亲。其两名儿子伊尔哈和塔罗奇分别为国家航空公司 IPTN 执行副总裁及政府航空展览的运作经理。

而家族商业王国旗舰蒂姆斯科集团则由其弟苏亚蒂管理，该集团名下控有 80 家公司，排名印尼第 64 大综合企业。

印尼舆论认为哈比比上台后，将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以权谋私，承自苏哈托的裙带关系及“自己友资本主义”发扬光大。

此外，有分析家指出，哈比比身兼回教徒知识分子协会主席及创办人的角色，以及推倒苏哈托的反对派阵营主力包括多名回教领袖，显示印尼回教政治力量日渐抬头，该国宗教“排他主义”复兴。

为了展示新政府的新形象，哈比比宣布会尽快举行国会选举，特赦政治犯，以及准备放宽政治限制和限定总统任期；此外，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确认有军方人员涉及 5 月 12 日枪杀学生事件，须面对法律制裁。

与此同时，有关政府部门亦开始与前总统苏哈托家族控制的商业机构划清界线，向政府内裙带关系及贪污舞弊问题开刀。

政府发言人称，哈比比在其首次内阁会议上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有疑问，待有关法律修订完成后，他将尽快举行国会选举以拨乱反正，其间政府并将实施连串改革，包括遵循宪法途径赋予人民更大政治活动自由，以及把总统任期连任不超过两届。

反对派回教徒领袖赖斯与哈比比会晤后引述其承诺称，选举可望在半年至一年内举行，届时人民协商会议及人民代表会议将真正由人民选出。另一方面，哈比比亦特赦了两名著名政治犯，前国会议员帕蒙卡斯及工会领袖柏巴汗，两人获撤销所有指控的罪名。

司法部长穆洛迪表示，当局还会检讨所有政治犯档案，并考虑释放更多政治犯。

此举获正在印尼访问的美国众议院人权调查代表团积极回应。

另外，对有关选举计划表示支持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透露，经军方彻底调查后，证实共有 14 名武装部队人员，当中包括 6 名军官，涉嫌有违纪行为，导致 4 名学生在 5 月 12 日雅加达一次示威行动中遇害。

前总统苏哈托的长子伊尔哈已经辞去在科研局的高级职位，以免招人指责他靠裙带关系的话柄。

印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在印尼动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印尼官方人士已认识到，在苏哈托之后首先会出现一个由军人发挥决定作用的过渡时期。在维兰托的帮助下上下上台的哈比比只能顺应这种形势，因为在总统的新内阁成员中有 6 名现役或退役军人任部长。

23 日，维兰托将军对军方领导层进行闪电改组，他将被认为亲苏哈托的几位将军调离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撤换苏哈托的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陆军军方人士透露，普拉博沃中将在听到维兰托将军把他调职的命令后，气得当场拔下胸前的多枚勋章，扔到维兰托的跟前。

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中将已被解除“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部”指挥官的职务，调任位于万隆的“军事参谋指挥学院”校长一职；另外，包括首都雅加达军区指挥官沙姆斯汀中将在内的多名苏哈托系高级军官亦被撤换。

分析家认为，普拉博沃等人仓促失势，代表苏哈托在军中的势力已被完全铲除，而维兰托也从此除掉劲敌。普拉博沃是苏哈托的二女婿，多年来在苏哈托庇荫下冒升，有呼风唤雨的实力。

据东南亚媒体透露，在近几个月中，普拉博沃主张对席卷全国的学潮采取强硬行动，他涉及多起绑架并虐待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事件，曾下令向示威学生开枪，6 名大学生因而毙命，由此引发的雅加达大骚乱，造成 500 人死亡。

现年 52 岁的维兰托将军出生于爪哇岛，曾是前总统苏哈托的副官，今年 2 月刚刚晋升为三军总司。他在这次危机中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他禁止学生在校园以外示威游行，又没有与他们闹翻。后来，他公开谴责用真枪实弹打死大学生。当地舆论认为，维兰托在稳定印尼局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

印尼新总统哈比比上台后，外界最关心的是经济改革是否落实。世界银行驻印尼董事德特雷表示，新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尽快挑选有公众号召力和技术专才的人出任新内阁成员。世界银行认为，新内阁不需要全部由新面孔组成，不过在落实经济改革前，这问题必须率先处理。

德特雷表示，没有稳定的政局是很难使经济改革顺利推行，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在暴乱期间曾撤走一批海外雇员及家属，他们将会尽快恢复在当地的工作，世界银行将协助印尼政府加快落实今年 3 月订下的改革方案。

印尼目前通胀率高达 40%至 50%，印尼盾汇价较去年中急挫八成，这些都是印尼急需处理的经济问题，亦是国际货币基金是否会贷款拯救印尼经济的指标。

然而，哈比比上台后的局势并不稳定。

执掌之路，仍向冰山前进

印尼新总统哈比比的新内阁成立后便出现“叛变”，5 名内阁成员及央行行长萨比森联合呼吁要求尽快提前大选，而哈比比则暗示大选至少要一年后才可实现。

要求大选的新内阁成员包括经济、财政及工业统筹部部长吉南迪亚尔，他是内阁宣誓就职后随即提出此惊人言论，而附和的有工贸部部长拉梅兰、

国家建设计划部部长布迪安诺及国企授权部部长阿比亨。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普拉博沃中将在遂遭贬职后一日曾试图反戈一击，而率领属下特种部队士兵直闯总统府，要求面见新总统哈比比，期间与总统卫队人员激烈口角，结果未能与哈比比见面，同时，令首都雅加达的局势当时亦变得紧张。

据印尼总统府消息人称，被撤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部”指挥官的普拉博沃全副武装地持手枪，连同“几辆军车”士兵到达总统府，并且与总统卫队人员爆发口角，在缴出佩枪后普拉博沃才获准进入总统府，但最终仍未能见到哈比比，只好离去。

事件发生后，雅加达市内士兵立即全面戒备，通往总统府沿路路障重新架起，当晚哈比比在总统府旁边的国宾馆过夜，尤幸事件未有扩大。

此外，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称，普拉博沃于5月29日正式调任军事参谋指挥学院校长职位，其就职仪式会由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亲自主持。

另一方面，雅加达警方宣布，该市警察局长纳塔卸任，其职位由中爪哇警察局长查尤斯曼接任。

在巴东市的苏门答腊省议会前，学生们再次举行示威，要求新总统哈比比撤销委任前西苏门答腊省省长迪兰任土地事务部长。

压力团体“印尼回教行动联盟”在西苏门答腊省支部领袖宣称，迪兰在1897至1997年出任西苏门答腊省省长期间，涉嫌贪污、徇私和任人惟亲。

来自巴东市多间大学的5000名学生在省议会集会示威，他们声称迪兰及其家人从事多类生意，与其公职有广泛利益关系，他本人又牵涉数宗贪污事件。

学生们要求省议会议长帕蒙察克以西苏门答腊全省人民名义发表反对迪兰入阁的声明，但帕蒙察克拒绝发表声明，只承诺将学生的意见向雅加达政府反映。

学生们对此深表不满，誓言会继续占据省议会直至要求获得满意答复。

5月24日印尼新总统哈比比表示，他将在六个月到一年内组织大选。

印尼第二大穆斯林组织穆罕默德协会主席赖斯24日说，哈比比23日主持新政府成员就职仪式后，在雅加达南郊官邸同赖斯和一些前政府部长集中讨论了大选事宜。

赖斯说，哈比比在讨论中表示，他现在的任务就是推进改革，但他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各项改革，包括修改有关选举的法律。哈比比强调，他不会任职到2003年。

在暴乱结束后，雅加达的基本货品奇缺，而且价格飙升，如1公斤鸡蛋由4800盾（港币3.5元）升至6500盾（港币4.8元）。

印尼的社会压力正在继续加剧。估计到今年年底，因为就业机会枯竭和物价急剧上涨，将近一半的印尼人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劳动力分析家说，在学生要求政治改革的示威活动、雅加达大骚乱和其它重要作用促成苏哈托总统下台后，印尼正在萎缩的劳动大军加剧了社会动荡的威胁。

印尼的独立组织法律咨询基金会劳动部负责人特腾·马斯杜基说：“很多工人没有饭吃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他问道：“当你的人民都处于饥饿状态时，你怎么能使政治保持稳定呢？”据印尼人力事务部最新估计，到今年年底印尼约9000万劳动力中将有1690万人失业。

人力事务部负责人力计划的恩当·苏利斯蒂宁西对记者说：“其中 60% 的失业者是妇女。”印尼中央统计局 6 月 3 日说，随着失业人数和通货膨胀的增加，估计目前有 80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下，这一数字可能增加到 9580 万，将近印尼 2 亿人口的一半。

根据该机构的计算，印尼目前的贫困线被定为每人每月 5.247 万盾（3.7 美元）；在城市以 4.34 人为一家，在农村以 4.28 人为一家计算，每个家庭每月为 22.772 万盾（15.65 美元）。

今年上半年印尼通货膨胀增长了近 47%，与去年同期数字相比增长了约 60%。

自苏哈托 5 月 21 日辞职以来，工人举行示威活动的次数有所增加。苏哈托辞职之际正是这个人口在世界上排第四位国家遇到自苏哈托执政 32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期。

印尼目前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机构正在齐心协力的帮助印尼渡过难关。它们向印尼提供了 412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交换条件是印尼保证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印尼政府目前正在谋求另外 40-60 亿平均的援助以弥补预算赤字。出现这一赤字的原因是印尼政府需要向生活必需品、医疗、教育和安排工作计划等方面提供社会补助。

但造成政治风波的因素是政府远离印尼迫切需要的外资，这种状况将加剧印尼社会出现动荡的威胁。

7 月初，东帝汶 5000 举行示威要求独立。

在印度尼西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使这个群岛国家边远地区长期以来要求脱离的势力有了可乘之机。

国际焦点仍是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但伊里安查亚省的分离主义者突然冒了出来，他们此前多年小打小闹的叛乱活动本已几乎销声匿迹。

几天来，省会查亚普拉不断有学生集会。今天，在边远的山区峡谷梅纳，挥舞着长矛和弓箭的部落男子树起了一面分离主义的旗帜。

要求分离的呼声令该国武装部队十分为难，武装部队视自己为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卫士。

一位资深外交官说：“这显然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他认为，各个团体之间恐怕还没有任何协调一致的举措来推行他们的主张。

伊里安查亚省的“自由巴布亚运动”叛乱活动可追溯到 1969 年，在那之前，批评者认为受到操纵的“自选运动”，新几内亚岛西部一半领土的全部主权划归印度尼西亚。

这块领土曾是荷兰东印度帝国的一部分，1963 年由联合国移交给印尼，并准备随后就这块领土的未来归属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印尼政府从该地区 150 万人口当中挑选出约 1000 人，其中许多人刚刚脱离石器时代，结果这些人在投票中一致造成融合。

“自由巴布亚运动”最后一次引人注目的闹事是在 1996 年初，游击队抓走 7 个西方人和几个在洛伦茨公园工作的印尼人，过了大约 5 个月，这些人被印尼军队解救出来。西方人质都还活着，但有两个印尼人被绑架者砍死。

在这个群岛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潜伏着麻烦的地区，即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亚齐特区。

亚齐的长期叛乱在 90 年代初达到高潮，后来政府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围捕并疏散了其领导人，叛乱活动得到控制。

至今只有亚齐、东帝汶和伊里安查亚是外国记者未经官方——也就是军方——批准不得擅入的地区。

印尼正遭受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后果也难以预料。

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复杂的群岛，大约 300 个民族特点各异的群体分布在 17500 个岛屿上，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方言。

全国 2 亿人口中约 60% 聚居在过于拥挤的爪哇岛，政府的长远打算是让爪哇岛上的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也促使了民族紧张气氛加剧。

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上将今天警告伊里安查亚的脱离主义者说，树起分离主义的旗帜无异于“叛国”。

过去，树起分离主义旗帜的人曾受到颠覆罪的指控并被判长期监禁。

但政治分析家说，由于处在政治改革的新时期和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军队在动用武力平息分离主义示威活动方面比较克制。

军方负责政治社会事务的陆军中将班邦·尤多约诺在印尼主要日报《罗盘报》上发表文章说：“最重要的是统一……统一就屹立，分裂就会倒下。”苏哈托的影响没有消失。雅加达不时传出他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卷土重来的消息。根据是：下台后，苏哈托仍能到雅加达武装部队营地的清真寺做星期五祈祷，另外，苏哈托仍是执政的专业集团中央指导委员会主席，仍在发挥政治影响。

军队领导人被迫公开否认他们正在帮助苏哈托重新得到权力。在 6 月 29 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承认，他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仍同苏哈托保持着密切关系。但他坚持说，这种情况不表明他们之间有什么阴谋，也不表明军队将帮助苏哈托重当总统。

新内阁组成后，印尼新总统哈比比采取了一些看来是得到苏哈托支持的行为，包括他上月决定解除总检察长阿特菲内戈罗的职务。在那之前，阿特菲内戈罗曾宣布，他将组织调查前政府官员财产的行动，其中显然包括苏哈托。

7 月 15 日，中爪哇淡满光地区的帕拉坎镇暴发新一轮的暴乱，数以百计的市民在参加回教聚会后群起闹事，有 35 间商店、银行、房屋及政府建筑物被毁。

清晨，帕拉坎镇的市面已回复平静，当地的回教领袖亦呼吁市民保持克制，暴乱中暂时未有伤亡报告。

另一方面，东帝汶人的反印尼情绪有增无减，并强调不会停止目前的示威抗争行动。在东帝汶首府帝力的东帝汶大学，仍有千多名学生连续两天在校园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就该前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进行全民公决，并要求印尼当局释放知名的东帝汶游击队领袖古斯芒。

印尼新总统哈比比再次重申，尽管东帝汶的示威行动升级与国际间不断作出公决的呼吁有关，东帝汶仍然是印尼的一部分，政府势必继续保持当地的现状不变，至于是否释放古斯芒，哈比比表示会作出考虑。

哈比比同时认为，印尼的经济尽管已跌至谷底，但只要有“密集及实质”的改革行为，加上民众的协助，他有信心在一两年内便能够复生。

印尼武装部队司令兼国防和安全部部长维兰托 7 月 17 日在雅加达这万隆分别发表讲话说，武装部队将对抢劫等违法行为采取严厉措施。维兰托这

番话是针对近期爪哇各地发生一系列哄抢商店和种植园事件的。他说，军队目前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保证社会安定。

维兰托承认，哄抢事件和其它犯罪活动同目前的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从去年7月开始的危机使不少人失去工作，许多人处在饥饿边缘。但是，他强调，这不能成为破坏治安的借口，“即使我们处在危急时刻，我们也不能容忍犯罪行动。”他说，如果没有稳定的形势和安全感，国家经济状况就不能得到恢复，投资者和游客也不会再踏上印尼的国土。

他透露，他17日在雅加达召见了10个军区司令，命令他们采取果断措施打击日益增多的犯罪活动。

新闻媒体则报道，哄抢活动最严重的地区是东爪哇。7月16日，东爪哇首府泗水东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人袭击了该市商业中心，抢劫食品、电器和各种零部件，迫使几十位华人店主逃跑。哄抢者不理睬军队发出的停止抢劫的要求。

在东爪哇东部的南梦，几千名村民袭击了当地的咖啡种植园。

在泗水以南180公里的玛琅，1000多农民毁坏了国营的卡利巴卡尔可可种植园，强烈要求政府把几年前强征的土地归还他们。

7月13日，雅加达以东的文登附近的2000名村民掠夺了当地的一个虾场，虽然警察鸣枪警告，但这些村民不仅不跑，而且还随着枪声唱歌跳舞。一些人还把泥巴扔向警察带来的警犬。警察审讯了80位村民，但后来都释放了。

位于雅加达以南60公里的茂物附近的前总统苏哈托的大农场也未能幸免。附近几百名村民冲进这个占地750公顷的农场，要求获得农场土地的耕种权。他们说，在当前食品短缺的情况下，不让他们耕种是不合理的。他们还表示要控告苏哈托70年代侵占他们的土地时没有给任何补偿。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人民市场7月18日发生哄抢食用油事件。这个被称为“廉价市场”是为了纪念合作社日而举办的，为期两天。总统哈比比当天亲自主持这个设在民族纪念碑广场、离总统府不远的市场的开幕仪式。开幕式结束还不到一个半小时，500多人就包围了出售食用油的摊点，并抢走了170箱（每箱装12公斤食用油）。

这个摊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无法阻止人群，只好让他们白白拿走，他们因此损失了2000万盾（1480美元）。他认为，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是群众太需要食用油了。今年5月骚乱发生后，市场食用油价格直线上升，每公斤食用油从原来的3000盾左右涨到目前的7000-8000盾（0.5美元左右）。

据报道，东爪哇哄抢事件使泗水华人人心惶惶，他们担心这个城市将发生类似5月在雅加达等地发生的骚乱。他们因此纷纷外逃，仅17日一天就有300多名华人乘船前往香港。

5月的骚乱虽然过去了两个月，但是，雅加达的华人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当地媒体报道，华人纷纷购买枪支，他们的孩子也都配备了枪支。据报道印尼原住民也有人购买枪支来保护自己。

5月骚乱，特别是骚乱期间所发生的强奸案已经成为印尼各界议论的焦点。正如《雅加达邮报》所指出的那样，5月强奸案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问题。在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哈比比总统于7月15日正式发表声明进行谴责。政府还将于近期内成立全国委员会来保护妇女权益。但是，妇女组织对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满意，100多名信仰穆斯林和天主教的妇女17日到

国防部前示威，要求军队对5月骚乱承担责任。她们高举的横幅上写着：“印度尼西亚！令人畏惧的共和国，恐怖的共和国，强奸的共和国！”一些横幅还描绘了军人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情景。一些团体机构表示要把5月骚乱交给联合国讨论。他们要求政府首先解答的问题是：骚乱发生时军队在哪里？维兰托7月16日承认，特种部队高级军官参与了今年年初绑架一些要求民主的人士的行动。但他又说，部队执行命令时可能有误。维兰托是在宪兵司令沙姆·贾拉勒宣布有7名特种部队成员参与绑架事件后发表谈话的。当时的特种部队司令、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17日发表谈话说，如果有证据表明特种部队参与了绑架事件，他将承担责任。

骚乱事件也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不良影响。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印尼提供第三笔30亿美元贷款后，印尼盾比价曾一度大幅上扬，但是，17日再度下滑。因此，政府官员和此间经济界人士认为只有实现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才能为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创造条件，否则，危机将日益加深，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困苦，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自去年7月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遭受了近30年来最严重的打击。印尼中央银行日前发表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12.23%的负增长，预计全年至少达到13.06%的负增长；通货膨胀率将达80%到100%；失业人数约1540万；贫困人口将比1996年增加三倍，达到7940万。报告说，1998年印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从1997年的1055美元降至436美元。一些经济学家说，印尼经济后退了25年。

哈比比总统最近说，如果政治经济改革进展顺利的话，印尼经济可望明年9月复苏。但是，世界银行7月17日发表的报告说印尼经济已经进入严重衰退，要想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至少需要7年。此间分析家认为，恢复经济发展是印尼实现长期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

雅加达世界贸易中心负责人欧文·拉马丹也说：“人们可以担心，印度尼西亚有可能出现巴尔干化形势。农村将出现不稳定局面，在经济衰退时期，涌向城市的‘无套裤汉’的人数将迅速增加。”在伊里安查亚和东帝汶出现的混乱局面很可能就是苏哈托和军人统治积压的失望情绪的反映。在其它各省，地方名人和部落领导人正在发动反对“苏哈托体制”中捞到很大好处的官员们运动，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即使是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瓦解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人们来说，现在也是起来算帐的时间。

至于拉马丹所说的“无套裤汉”们，他们是这场危机中的所有的弃儿，即所有已经失去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愤怒情绪很可能会触发新的骚乱。据一位观察家的说法，同这种骚乱相比，5月的骚乱就可能只是“小菜一碟”。而在5月的骚乱中，已有1000多人丧生。当时，人群冲向华人开的商店或商场。实际上，当时有些抢劫者恰恰是死在自己制造的火灾中。

虽然如此，印尼各界人士仍关注在7月9日至11日举行的执政的专业集团全国特别会议，这个集团由近300个群众组织组成，是苏哈托执政30多年以来依赖的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苏哈托虽下台，但仍保留专业集团中的职务，对该集团的事务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据悉，专业集团预定在6月29日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在苏哈托的要求下取消的。另外，苏哈托的次子巴姆班和女儿都在专业集团中担任要职，该集团中还有很多苏哈托的支持者。许多印尼人一直要求解散专业集团。在这种背景下，专业集团当局决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专业集团前途有关的问题：选举新的领导人。

在 6 月 9 日召开的专业集团全国特别会议上，对该组织主席职务的争夺战演变为前总统苏哈托和现任总统哈比比两大派系的角逐。印尼分析家认为，苏哈托和哈比比的政前途将取决于谁领导专业集团，如果苏哈托一派的人当选，那么他仍可继续影响印尼政局；如果哈比比的人当选，那么可增强其当总统的政治基础。专业集团 27 个省党的负责人于 11 日投票表决，哈比比提名的候选人丹戎以 17 票比 10 票的结果战胜了苏哈托派的人选、前国防部长苏德拉查特。当地舆论认为，哈比比取得“重大政治胜利”。与会的代表们还同意废除专业内的三个委员会：苏哈托为主席的指导委员会、评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过去有推翻专业集团决定的权力。与此同时，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失去了专业集团中的职务。

阿克巴尔·丹戎是哈比比的盟友，现年 53 岁，穆斯林，出生于北苏门答腊省，年轻时是学生运动的一位领袖，加入专业集团已 21 年。在倒苏哈托的运动中，他于 5 月 20 日同财经和工业统筹部长吉南亚尔·卡塔萨斯米特联合其他 12 名部长向苏哈托提出集体辞职，因而加速了苏哈托的倒台，他现在哈比比政府中担任国务秘书。丹戎当选为专业集团的主席后，执政当局表示满意，认为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协调、稳定”，解除了哈比比的后顾之忧，使他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当前的改革与经济恢复等问题。

国务秘书丹戎当选为专业集团的主席后，苏哈托继续发挥重大政治影响之路看来都被封闭了。

它还标志着，哈比比已摆脱他的前导师的影响，并击退了一次本来会使他的政府的稳定性遭到很大破坏的挑战。

丹戎以 17:10 的表决结果战胜了前国防部长埃迪·苏德拉查特。由专业集团的 27 个省党部的负责人投票选举党的主席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此举打破了苏哈托时代以政治上的一致为标志的传统做法。

包括前副总统特里·苏特里斯诺在内的若干退役的陆军将领建议由苏德拉查特出任党的主席，而苏特里斯诺现在是苏哈托的核心支持者。

参加专业集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丹戎的胜利无疑将会确保哈比比政府的稳定。

国营企业管理国务部长坦里·阿本说：“他（丹戎）对现政府将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意味着，党和政府的关系将是稳定的，因为它们可以协调一致的工作。”阿本还说：“现在是大家携手合作的时候，我认为，让丹戎担任专业集团的主席是个积极的结果。”他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避免让这个大党的领导层成为政府的对立面，因为那将会制造不稳定。我们现在经不起动荡，因此我认为表决结果是非常积极的，它可以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使我们能着手处理经济问题。”早些时间，专业集团还废除了由苏哈托领导的权力很大的领导委员会以及这位前总统用以保持对党的控制的另外两个党内机构。

据认为，虽然哈比比采取了一些将会改变印度尼西亚政治面貌的改革措施，但专业集团目前仍然最有可能赢得预料将于明年 5 月或 6 月举行的大选，这是因为该党组织严密，资金充裕。

分析家们说，丹戎的当选将会加强哈比比在专业集团内的权力基础，使他得以集中精力处理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目前，印尼仍然问题成堆，对苏哈托的“清算”呼声仍然很高。

8 月 2 日，哈比比接受《指南针报》访问时，首次公开表示要与下台不久的苏哈托划清界线。哈比比强调，这位前强人已不能再左右印尼的政局，

而他亦“不是傀儡，并自有主张”。

哈比比上台后，其政府一直被抨击是前政府的延伸，又指他亦受到苏哈托的控制。

哈比比对该报称，以目前遭遇 3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局说，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令经济重新增长的目标。要回到金融风暴前的情况，则再需 3 年时间才成。

面对现实，华人心寒

哈比比就任印尼总统后，虽然在经济、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作了一点文章，但是在对待华人的态度依然如旧。他一会儿声称要安抚华人，调查排华事件，一会儿又出尔反尔排斥华人。

其实，印尼排华是有传统的。1957 年 5 月，印尼大规模排华，很多华侨学校被关闭，禁止出版华文刊物，到 1959 年，排华运动加剧，县级以下华侨零售商执照被吊销，华人商贩顿失生计，不断有华人被抢掠和遭袭击，奸劫和奸杀事件亦有所闻。

1965 年，左翼军人企图政变，遭苏哈托率兵反扑夺权，称为“九三〇”事件，右翼军人曾对“共党分子”展开历时数月屠戮，约 50 万人被杀，其中很多是华人，有人估计，当中可能有数千妇女被奸杀，也有数千男子遭“去势”而死，其中有报复成分。

当时左翼军人举事，一开始就对付 7 名最有影响力的将领，只有国防和保安部长纳苏蒂安上将逃过大难，其余 6 人：哈约诺少将、潘贾伊坦中将、亚尼坚上将、苏约托中将、帕尔曼少将和苏普拉普托少将，全部被杀，连性器官都被割掉，饱受折磨而死。

长期以来，在印尼定居的华侨，始终未能摆脱被欺负、侮辱及排斥的厄运。

自 1965 年开始，印尼华侨便受到歧视。印尼政府实行排华政策，制定强迫归化计划，以血腥镇压消灭中华文化。

当年暴徒肆意抢掠及焚烧华侨住宅及商铺，10 多万华侨被迫迁回中国。自此，排华骚乱罄竹难书，华侨被迫在苦难中度日。

今年 5 月的排华暴行，令海内外华人强烈关注，并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然而，新上任的印尼总统哈比比却视而不见，态度依然如旧。

7 月中旬，印尼总统哈比比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发表了他对该国华人问题的看法。哈比比认为，5 月雅加达暴乱之后，华人纷纷离开印尼，为当地印尼人提供了进入工商界的新机会。

哈比比称，印尼华人如果因不信任自己的国家而不愿回国，政府亦无法强迫他们回国。他指出，融入印尼社会的华人并没有在 5 月暴乱期间遭殃。

哈比比强调，不要以为华人不回国会令印尼完蛋。他格格发笑说：“他们（华人）的空位将被其他人填补。”哈比比说，华人离开印尼，为当地印尼人进入一向被华人垄断的工商界提供了新机会。

他指出，对印尼进行 350 年殖民统治的荷兰人，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打开了门户，使他们成为印尼国内的中产阶级，他们比印尼土著获得更多机会。

他说，在印尼独立之后，当地华人利用自己的经验发财致富，但大多数人力资源都出自印尼土著。

哈比比承认，5 月暴乱可能是有组织的，令华人成为受攻击的目标。但

他说：“那些与印尼社会融为一体和肯协助别人的华人就不会受攻击，也不会遭殃。”他认为华人与印尼土著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属于社会性质。

继印尼总统哈比比发表“华人逃亡有利国人”的惊人言论后，粮食部长沙富甸接受《印尼新闻报》访问时，更声称由于国家面临经济窘境，有少部分赤贫市民进行抢掠是“可以容忍的”。

沙富甸的言论随即受到抨击，几日后又予以澄清，指报章错误引述他的讲话，但《印尼新闻报》则坚持他们刊登的文章没有出错，并表示有沙富甸的讲话录音全文佐证。

在这之前，一名读者的电邮函件，指出目前在印尼的华裔市民即将面临另一次暴民抢掠纵火的浩劫。该电子邮件指出由于印尼一直封锁这方面的消息，故希望藉此将消息广泛传开，并引起世界各国广泛关注。

电邮的内容如下：“我刚刚接到在印尼雅加达居住的牧师友人的消息，他说在日内当地会发生新一轮的暴乱，他表示不知乱事会于何时发生，但应该为期不远。”他说，“所有华裔市民的房屋均被涂上蓝色或红色油漆的标记。据当地人称，暴徒会向涂有蓝色标记的房屋进行抢掠，而有红色标记的房屋在抢掠后便会遭放火焚毁。

我的朋友由于寓所被涂上红油标记，全家已到了新加坡，他们说这次的暴乱可能会有军方参与其中，这是由于军方将领和哈比比不和所致。”由上可见，印尼排华是有预谋的，是个阴谋。对此，国际舆论哗然。

7月23日，香港立法会7位女议员联署致函印尼总统哈比比，对今年5月14日至15日印尼暴乱期间，当地华裔女性人权遭受践踏的暴行事件，深表关注。函中要求哈比比采取坚决的行动制止种族及性暴力侵犯事件。

这封函件已于同日递交给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转交哈比比。

函件是由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领衔，陆恭惠、刘慧卿、陈婉嫻、吴靄仪、何秀兰和蔡素玉等共7名女性议员联署。

包括民权党在内的香港若干民间团体预定参与一项示威行动，谴责最近传媒报道印尼发生的人权践踏暴行。

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监察组织指出，在亚洲金融危机下，印尼违反人权情况日趋严重，海外华人、其他少数族裔和外籍劳工均成为迫害和袭击的目标。

国际特赦组织一名专家在马尼拉召开的东协外长级会议前的一个记者会上指出：“亚洲经济财富和区内人权状况有直接关系。印尼便最能体现这一点。”另一个监察组织则指出，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后，抢掠、纵火和强奸无日不有，有人有计划地以华人为袭击目标。该组织指责雅加达政府刻意将民间抗议活动推向“反基督教和反华人”，以免政权受威胁。

而国际间对印尼5月发生的暴行继续作出谴责，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发起签名运动，抗议印尼发生的暴行是在“政府及军队的默许及包庇下进行”，稍后并将联署的抗议信寄交印尼政府。

印尼政府在国际舆论的猛烈抨击下，7月下旬终于就该国“五月暴乱”及由此触发的华人逃亡潮作出了多项补救措施，包括成立一个由高层组成的跨部门“全国委员会”以调查和缉捕五月暴乱的幕后黑手，并制定一项禁止种族歧视的法例。

印尼总统哈比比称，他将下令成立一个独立“全国委员会”，主要责任是调查暴乱中华裔妇女被有组织强奸及杀害的事件，以及防止再有同类事件

发生。该委员会将由内政、国防、社会事务部部长联同总检察长组成。

哈比比亦就“华裔离国印尼土著可以取而代之”的言论，亲晤当地 10 名华裔富商，安抚澄清，他表示政府在军队的协助下，会誓言保护当地华人公司、家庭及人身安全；分析家指出印尼倘若没有华人资金及营商技术的支援，经济将更难以起死回生。

国务秘书丹戎亦反驳前粮食部长沙富甸的讲话，指出不论任何理由，抢掠都是违法和不可宽恕的，而国家警察总长鲁斯曼哈迪则表示，由于罪案不断上升，他已下令警员可向抢掠的暴徒格杀勿论。

在马来西亚，当地华裔组织则不理睬官方劝喻，继续要求政府谴责印尼针对华裔暴行，民主党辖下的社青团及妇女代表并意外地获得外长巴达威的接见，他们向其披露印尼女子被奸杀及虐待骇人事件时，巴达威对暴行亦震惊及关注。

印尼军警表示已扣押 11 名特种部队成员，指责他们参与了绑架反政府的民运分子。

尽管印尼当局作出了一些姿态，但并没有根本好转，华人也失去了信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说，他对印尼华裔对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又爱又恨。他们很渴望获得外界的支持，但却又害怕印尼人民抵受不住国际的批评，再愤然发起屠杀华人的行为。

该名成员表示，华人对印尼政府及军警要保护华人的声言已不存希望，现在只能自保。因此他们正利用十数天时间为危机的到来作好准备，包括储备饮水粮食，向当地华人发放消息及组织保安。此外，他更证实暴徒把暴乱期间拍下抢掠华人商店、强暴妇女及残杀华人的 VCD 公然在雅加达发售。

据《印尼新闻报》报道，雅加达以东 400 公里的三宝垄的一些华人民房及店铺，被人涂上怀疑标示暴徒袭击华人的记号，据称三角形记号代表抢掠的目标房舍，圆形记号则代表建筑物内的女性为强暴的目标。当地市政府已派人把这些记号刷去，并呼吁华人毋须惊恐。

雅加达印华公民为争取同等权益，伸张正义自救自强，经过多次的协商，各方华裔氏族宗亲人士，一致通过表示将组成“印华百家姓协会”，发起人其中有熊德义陆军准将等。

雅加达报章大事报道，不少华侨包括女性行政人员在内，纷纷购买手枪和手榴弹自卫。印尼警察总部新闻处副主任哈约科向非法拥有枪械者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把枪械交出，否则受重刑制裁。

一名印尼华裔说，印尼华裔对政府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已失去信心。他说，自 5 月暴乱发生之后，华人都能团结互助，采取了若干保安措施，如请现政府的军警保护他们的家园，但他强调这亦非最安全的途径，所以许多地区的华人，都组成自卫组，轮流值班在区内巡逻。

他强调这次警方发出呼吁，对华人会构成压力，因为印尼本土人拥有枪械，极为容易，向军队相借便可，华人为求自保，惟有向军方买枪。他说，现时在印尼的华侨，人心惶惶，中、下阶层的华人占全国华人人口的六成，他们在无条件离开印尼的情况下，政府无力保障，便购买枪械自卫。

为了预防不测，印尼一些华裔社团准备成立政党，并会巡回全国进行招募党员的运动，党名暂定为“印尼华人改革党”，有关的党章仍在草拟中。有位发起组党的松哈森马称，他们希望藉此次组党来消除印尼人认为华人只是“经济动物”的看法，并冀能为社会尽一点力以及保障华人本身的权益。

另外，一个华裔青年组织亦同时成立，旨在处理及应付针对华人而出现的歧视情况。

在全球华人声讨印尼排华的情况下，哈比比总统 7 月 30 日接受《商业周刊》访问时，强烈暗示在 5 月暴乱期间，印尼华侨未能守望相助，加上华人经商致富，却不愿回馈社会，才招致饱受攻击之祸。

哈比比的言论，大有华人咎由自取之意。他还表示，5 月暴动不是印尼民众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他也不是上帝，无法对未来印尼社会秩序稳定作出任何承诺。此番论断，亦有政府不须为排华一事负责任的意思。

对于华人陆续撤资逃离印尼，哈比比满不在乎，丝毫不担心脆弱的印尼经济雪上加霜。

《商业周刊》指出，自暴动以来，估计已有 1000 亿美元的资金从印尼撤出，其中 600 亿美元流往新加坡，华裔事业人才更快速流失，经济学家相信，没有华人，印尼破败的经济不可能好转。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裔，对于哈比比的言论，他感到愤怒、无奈及认为是废话连篇，华人在印尼经商致富是在印尼生存的唯一途径，因为印尼社会完全没有给予华人任何其他谋生的机会，华人不能参与军队及政治活动，在其他地方如学校及社区均受到排斥。

对于哈比比称华裔只懂谋利而不回馈社会之言更感可笑。他说，多年以来华人都给予大量金钱救济穷民，亦有组织负责购买米、油以及其它食物给予穷人，更会斥资兴建学校为印尼人提供教育，这不是回馈社会吗？最近印尼各地都有人公然在街上派发恐吓华人的传单，一名华裔接受报刊访问时指出：他不排除暴徒会再有进一步猛烈行动。现时身居印尼的华人都设法做好保安措施，团结互助，力求自保。

他说，雅加达、万隆、泗水、梭罗、棉兰等城市街头都张贴或有人公开派发传单给途人，内容极为侮辱和富恐吓性，不排除暴徒会再伤害华人。

经由美国印华联谊会和美国印尼人权支援协会的协助，印尼暴乱期间惨遭迫害的五名华裔证人和一神父，已于近日抵美，并即日前往美国国会作证，为遭迫害的华侨寻求支援。

六名证人包括五名受害华裔和一名帮助他们的印尼神父。其中一名少女，暴乱其间曾惨遭长期蹂躏，身心受残酷伤害。

从 7 月下旬开始，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陆续又有数以百计的华裔市民分别经由海空两路离开，大部分人的目的地是香港及澳洲，据称是军人故意散播即将出现暴乱的谣言所致。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指出，印尼总统哈比比和他的政府应该向国内华人保证生活和经商的安全，否则，印尼将失去来自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华人的投资。

该报刊登由墨尔本大学副教授柯培尔撰写，标题为《华裔以及他们的专业对印尼复生的重要性》的文章，文中指出，华人和他们的事业与资金，对印尼经济的复生十分重要。

事实上，目前在海外的华人明显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持印尼护照的华人，由于惧怕返国时遭到刁难，故此敢怒而不敢言。另一些持有外国护照的华侨，则较为“够胆”表达对印尼的不满。

“其实两个总统都差不多，但没有想到哈比比居然会这么说！”本身是印尼华侨的黄太，嫁来香港已近十年。持有欧盟护照的黄太指出，她满以为现

任总统会慑于舆论压力不敢妄为，想不到哈比比竟敢如此理直气壮地发表一番“伟论”。此语一出，令她更为仍在印尼的亲友担心。

黄太呼吁所有的印尼华侨立即团结起来，特别是有钱有势的华侨，更应站出来为华人争取权利，大家不能再沉默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希望改写这个缠扰多年的困局。

支援印尼华人的声势越来越大，加上印尼的经济原因，印尼需要华人的资金和专业技能，急需他们回国。到8月上旬，哈比比不得不作出新的姿态，以召回华人，挽救经济。

路透社7月中旬一篇名为《印尼华人处于十字路口》的文章说：与华人关系接近的人说，他们担心，由于该国一年来经济崩溃导致物价飞涨和失业人数激增，暴力活动可能还会发生。

政治分析家说，政府必须重新取得华人信任，追回在该国经济动摇时撤走的数十亿美元“抽逃资金”，以便让其他外国投资者放心。

一名分析家说：“没有华人信任，就很难让外国投资者恢复信心。”在5月的骚乱中，雅加达等城市的华人财产遭到洗劫和焚毁，哈比比总统称华人女子被强奸事件是“我国历史上的禽兽行径”。

在雅加达的骚乱中约有1200人丧生，其中许多人被烧死在各购物中心。人权组织说，近170名华人妇女遭到强奸，其中约20人因此致死。

哈比比承诺要对暴乱活动彻底追究，同时军方已经下令展开调查。在那三天的混乱中，军队基本上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

但政治和经济分析家说，尽管政府表示了关注，华人对该国局势仍疑虑重重。

华人在印尼2亿人口中只占大约4%。

该地区的外交人士说，其它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毗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对印尼的动荡险情深感忧虑。

他们担心印尼本地人大量涌来躲避经济困境，华人政治难民则前来逃脱迫害。

哈比比政府已对华人做出一些让步，如取消身份证上用来标识印尼华人的代码。

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市4月和5月发生过严重骚乱，一名华人企业家说：“但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障我们的安全，也就是说，必须认真执行反对歧视的法律规章。”但他说，棉兰的华人眼下仍打算在这里投资。棉兰是印尼主要商业中心之一。

与华人关系接近的人士说，政府更迭之后，一些华人企业领导人正进行自我调整。

但也有人认为，华人控制商业领域的时代已经结束，印尼本地人（主要是穆斯林）将利用这场经济危机和政治变化来显示自身实力。

一名企业领导人说：“50年前，印尼人（从荷兰）赢得了政治独立。如今，印尼本地人正设法取得经济独立。”他认为：“华人将是雇员，不是业主。（华裔）大商人会作为外国投资者回到这里，不是经营企业，而是以有价证券进行投资或成为小股东。”不过，他说，华人可能会继续在出口贸易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经验丰富，而且海外联系广泛。

在这种情况下，哈比比近日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主要有：一是呼吁华人返回。8月4日哈比比重新呼吁那些在5月份逃离印尼种族暴乱、被吓

得魂飞魄散的华人返回印尼。

他对《亚洲华尔街报》说，作为总统，我已经谴责这些（暴动），我不会再让它发生。

他说：“我盼望他们回国。”不过，哈比比说，除了呼吁之外，他再也不能做些什么使他们回来。

该报引述他的话说：“我已尽己所能（使他们回来）。我不能出去，带同我们的飞机，去恳求他们，吻他们的脚，我不知怎样去做，我做不来。”分析家说，印尼穷于应付急升的通胀与庞大的失业数字，亟需华人的资金和商业专长知识。

二是委任华人出使，以示安抚。哈比比委任了华裔富商力宝集团主席李文正的儿子李白为印尼驻澳洲特使，冀能藉此洗脱印尼欺压华人的形象。

据《澳洲日报》报道，现年 41 岁的李白已经接受了哈比比的任命。他表示，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这项重大使命，理由是在国家出现危急关头，商界应该出面支持政府。但他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为了印尼前途，而不是为了政府。

李白说：“印尼正在经历严峻的经济危机打击，并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商界有责任起到积极作用。”哈比比日前刚向华人摆出一家亲的姿态，声言政府将平等对待所有印尼人，包括当地的华人。他还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华裔。即使你不是华裔，但却不关心社会，为所欲为，那么在我心中，你也不是本国人。”三是处置暴乱黑手，以稳定人心。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称，军方负责调查绑架及虐待民运分子的委员会，即将传召前总统苏哈托女婿、前特种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以及另外两名高级将领接受问话，维兰托同时表示，武装部队对于 5 月发生暴乱时未能遏止在雅加达发生的抢掠和强奸事件作出道歉，并表示会全面调查暴乱的幕后黑手，及将证据交给正式的调查小组。印尼政府表示，这次暴乱，是一部分军人所为，而一般印尼人民对华人都很友善，只有一小撮受煽动的群众才做出这次暴行。他认为这次政府作出应有的行动，是安抚各界华人愤怒的做法。他有信心印尼政府会逐步稳定印尼治安，华人从今天起会朝向光明的道路。印尼人民福利协调部长哈亚沃鲁则表示，政府在确保华裔市民安全的同时，亦会保证国内各族裔在大中小型企业上，都有一个公平商业竞争的机会。

四是多城市展开暴乱调查。

印尼已经组成 19 人专职小组，前往雅加达及爪哇多个曾经发生暴乱的城市，调查 5 月发生的暴乱，调查会集中向受害者及目击者等搜集证据，找出犯案者，按法律采取行动，预计调查于 3 个月内完成。

小组已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现已开始在雅加达展开调查，随后会到爪哇及苏门答腊等发生动乱的城市调查。

调查小组主要负责，搜寻 5 月 13 日至 15 日发生所有的有关罪行，包括谋杀、抢掠、强奸、性别及人权被践踏的罪行等资料。

该小组会公开调查结果，并转给有关部门根据法律采取行动。

六 烧、杀、抢、奸，重现侵华日军兽行

印尼在 5 月间发生暴乱之初，整个事件为政治和经济因素所掩盖，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尼政坛上寡头的较劲方面，未重视暴乱的实质。过后，消息逐渐传出，指暴乱的目标是针对当地少数的华裔，暴徒所到之处，无不奸、掳、打、砸、抢、烧，对华人社区进行有步骤的大清洗。在展开掠夺时，侵犯华人妇女的事也时有传出。

到后来，世界各地传媒和国际网络的消息经过多方的综合和分析后发现，这些掠夺和强奸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据报道，5 月印尼暴乱，约有 160 名华人妇女在印尼多个地方被强奸，年龄由 9 岁至 50 岁。

一封华侨求援信，揭露轮奸黑幕

6 月，印尼一名华侨把一封求援信寄至某报，揭露了印尼暴乱期间，暴徒的无耻行为。

这名华侨在信中说，印尼暴乱期间暴徒劫掠财物和集体强奸妇女之事绝非偶然，是经过精心策划，而且对象百分之百是针对华人。

该名华侨指出，暴徒把商店财物抢掠一空后，便把数以百计的妇女集中起来，然后强行脱光她们的衣服，进行集体轮奸，有些不幸虚脱而死，更有些妇女被奸后遭抛进火坑烧死，惨不忍睹。但他表示，警察到达事发现场时并未加以镇压，且倒像是保护暴徒似的，令暴徒在两小时内完成兽行，显示当中的“警民合作”。

这名华侨基于印尼政府对此事缄口不提，故借此信把事实公告天下，希望全球华人伸出援助之手，并向国际安全理事会和人权协会投诉，希望能还华人一个公道。

接着，印尼一个华人团体发出《告全世界同胞书》，呼吁全球华人就月前印尼暴乱中华人的遭遇，向印尼驻各国使馆抗议，同时敦促各地华人社区要求世界人权组织主持公道，同声谴责印尼当局。

这封由署名为“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发出的信件指出，5 月 13 日及 14 日在雅加达爆发的暴乱，“是印尼有组织反华集团针对华裔居民抢劫、屠杀、纵火焚烧房屋、商店、当众强奸华裔妇女”。信件特别指责暴徒“集体轮奸妇女及小女孩，并把部分受害人活活烧死”。信件又指责印尼当局并无派遣军队到场镇压，并质疑当局有无参与其事。信中说，根据整理出来的报告，单在雅加达便有 300 多名妇女或女童被强奸。

印尼一个志愿人权组织则发表调查数字，指在暴乱期间，印尼全国共有 168 名妇女被强奸及虐待，其中有确实证据证明其中 20 人被谋杀或烧死。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人权及妇女援助组织一份报告称，印尼上月发生暴乱期间，有数以百计的 10 岁至 55 岁华裔女子被有组织的暴徒殴打、集体强奸及杀害，并怀疑行凶者中有军队的成员。

事实上，由社会工作者桑迪亚万神父统筹的义工队，6 月初首次向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呈交的报告书，就详细列举了强奸的例证，使军方无法再辩称是“个别事件”。

报告书初步结论显示，雅加达、梭罗、棉兰、泗水及巨港等地，被强奸的华妇计 168 人，其中 20 多人已死亡。但妇运领袖、印尼大学教授卡尔丽纳指出，实际受害人数要多得多，只因大部分不敢或不愿投诉。雅加达《改革之声》也报道，单在巨港，即发生 224 宗各种形式的性侵犯事件。

集体强暴事件后，来自印尼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纷纷通过因特网、传真、邮递电话的方式，向全球喊冤和求救，网络上也陆续出现华人妇女遭凌辱的图片，血泪斑斑的创痕震撼人心，在全球华人社会引起公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从5月底开始接到投诉，并已着手调查。被海外华人称为“娘家”的中国政府，也正式表示对事件密切关注。

桑迪亚万及其义工队在暴乱后一周内就搜集到集体强暴的证据，但当局不予关注。直至《纽约时报》首先报道，印尼媒体大量跟踪报道，事件才逐渐曝光，并在国际上形成风暴。

治安首长及妇女部长都蒂·阿拉薇娅和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员维兰托都曾多次否认，理由是没有受害者或家属向当局投诉。全国人权委员会委员格列敏多说：“没有受害人报案，是因为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维兰托7月初还发表了与阿拉薇娅相似的谈话，但第二天，雅加达北区宋德村就发生一名华裔女大学生被乘坐吉普车的三名男子轮奸及虐待事件，一周后梭罗一名华裔被5名男子抢劫，其待婚妹妹惨遭强奸。

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政府设立两条电话热线，给在5月雅加达暴乱中惨遭蹂躏的女受害人提出申诉。

人权组织表示，他们记录了在暴乱期间有超过一百宗妇女被强暴或非礼的事件发生，相信大部分被强暴的妇女都是华人。

印尼妇女事务部部长阿拉维表示，受害人可透过电话热线向政府申诉，所有资料均会保密，而政府已成立了调查小组来搜捕这些强暴犯。阿拉维说，抢掠及强暴妇女是由一些不明身份的组织在部分地区发动，而华人则成为施袭的目标。

7月20日一批美国南加州印尼华侨成立“救援印尼人权委员会”，并决定寻找印尼暴乱的受害者到华盛顿作证，从而促使印尼当局审讯强暴华裔妇女的暴徒。

委员会总召集人洪深表示，他们共有40人，要求美国人权组织把受害人带到华府作证，及向印尼政府施压，以促成当局把暴徒绳之以法。

另外，马来西亚行动党秘书兼国会议员林吉祥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华裔妇女在暴乱中被轮奸及屠杀事件，并将结果呈交国际罪行法庭审讯。

印尼气氛紧张，华裔妇女为免遭污辱，纷纷寻找门路离开，甚至应征嫁往国外。

中国台湾有关报纸报道，由于经济恶劣，就算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的印尼华裔妇女，亦难以移民海外，部分家长为使女儿免被玷污，替女儿报名参加只有穷家女才肯做的邮购新娘，或紧盯报上的外国征婚启事。

部分高职女性则争相申请做海外女工，经济条件较好者则会考虑到外国读短期课程，或赶办投资移民。急求外国夫婿的印尼女性更断然表示，不会为国内情郎而留下，因为爱郎也难自保。此外大批华人已把子女送到马来西亚寄宿。

妇女部设立热线电话后接到大量投诉，民间反应热烈及展开救援后，阿拉薇娅特地到《罗盘报》去求证强奸案的消息，接着才承认确有其事。《亚洲周刊》获悉，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抱怨，当他们会见有关官员，谈到华人女性遭性侵犯时，“他们却爱理不理”，令人气愤。

总统哈比比的妻子亲自与三名被强奸妇女见面。

在国内国际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印尼国会决定成立两个实情调查团，就最近报道的种族歧视和华人妇女被奸杀事件，展开调查。

哈比比发表声明，政府与全体人民谴责包括对妇女强暴的各种暴力事件，并说政府对该暴力事件深表遗憾。

虽然官方的调查行动终于开始，但仍无法消除华人的恐惧感。6月底开始，雅加达北区及中心区有些华人收到内容恶毒的传单，传单标题是“要回被华人掠夺的祖宗遗产”，其中说“你们华人已来日无多，可以趁早尽情享乐”，“我们要在短期内收回祖宗留下的财产，所用方法包括烧毁华人商店住宅，割掉华人男子的阳具及强奸华人女子；为了消除华人的傲慢，除此别无他法”。在其他大城市也流传类似传单。

到7月底华裔妇女仍继续受到迫害，最近印尼有恐吓信流传，内容为“祝福”华人好好地享受“余下的时日”，并称他们特别要用旗杆插入“漂亮华人小姐”的下体，以免“弄脏了”印尼男性的阳具。事实上，有人在国际电脑网络上就曾发出印尼暴乱期间，有一名妇女遭暴徒以扫把柄插入下体致死的图片，以证明印尼暴徒的暴行。此类恐吓令华人十分恐慌，况且，过去两个月，雅加达和中爪哇一些城市都传出华裔妇女在当地出现排华传单后，不久就被暴徒强奸的消息。

由于印尼万隆一名华裔女大学生最近在众目睽睽下遭强暴，印尼华人担心暴徒再度对他们赶尽杀绝。

7月24日傍晚，该女生从学校乘巴士回家途中遭暴徒强行拖落车，然后当众强奸。

此暴行显示华人又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此外，当地民间传言总统哈比比无力控制各方势力，印尼很可能在8月17日国庆当天爆发另一次暴乱。

负责调查印尼暴乱兽行的人权工作者指出，他们与受害妇女都曾受到不明男子恐吓，有些受害者不堪心灵创伤而最后自行了断，他们相信，当时的强暴行为是经过组织及计划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受害者中，有些年纪只有9岁，而性攻击以华人为主要目标。

该组织女发言人卡玛拉表示，调查人员最初亦担心会因此被奸或被杀，但总统哈比比会见了妇女组织25名代表后，任命他的夫人艾农担任这项工作的顾问，消除了工作人员的疑虑。

印尼除了受官方控制的华裔宗亲会之外，没有什么华人社团，所以听不到华人抗议声音，只有新近成立的印尼中华改革党会见国会武装部队系议员，要求政府积极调查暴乱及强奸事件真相，将幕后策划者及行事者绳之以法。

罪恶丑行，禽兽不如美国

《纽约时报》7月28日报道，印尼首都雅加达今年5月发生暴乱期间，共有168名妇女受到怀疑是军方或保安部队成员有计划强暴，当中20人不幸丧生。而这个曾进行强奸暴行的组织更扬言，会对调查人员实行“男阉女奸”。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促请马来西亚华人报章及华人反对派组织，不要利用马来西亚来作攻击印尼暴乱的基地。

5月的骚乱引发了印尼政局的重大变化：苏哈托下台，哈比比接任。舆论的注意力普遍集中于此，一时没有顾及许多华人华侨妇女被强暴的事件。时过近一个月，新执政领导人宣布要调查5月骚乱真相，华人华侨妇女被强

暴的惨剧才陆陆续续被当地媒体和妇女组织暴光。其强暴华人的罪行令人发指。

印尼华人女子被强奸，不少是在自己父母面前被奸，令受害人全家心灵受创，甚至走上自杀之途。5月14日傍晚6时，暴徒冲入雅加达一间裁缝店内抢掠，继而在裁缝师傅夫妻面前轮奸其15岁的女儿，两天后裁缝师傅自缢死亡。

裁缝师傅是从加里曼丹南下雅城的，50多名“乡亲”筹募了1200多万盾给其遗孀和遗孤做路费返回“乡下”，受蹂躏的少女到达乡下两天后喝杀虫水自杀，她的母亲也疯了。

现年24岁的李小姐，本来正期望着幸福生活的来临，原因是她将于稍后时间与相恋多年的男朋友订婚，可是7月4日下午四时，却发生了一件令她终身难忘的噩梦，4个暴徒冲入屋内，在双亲面前将她奸污。

这是发生在距离首都雅加达市约一百公里的梭罗市，李家的店铺位于该市最长的一条街道上，虽然处于闹市，但暴徒却明目张胆地冲入店内，快速地将男孩锁在洗手间内，其后便向李小姐伸出罪恶之手。

暴徒竟然在李小姐的双亲面前，将两老的掌上明珠奸污，二老目睹一切，伤心不已，而李小姐已暂到新加坡休养，婚事告吹，印尼有家不敢归。

一位少女陈述了受害的经过，歹徒施暴如日本法西斯当年在中国一样。

我的名字叫薇薇安，今年18岁。我们一家住在雅加达华人社区的一座大厦里。

5月14日早上9时15分左右。我们听到外面吵成一片，几百名印尼人突然冲进大楼，他们高喊：“把华人都杀死！”我家住在7楼，在一片混乱当中，我们跑到15层一个朋友家躲起来。不久，我们听到门口有吵闹的声音，听到有妇女和小孩的哭声，我们吓得要死。同一层楼有年轻的女孩在尖叫。

后来我们一家人决定分散开，我和朋友往下跑到10层，听到许多人在大喊救命，我亲眼看到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被4个男人轮流强暴。这时，这些男人看到了我妹妹芬妮，他们抓住了他，我爸爸和叔叔想把她拉回来，可是挤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有60个人抓着我妹妹和我们一家人。

这一群人把我们拎进一个房间，我叔叔多迪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不回答，只是露出冷酷凶狠的表情。一个男人抓着芬妮，把她摔在沙发上，妈妈当场昏倒了。

另一个男人抓起一根木棍把我爸爸打倒在地。

我闭起眼睛哭了。不愿再看下去。至少有5个男人轮奸芬妮。不久后，有9个男人跑进房间，把我和我婶婶维洛抓住，我高声大喊，最后就昏了过去。

那天下午5点多，我醒过来，头痛得像要裂开，我已意识到自己也被强暴了。我们全家都在房子里，除了芬妮。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在一家医院里，全身疼痛，而爸妈正站在我身旁。那时我问他们，芬妮的情况怎样。妈妈就掉泪了。爸爸对我微笑，可是，他的表情却比哭还难看。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掩藏不住的痛苦。

我住院4天后，感觉好了。爸爸这时才说了我昏倒后发生的事，他的目光直视着前方，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爸爸说，我昏倒后被7个男人强奸，他们还用力抓着我往墙上撞，这就是我清醒后特别累、满身是伤的原因。我一直问：“芬妮怎么样？”但爸爸却不回答，他只叫我好好休息，然后一边

掉泪一边走出了房间。

又过了一个星期，父母才告诉我芬妮的遭遇。芬妮被强奸后，用尽力气反抗，他们就不断殴打她，芬妮还对其中一个男人吐口水，这个动作激怒了那个人，他抽出刀子，在芬妮身上猛刺，芬妮满身是血，死在刀下。爸爸说，多迪叔叔也被杀死了。

我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整个人似乎都麻木了。我在心中反复地问上苍：怎么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怎么能够？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绝望的、求助无门的时刻。

现年 19 岁的华裔孤女爱玲，亦于 7 月初被三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敌，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爱玲通过报刊强烈谴责暴徒的行为是野蛮的，促请国际法庭公开审判罪犯。

7 月初，现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爱玲，趁课余时间，担任在雅加达市内举行的一项活动的招待员，希望赚取此些书本费，为方便工作，爱玲在市内租了一个房间。

可是上天并没有眷顾爱玲的苦心，7 月初的一天中午时分，爱玲正在房内小睡，噩梦却降临到这个只有 19 岁的少女身上。

不知从何而来的三个暴徒冲入爱玲的房间后，立刻将爱玲从床上拖下，将床上的枕头拿来，蒙住爱玲面部，再将爱玲的双腿大大地拉开，另一暴徒手持挂窗帘的铝枝，企图插入爱玲的阴道。

爱玲见形势不妙，极力抵抗，但尿道被铝枝刺穿，其他部位亦留下多条伤痕，当场流了达二千 CC 的血，十分恐怖。

幸而爱玲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尿道受损，目前仍需随身携带尿袋。

之后，爱玲再次收到恐吓电话，暴徒声称要杀死她的全家。这个本来活泼开朗的少女，陷入惶恐之中，爱玲希望能尽快出国。

爱玲的身世十分可怜，她 9 岁时，父亲便去世，母亲随后改嫁，遗下爱玲与哥哥及弟弟，所以自小开始，爱玲便由叔叔抚养成人。

19 岁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本应是美好年华，可谓青春无限好，但谁料到 7 月初的一场噩梦，将爱玲的笑脸夺去，换来的却是终日愁眉苦脸。爱玲的容貌较实际年龄更要年轻，一副娃娃脸，看上去还以为只有 15 岁，走路时步履轻飘飘的，可是并不令人感到有丝毫轻快的感觉，相反却令人担心她会随时倒下，令人心痛。

无耻之徒，天理难容

在骚乱中究竟有多少华人华裔妇女被强暴？雅加达的一个妇女组织 7 月 4 日宣布，她们已掌握了 182 名妇女遭强奸和性侵犯的资料，受害者的年龄介于 10 岁至 50 岁之间。

而人权组织则估计，被害华人华裔妇女的人数可能高达千人以上。他们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强暴行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组织的集团犯罪”。

歹徒通常向年轻的妇女下手。一名妇女披露，当 10 个暴徒冲过来时，在楼上发现了一名华裔妇女和她的两个妹妹。暴徒命令两位年轻的妇女把衣服脱掉，并让她们的姐姐站到墙角去。接着，暴徒在楼下放了火。强暴了她的两个妹妹后，其中两个男人对她说：“我们完事了，我们满足了，因为你

太老，太丑，我们对你不感兴趣。”接着，他们把她的两个妹妹推到起火的楼下，当场摔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棉兰等城市，年轻的暴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几百名看热闹人的面，撕下华裔妇女的衣服当众进行奸污，简直丧尽天良，禽兽不如。

有的妇女连乘坐公共汽车时也难逃厄运。有一次，一个 12 岁的华裔小姑娘竟遭到七八个男人的玷污，她的全身都是抓伤。

据悉，在骚乱期间，印尼全国几十个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人们哀叹：在印尼，道德堕落，天良丧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怪在雅加达举行抗议游行的印尼妇女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印尼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共和国，强奸的共和国”。

暴徒们干下猪狗不如的事情，还有荒唐的说辞。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一名印尼暴徒曾对受害者说，“因为你是华人，所以被强奸”。国际舆论愤怒地指出，这同 30 年代德国法西斯反犹排犹没有两样。

事情总是按照相同的模式进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往剪了短发，一拥而上进入华人开的商店。他们把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在场的女子中较年轻的（往往只有 10 岁或者 11 岁）抓过来，当着其他人的面，在她们的母亲、父亲、丈夫和兄弟的面前施以暴行，三次到五次。然后放火烧掉房子。

“你该被强奸，因为你是华人，而不是穆斯林”。雅加达华人商业区大街上有人这么说。在棉兰和其他省城，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究竟有多少华人女子受到玷污，至今还不清楚，几乎没有人敢向警察报案，医院材料来得很慢。自救组织说，仅仅在 1000 万人口的雅加达就有 100-500 名受害者。一家杂志报道，一个父亲被迫当着一家人的面亵渎自己的 14 岁女儿。

一个妇女小组说，罪犯的行为“像野兽”。

耶稣教会神甫桑迪亚万说：“有一些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活活被烧死，但是无论是武装部队还是救火队还是救护车都不来救援。”他还说：“有一个家庭的大女儿说，大火熊熊，她的两个妹妹被强奸。”一个妹妹被扔进火中，然后轮到她遭侮辱。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也有妇女被强奸。有一次一个 12 岁的姑娘竟然遭到七八个男人玷污。她全身都是抓伤。真是禽兽一般。“由于受害者因感到羞耻或是害怕遭到歹徒的报复而不敢声张，甚至已有许多人用各种自杀方式结束了生命。

一些受害者表示，事发时，警方和军人就近在咫尺，不过，他们却对呼救声置之不理。同时，印尼一个全国性委员会指出，由于不信任政府，而且害怕别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所以很少有受害妇女向警方报案。暴徒们在施暴后总是警告她们，不要向媒体透露此事，否则没有好下场。

一些华裔也反映，如果对妇女被强暴事件愤起声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印尼人新一轮报复。一些庇护团体也因协助华裔受害妇女而遭到威胁。

向人权组织控诉的温先生说，他朋友的太太 50 多岁了，因在丈夫面前遭到轮奸想不开，3 天后服毒自尽。居住在雅加达城区格木尼安第一街的梁夫人，两个女儿惨遭强奸后被暴徒投入燃烧的住房中烧死。目前，梁夫人神经失常，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受害的妇女在羞愤之下，有的当场自尽，有的昏迷醒来后，不是得了自闭症，就是精神处于分裂状态。

然而，5月的暴行调查还没有结果，7月24日，万隆又传出一名华裔女大学生被施暴的消息。环境变得没有安全感，华人女性纷纷寻求出国避难，她们向外国学校申请短期进修，或者申请对外劳工签证。目前由于印尼盾贬值，华人女性即使是拥有高学历、高收入，也达不到移民外国的门槛，付不起大多数西方国家留学的学费。

很多女子去应征报上的“邮购新娘”。“邮购新娘”一般是比较贫困的家庭，为了换取聘金，把女儿交给中间人带到国外嫁人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滨海区，把印尼华裔女子娶过门的单身汉竟有数十人之多。

拥有教育学位的妮格梦说，她的父母原先反对她和西方人交往，现在她父母每天看报，寻找是否有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征婚，甚至还代她写回信。

在发生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事件后，大多数受害华裔妇女至今仍在暗处哭泣，生怕被人发现，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受害者大多躲在雅加达市内不知名的角落，有些人则远离雅城逃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直到现在，受害华裔妇女因有许多苦处，仍不能挺身揭发这些暴徒的丑行。

许多目击者说，其他幸免于难的妇女因为华裔妇女被辱，自身也陷于恐惧之中。

一名目击者说，她妹妹亲睹一名华裔女孩被几名暴徒轮暴后，整个人处于惶惶不安状态。每当有人靠近她，便全身打颤，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两周后每况愈下，只得送医院治疗。这名目击者怀疑，她妹妹不可能只是看到强暴的情景，很可能本身受辱，否则反应不会如此强烈。

暴徒对华人妇女有计划强暴或性虐待，除了当事人身心受到重创，甚至丧生之外，对其她女性也造成伤害。许多目击者在惊悸之余，已经无法分辨“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之间的差别，她们目击那一幕后身心产生的反应仿佛自己是受害人，因而接受身心治疗者不在少数。

卡尔扬米特拉妇女组织主席奈达在接受路透社电视节目采访时说，雅加达各处5月14日发生的轮奸案都有极为相似之处。“歹徒闯进屋子，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象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在一起案件中，一座公寓里的妇女都遭到袭击。在另一起案件中，暴徒们把妇女挑出来，剥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跳舞，然后上去对她们进行羞辱。

在5月13日下午3时，暴徒开始烧车及进行连续破坏活动；翌日，雅加达陷入疯狂状态，到晚上，暴乱达到顶峰，据目击者和受害人描述，暴徒们非常有组织，他们分成数组，每组4到7人，由警车和军用卡车载到现场。

各地暴乱事件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歹徒先带头抢掠，然后趁其他人加入抢掠时，就地对商店里的华人女性施暴，完事后顺手牵羊，将商店或民宅内值钱的东西掠走，再由车子送离作案地点。歹徒对受害人的家庭、身世似乎都有所了解，得手以后还不忘抢走受害人的身份证、户口证。在被强暴的女性当中，90%以上是华裔女性，而华人仅占印尼人口的3.5%。分析家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行动。

有人说，暴徒在施暴前，还可能注射过兴奋剂，完全丧失了人性。事后，不少暴徒感到体力严重衰退，因此到私人诊所求诊，引起了医生的怀疑。据称，很多暴徒事前都曾在军方单位受过训，有些暴徒身材结实，蓄着与军人一样的平头发型，因此，又有人怀疑，有军人参与其中。

还有消息说，暴徒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就能得到2万盾（约合2.5美

元)作为报酬。暴徒公开提出的口号是,宁愿让印尼倒退 20 年,也要把华人赶走。

事后,在雅加达救援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接到电话恐吓,甚至还收到邮包炸弹,威胁人们停止调查和对受害人援助。

印尼爪哇族神父 Sandiyawan 山迪阿湾曾做过大量调查,他掌握了 168 名被强奸甚至轮奸的华人妇女的资料,其他尚未调查的大约还有 300 名。已被确认的 168 名受害者中,有些被强奸皆因暴徒误认她们是当地华人,包括有 3 名日本游客、2 名印度人、1 名阿拉伯人、4 名台湾人及 10 多名在夜总会工作的大陆女子。

集体强奸,其中发生在雅加达北部华人殡仪馆对面的 Mitra Bahari 大厦内最多,该幢簇新的住宅大厦已十室九空,目前雇有持枪警卫看守。

印尼华人分析,轮奸暴行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手法同出一辙、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只是地点不同而已。

一名印尼华裔读者传真细诉雅加达一名 16 岁华裔少女在 5 月中旬的暴乱中被暴徒强奸并遗下孽种的悲惨遭遇,现节录如下:我是医院医生,我从未想到会遇上强奸案受害病人。求诊的是一名叫做丽娜(化名)的约 16 岁华裔少女,相貌清秀、美丽,家住西雅加达的排屋,我不知到底有多少个人强奸过她。

丽娜常在深夜梦呓嘶喊:“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其实,因强奸所留下的伤痕都已痊愈,但她父母坚持要她留在医院,免她在家触景生悲,并让我为她验孕,怕她因奸成孕。

不幸地,验孕结果证实丽娜已有身孕,她父母问是否能打胎,但作为守法的医生,我在法律及宗教上都不能随意为病人打胎,当丽娜知道后她全身发抖痛哭:“妈……爸……丽娜不要怀孕,求求你们救我。”我们都摇起头来,她发抖的手拉紧着我:“医生……救我……医生……救……”我视线开始模糊,一位小女孩如此的害怕无隔,是否该让她继续怀胎、让肚里的胎儿每刻都让她想起那天怒人般的暴行呢?一些被奸妇女检验出已经怀孕,而医院不敢随便做堕胎手术。有些女孩尚未成年,须由父母作决定。虽然专家认为,受害者怀胎的精神状况会比受强奸还要令人难以承受,但有关组织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受害者自己决定。

电话通报热线遭到窃听,也增加了他们的困难。义工勇女士说:“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知道情况,但又担心受害人遭到报复。现在我们要设法避开窃听。”救援团体共设有医疗、法律、心理咨询、热线与调查等五部门。勇女士说:“这些施暴者的共同特征是,都在华人区下手,而且是很平常的家庭。如果是贫富不均造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强奸行动是有组织的行为。另一个疑问是,在大火中,怎么还会有兴趣强奸?除非他不是人。”勇女士说,“正常人不会做这件事,我们相信这是借伤害华裔妇女,达到打击整个种族的。”5 月 12 日印尼首都雅加达暴乱持续 72 小时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人袖手旁观,在同一时间内同时爆发集体有组织的轮奸华人妇女惨案,暴乱平息后强奸、轮奸依旧继续。

6 月 28 日一封署名“原住民斗士”的恐吓信,被扔进雅加达顺德华人村里,恐吓信指出,要强奸“支那”女人(这是对华人的贬称),要阉割“支那”男人,使男的沦为车夫,女的沦为佣人,要放火烧房,要消灭华人的傲慢气焰,华人的财富本是印尼人祖宗留下的。

“原住民斗士”说，已准备就绪，正等待时机，中华人好好善用余生，赶快在有生之时拜访亲戚朋友。

恐吓信指出，强奸“支那”女人只会弄脏他们的性器，有朝一日，要“支那”人向原住民道歉。

恐吓信结尾叫华人自行传播该信。

印尼继两个月前发生的连串暴乱事件后，近日当地华侨又再广泛盛传军队会在 8 月 17 日国庆日，发动另一次暴乱，更扬言要割掉华裔男性的生殖器官，令其绝子绝孙。消息人士声称，整个证明万隆排华团体发出的“来吧！我们烧焦‘支那’”恫吓传单，并非纯属危言耸听，事实上暴徒已开始“有所行动”。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雅加达调查 5 月有组织强奸活动的人权机构工作人员说，他们和强奸案受害者受到了身份不明男子的恐吓。

调查人员还说，一些受害者因受到恐吓而不敢再出声，另外有谣言说，还会发生新一轮的攻击和强奸浪潮。还有一些人已经自杀。他们说，在发生暴乱之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还不断接到有人被强奸的报告。

面对灾难，华人无力制止。处在风声鹤唳之中的华人父辈担心再度遭到暴徒袭击，为了子女，他们倾囊筹款，纷纷离开印尼。

走为上策。暴乱过后，家产荡然，华人惟有刻苦节俭，筹款先把子女送往外地。

例如陈先生便十分担心现年 13 岁幼女的安全，故现正筹备送女儿到马来西亚读书。

他说虽花一大笔钱，但是值得。他忧心忡忡地表示，很多华人妇女被暴徒奸污，令他不忍担心小女儿的安全，所以还是走为上策。

拥有游艇的华人毕竟是少数，他们住在海边别墅，遇到暴乱，可驾游艇到外岛暂避。走，仅是暂时的回避，并非长远之计，因为他们的根基仍在印尼。

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印尼 5 月的暴行是华人灾难的 5 月，暴徒对华人社区进行有步骤的大清洗，烧、杀、砸、奸，无恶不作。华人无端受害，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

印尼 3 个华人小店主在 5 月暴乱被抢劫，对自己能否在印尼继续生活下去，已不存幻想。

目睹暴徒撬门、抢掠、放火的华人妇女廖女士，由于她的水果店与印尼人的店铺毗邻，当暴徒抢走她店里的货物，正准备放火之际，邻铺印尼人向暴徒哀求如此会殃及池鱼，才逃过火劫，不过仍被抢走价值二千多万印尼盾（约一万三千港元）的货物。

廖女士在电器城对面开水果店逾十年，向来生意兴旺，暴乱后电器城已成废墟，人迹杳无，生意难做，她每天都拜佛祈祷，希望筹得六千美元把两个女儿送往台湾避难。

草埔唐人区的电器城已毁，华人最集中的喜地酒店，也焚烧了两天两夜才熄灭。

喜地酒店的老板林先生说，该三星级酒店已开业 25 年，拥有二百间房，酒店低层商场有一千多间华商店铺，到雅加达旅游的华人较喜欢落脚，方便

购物，现今已荡然无存。

而阿新则已是家族内第三代在印尼的华人。

阿新是在雅加达郊区经营建筑材料的，生意尚算不错，可是他的店铺于5月14日的暴乱被一把火烧成灰烬，他忆述当时的情景说，10个暴徒骑着电单车，风一般的冲到他的店铺门前，突然燃点火头，吓得他一家大小，匆忙逃跑，幸而最终无人受伤，可是辛辛苦苦经营的小店却没有有了。

13日开始，暴徒见到华人就打，有的人腿与手臂被打断，有的人被打得口鼻出血。一名新加坡商人告诉记者，他被暴徒从车里强行拉出殴打，后来他不断表明自己是新加坡人，暴徒下手才“客气一些”。

无法及时逃离的华裔商家，纷纷携带家眷住进大酒店躲避暴徒的袭击。可是，暴徒却冲入酒店，不但放火，还想闯入客房。幸亏酒店职员及时锁住楼梯，暴徒才无法得逞。不过，酒店的大厅和餐厅等被烧毁。

雅加达一家有120年历史的老字号咖啡加工厂，遭上千名暴徒破门抢劫，华裔老板一家不得不爬过屋顶到印尼人邻居家避难，才免遭毒打。不过，家里的6辆车全被烧毁，价值几十万印尼盾的珠宝首饰，以及无法估价的其它财物，都被洗劫一空，连铜钥匙都不放过。一些华人虽然侥幸逃脱了暴徒的追踪，却是狼狈万分。他们什么都没来得及带，只是拿了事先包好的护照和文件。一些人连换的鞋都没有。有人只有一身衣服，连洗澡换洗的都没有。

雅加达市区的五座购物中心和一些商店被暴徒纵火，尽管下了倾盆大雨，但大火还是狂烧一天后才熄灭，急救人员仅在检查雅加达西区斯利达购物中心一幢4层大厦时，就发现了118具烧焦的尸体。整个雅加达市共找到500具烧得焦炭一般的尸体。

古时中国有酷刑，将死去的犯人游街示众，让人唾骂；想不到时至今日，竟然有印尼暴徒将逝世的无辜华人，翻尸倒棺，连穿着的寿衣也被强行剥夺，对尸身拳打脚踢，更甚的是向死者灌可乐嬉戏。

5月14日的暴乱中，停放于唐人街北面的“日郎班让殡仪馆”内的三名死者，不能幸免于难。

当日上午11日，约千名暴徒冲入殡仪馆，据该馆负责人李先生说：“一下子把在馆内的孝子贤孙也吓走了，我们约20名员工，只得四处躲避，有的躲在棺木内，有的以水桶掩护。”说起这些李先生仍有余悸。暴徒首先以石头砸窗，下午开始放火抢掠。

当时馆内停放了三具尸体，分别是死于心脏病的61岁老翁傅福来、47岁的林亚庆及70岁老妇张梅娇。

暴徒以铁棍将棺木拆开，再翻尸倒棺，先将尸体上穿着的西装及反领衫也强行脱下来，而手上戴的手表亦被夺走，这还未停止，随后更将尸身搬到街外面玩，据目击整个过程的李先生回忆，暴徒将死者放在手推车上推来推去，时而对死者灌以可乐，又撬开死者的嘴巴检查是否有金牙可撬。另外两具尸体，同样被暴徒施以“酷刑”，百般凌辱，令闻者伤心，见者害怕。

傅福来的弟弟于第二天局势稍为平静后，赶回殡仪馆看望兄长的遗体，只见满目疮痍，八辆棺材车及三辆汽车均已焚为废铁，而馆内40多具棺木亦尽变为灰烬，而其兄的遗体则被弃置在地上，惨不忍睹。

继5月印尼暴乱令华人家园被毁、女性遭强暴、华商资产受威胁后，华人祖坟被人大量非法挖掘，至现时为止，至少已经有15座坟墓遭殃。真

是入土难安。

盗墓者挖掘出棺材及陪葬物品后，一一盗走，未有安葬死人骸骨，造成骸骨遍地，较有良知的亦只会把掘过的墓地草草填平。据说，被盗走的棺材是昂贵的柚木，每副价值数百万至上千万盾（折合港币约数千至过万元不等），盗墓者转手可售四至五万盾（折合港币数百元），而陪葬品相信大多是贵重的东西。坟场管理员表示，盗墓者成群结队在晚上行事。

梭罗市政府表示正调查有关案件。而该市议会议员则指出，该种行为太过分，他们敦促治安当局采取行动，遏止非法盗墓。

5月14日，一批陌生男子闯进一间连地铺的屋子，把一名已怀孕4个月的家庭主妇拖出来，脱掉她的裙子，欲上前制止的丈夫惨遭毒打。受害人遭人奸污后，赤裸身体逃走，但走到楼梯时跌倒，脚断了，胎儿也不幸流产。

5月14日，数十人破坏一间连地铺的屋子，并威胁说：“因为你是华人，所以你要被污辱。”这两姐妹随后被7至10人轮奸，房子事后也遭人纵火，受害人眼见亲人连人带屋被火焚烧。

一名男子说，一伙强奸犯用剃须刀在他的妻子的身上乱划乱割。另一名男子说，他的两个姐妹被一伙暴徒强奸后，扔进一座正在燃烧的建筑物里，她们后来被活活烧死。

根据印尼政府机构国家团结发展局7月10日公布的资料，发生在5月中旬以华人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大暴乱，468位华裔妇女被强暴，最年长的55岁，最小的年仅9岁。

其中20位华裔妇女在遭强暴或被殴打致死或被投进火海，化为灰烬。死者包括那名单纯的小女孩，由于她的阴部被歹徒切除，死于医院里。而印尼“被强暴妇女救助中心”、“妇女联系资讯中心”等团体则表示，由于政府推诿、犯罪团体恐吓以及受害者难以启齿等因素，被强暴的华人妇女的确切数字根本无法把握。也有人权组织估计，正确的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7月15日在印尼一家报纸《印尼商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你想避免被强奸吗？购买一副用不锈钢和皮革造成的贞操带吧，还有一条细小的锁匙。”这种新产品是由一名印尼华裔制造商推出市场的。

这种离奇古怪的新商品行业的兴起，正好说明当前在印尼的600万华人是如何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深深笼罩的。他们无依无助，在印尼挣扎了几代人，最后换来的是财产遭掠夺、妻女遭强暴。

数以百计的订单纷至沓来，都是由印尼各地华人订购的。顾客类别繁多，从受惊的写字楼秘书乃至忧心忡忡的丈夫和父亲都有。他们被今年5月中旬导致苏哈托总统下台的暴乱期间有关华裔妇女遭受轮奸的惨剧吓怕了。

这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在万隆市，一家自卫用品公司的老板阿亚桑贾亚说，他专营的妇女护身衣于去年7月投放市场，连月来只售出几百套，今年“5月悲剧”发生之后，护身衣的销量猛增，已卖出大约5000件。

这种护身衣其实是一种由人造革和不锈钢制成、装有密码锁的女性紧身衣，它可以保护妇女免遭强奸者的侵犯，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每套售价为10万印尼盾，主要为华裔妇女购买。另外，还有妇女前往购买更为结实的护身衣以及可令擅闯民宅者在20秒内晕倒的“迷晕气体系统”。

在雅加达，很多年轻妇女出门时带利器防身，一些出售武士刀的摊贩生意兴隆。

由于当地盛传 8 月将爆发新一轮骚乱，不少印尼华人和外国侨民买枪以图自保。在当地，一支手枪售价在 500 至 700 美元之间，一支 M-16 型步枪约 1500 美元。很多华裔妇女则成为惊弓之鸟，她们护照不离身，准备随时逃离印尼。

七 抗议排华暴行，严惩罪犯元凶

随着印尼 5 月暴行的暴露，中国人民和旅居海外的华人社团深表义愤，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关注与不安，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国际社会也对此发出一片抨击之声。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人组织先后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他们强烈要求印尼当局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及妇女儿童的安全，严惩不法之徒，协助受害者过上正常的生活。

全世界发出抗议之声

这些血迹斑斑的暴行，激起全世界华人的公愤，许多国家的舆论更是一片谴责之声，抗议书纷纷飞向雅加达。

纽约地区对印尼暴徒残害印尼华侨感到无比愤慨的华人团体发起万人签名和示威抗议运动，强烈谴责丧心病狂残害印尼华侨的暴行，大力支持声援受难同胞。

由多个侨团组成的“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已经连续两个星期天在华人聚集的纽约华埠、法拉盛和布碌仑八大道展开“万人签名”活动，获得华人同胞的热烈响应。签名者对印尼暴徒在 5 月暴乱中对印尼华人进行掳掠抢劫、焚烧商店，强暴杀害华人妇女等种种暴行，无不感到愤慨，强烈要求印尼当局追查启肇凶徒，绳之以法，还给印尼华人公道，为他们雪耻。

“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与多个侨团和社团于 7 月 3 日在华埠新银宫举行筹备会议，呼吁社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同仇敌忾，举行抗议印尼暴徒排华残害同胞的活动。

筹备会议共同商讨发动示威行动的计划 and 步骤，准备向印尼政府发出措词强硬的抗议信；到印尼驻纽约使馆门前举行大示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国会及议员呼吁，向印尼当局施加压力，谴责印尼暴徒暴行。

筹备会议呼吁华人社区参加在印尼使馆前的大示威，希望全体华人团结一致，不分省籍、不分政见、不分宗教、不分劳资，共同谴责印尼虐华暴行，声援受害的华人同胞。

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朱天长说，他在报纸上看到显示印尼暴徒禽兽暴行的图片，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现代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他呼吁所有华人联合起来，向印尼政府抗议，要求严惩元凶。

崇正会主席何石养表示，印尼华人在当地辛勤工作，挣到了一点钱，却遭人抢掠。如果我们不提出抗议，他们就以为华人好欺负。

福建同乡会主席郑德禄和福建公所主席均表示，印尼的华人中有很多

都是福建人，例如印尼首富林绍良。当他们听到印尼排华的消息后却很难过。不知道当地华人的命运如何。日前他们在报纸只看到由电脑传出来的图片，感到震惊，令人想起“南京大屠杀”的惨景。

华人社区各界人士和团体均热烈响应和支持这次签名和示威行动。有的客户和社团已经表示，愿意捐款帮助出动巴士运载侨胞到印尼使馆前示威。

香港 40 多名妇女团体代表及 80 多名印尼华侨先在铜锣湾一百货公司集合，然后游行到印尼驻港总领事馆示威，沿途高叫口号，谴责印尼暴徒抢掠及强暴华人妇女行为十分可耻，又抗议印尼政府在暴乱期间，未能保障华人生命与财产，甚至歧视华人。示威者抬着象征被强暴女性的模型，向领事馆递交抗议声明。

代表要求印尼政府能彻底清查华人妇女被强暴的真相，捉拿及严惩暴徒，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及医疗服务，而最重要是防止再有同类事件发生。

印尼华侨妇女被欺压的消息也引起了香港特区政府关注，60 名议员亦联署一封信给印尼总统哈比比，表示立法会对当地华侨被侵犯及人权遭践踏的关注。

8 月 3 日为访查印尼华裔妇女受暴真相，台湾民间团体代表组成的“关怀印尼受暴妇女访查团”在领队王清峰带领下启程前往印尼，访查团在印尼除了通过印尼民间救援组织与受暴华裔妇女进行接触外，也将拜会相关官方机构，要求印尼政府有效遏止悲剧重演，并对受害者提供妥善保护与照顾。

成员包括领队王清峰律师、励声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终止童妓协会秘书长李丽芬、台北市妇援会执行长何碧珍及台湾人权协会顾问黄默在内的访查团。

访查团行前表示，在印尼停留期间除了与受害妇女直接接触之外，将拜会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鲁斯曼、妇女部及社会福利部等官方机构，希望藉由官方的介入，让这类的悲剧不再重演。

励声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收集印尼暴动期间，华裔妇女受凌虐的资讯，并希望能通过民间救援组织及妇女团体，搭起联络与救援的通道。

“立即停止排华暴行”、“严惩凶犯”、“我们要正义”……8 月 8 日上午，在华盛顿的印度尼西亚驻美使馆门前，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近千名华夏子孙聚集在这里，抗议印尼暴徒今年 5 月在骚乱中对华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印尼使馆对面的人行道上，示威者举着“惩罚杀人犯！”、“印尼政府，世界在注视着你！”等标语牌，胸前戴着黄布条或小白花，表示对死难者的哀悼；街道边的一条条横幅上写着：“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种族暴行！”、“停止对华人施暴！”；人行道的一条长桌上，摆满了印尼暴徒对华人妇女施暴的照片，那不堪入目的镜头，触目惊心。

10 时 30 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声援印尼华人人权联盟”召集人王楚以沉痛的心情宣布，向印尼暴乱中的受迫害至死的同胞默哀一分钟。

王楚讲话说，“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王楚讲话后，示威者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破了使馆区平日的寂静。

中午 12 时，示威者的代表将一封由数百人签署的抗议信递交给印尼使馆的工作人员。抗议信在列举了今年 5 月印尼暴乱分子对华人施暴的大量事

实后说，历史正正进入 21 世纪，但印尼却发生了类似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残暴行为。

在印尼使馆前的大道上，来往车辆的司机有的鸣笛，表示支持示威活动，一些美国人也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一位叫敦·斯泰龙的高个子美国人举着“惩办杀人犯”的标语牌，也随着人群高叫口号。他对记者说，“印尼暴徒对华人的蹂躏无异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实在是难以容忍，应该设立国际法庭审判犯罪分子。”示威活动持续到下午一点多。此前成立的“声援印尼华人人权联盟”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示威者来自华盛顿地区的 40 多个华人团体，他们是为了一个目的来的，那就是“为受害的印尼华人伸张正义，保护印尼华人的一切权益。”秘鲁华侨组织“中华通惠总局”最近在华侨华人社会发起签名运动，抗议印尼暴徒残害、凌虐华人。

秘鲁首都利马和内地 7 个城市的华侨参加了这一签名运动。到目前为止，仅利马的签名者就已超过 1300 人。在利马的签名处门口，张贴着强烈抗议印尼暴徒凌虐华人的标语。前往签名的侨胞看到这里张贴的印尼华人被残害和凌虐的图片，都感到无比愤怒。连日来，秘鲁华侨报纸也刊登文章，揭露印尼暴徒凌虐华人的暴行。

由英国各界华人组成的支援印尼华人委员会也在伦敦唐人街发起签名运动，抗议迫害印尼华人、奸杀华人妇女的野蛮暴行，强烈要求印尼政府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当地华人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支援印尼华人委员会将前往印尼驻英大使馆递交签名抗议信。此外，全英华人社团妇女联合总会也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尼暴徒残害华人。英国扬州同乡会等 4 个英国华人社团还于近日联合发表致英国及欧洲全体华人书，呼吁他们采取行动，敦促所在国政府要求印尼政府切实维护法纪，保护华人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会长张征雄率领多位总会领导人，把不久前交给印尼使馆的抗议备忘录副本，转交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办事处，同时附上函件，分别转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秘书长安南。

张征雄对记者说，华总在 7 月 24 日已代表 200 个社团机构，提交三份抗议备忘录给印尼驻马来西亚使馆，表达马来西亚人民对印尼暴徒的不满，现在又把副本提交给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办事处以及附上函件给秘书长安南，主要是希望把讯息传达给联合国，由这个世界最高组织去采取必要的行动。

他也呼吁有良知的人都能一致发出正义之声，阻止暴徒继续残害无辜人民。同时也吁请马来西亚华裔关注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必须站在正义一边共同谴责这种暴行。

由华总会长张征雄代表署名的公文函件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期望他促使联合国直接介入对印尼华裔遭受残暴杀害的事件，确实进行调查，确保行凶者都受到法律制裁。

海外一些华人社团、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最近纷纷发表声明、文章和讲话，强烈谴责印尼 5 月骚乱中不法之徒残害印尼华人的罪恶行径。

泰国中华总商会代表泰国华人华侨日前发表声明说，印尼华人华侨被奸杀者数以千计，此等惨状，令人愤慨。声明希望印尼当局迅速制止迫害华人华侨的暴行，并严惩暴徒。

菲律宾中华总商会、善举总会等组织近日纷纷发表声明和公开信，对

迫害印尼华人的罪行表示极大愤慨。菲律宾的一些华人华侨组织正在筹办对印尼华人的救援活动，准备向身处苦难的印尼华人提供救济资金。菲律宾华人华侨各界代表近百人在马尼拉举行集会，呼吁全世界华人华侨行动起来，帮助惨遭不幸的印尼华人，并敦促印尼政府认真调查华人妇女被强暴事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7月底东盟在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和地区论坛会议期间，菲律宾华人华侨还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东盟和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组织敦促印尼当局查处残害印尼华人的不法之徒。

菲律宾的华人报纸也连续发表文章，谴责践踏印尼华人的暴行。《商报》7月4日发表文章指出，印尼5月发生的残害华人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于这种野蛮的行为，如不制止，印尼华人今后还会遭受苦难。《世界日报》发表的评论说，印尼5月骚乱期间发生的暴行是对全人类的耻辱，“理所当然要引起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的愤慨和强烈谴责。”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7月25日发表讲话，谴责印尼华人遭受强暴和危害的事件，他说，正义必须获得申张，马政府对于印尼发生的暴行深表关注。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马来西亚华人总会副会长黄家定也发表声明，要求印尼当局对暴徒处以重刑，并切实保障华裔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前不久，马来西亚国内77个团体联合向印尼驻马大使馆递交抗议书，对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事件表示强烈抗议。马来西亚华人总会、13州中华大会堂和7大乡团代表马来西亚国内230个华人社团，分别向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强烈谴责和抗议印尼华人华侨被强暴和杀害事件。

新加坡妇女行动和研究会向印尼驻新大使馆递交一封抗议信。信中对印尼华裔妇女被凌辱表示震惊和极度关注，要求印尼政府将暴徒绳之以法。

近来，印尼各界人士和媒体也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强烈谴责暴徒的野蛮行径，并要求当局查清事件真相。印尼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瓦南迪在《雅加达邮报》上撰文，要求政府全面查清5月骚乱事件，严惩肇事者，文章说，5月骚乱类似世界其他地方发生过的“种族清洗运动”。这场有预谋有组织的骚乱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印尼华人赶走。印尼第二大穆斯林组织穆罕默德协会总主席赖斯认为，这些事件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他要求哈比比政府查清5月骚乱和绑架案件的真相。赖斯强调，印尼华人社会是整个印尼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不能受到歧视。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今年5月，印尼发生社会骚乱，成千的当地华人华侨商店受到洗劫。据报道，许多华人妇女惨遭强暴。对这种犯罪行为，中国人民和旅居海外的华人社团均极为关注，深表义愤。

国际社会广泛强烈地谴责在印尼发生的这些暴行。国际舆论用“野蛮”、“惨无人道”等字眼来描述这些事件，认为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竟发生这类掠人财产、奸人妻女的事情，这是对现代文明的亵渎。

人所共知，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历来奉公守法，辛勤劳动，与当地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为印尼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印尼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关头，华人华侨继续为印尼摆脱经济困境，维护社会稳定进行不懈的努力。作为印尼社会积极而重要的成员，他们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尊重，他们的财产理应得到有效的保护。但他们的遭遇却恰恰相反。印尼一些不法分子在混乱中对处于少数地位的华人进行残忍的攻击，实为法理难容。

印尼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中国向印尼提供了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中国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的国际援助计划，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印尼提供出口信贷和免费的赠送药品。还应当指出的是，为了帮助包括印尼在内的东亚国家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惜作出很大牺牲，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印尼发生严重分割华人华侨生命财产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进行交涉，对华人华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这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华夏子孙的正义要求。

我们注意到，印尼政府已经就此事表明态度。哈比比总统承认这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并下令组成调查委员会，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阿拉塔斯外长承诺一定把凶手绳之以法。但据报道，有的人士至今仍对这些严重事件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否认。这是此类事件至今仍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认为，印尼有关当局应以严肃态度正视事实，尽早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严惩不法之徒，认真保护当地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

这有利于印尼在国际社会恢复信誉，吸引投资，稳定社会，使国家经济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妇女在5月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

唐国强说，对印尼骚乱中，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和华人华侨所受遭遇，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长期以来，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乐业，妥善和公正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也有利于印尼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马尼拉出席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期间会见了印尼外交部长阿拉塔斯，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及印尼国内局势时，唐家璇表示，印尼华人作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多年来以艰苦创业，勤俭奋斗，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今年5月在印尼的不幸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方对此也是很重视的。我们认为，印尼华人与印尼其他公民一样，其正当权益应得到印尼政府的合法保护。

我们希望印尼政府重视目前事态，采取切实措施，予以妥善处理，不使这类事件重演，以利印尼实现民族和睦，国家发展。

在印尼暴乱中华人被迫害事件已引起世界各国关注。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就印尼发生集体屠杀、强奸华裔妇女及残害华人事件作出调查，结果将公布并交印尼政府，要求印尼关注华人被迫害问题。

哈比比下令组织委员会查处罪魁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印尼总统哈比比7月15日说，印尼今年5月间发生的一系列强奸案，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他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国人民”，谴责一些地区的暴力，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暴

乱事件和强奸案。

印度尼西亚专门调查委员会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在此间说，他们将查清今年5月在雅加达等地发生骚乱的真相，并查出事件的责任人。

马祖基说，他领导的这个委员会于7月23日成立，是由政府部门、武装部队、非政府机构、妇女组织和一些律师联合组成的。该委员会正从有关方面收集材料，进行分析后再决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搞清楚5月13日到15日骚乱的真相。应当承认，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说，该组织还多次发现有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恐吓活动，包括打电话、写匿名信、使用器械威胁、威吓受害者子女或家庭成员、散发强奸案受害者照片以及散布流言蜚语等。

马祖基7月27日当选为专门委员会主席时曾保证，该委员会将对5月骚乱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他强调，委员会有权询问任何人，包括当时负责安全事务的军官。

与此同时，印尼保护妇女权益民间机构3日致函国防部长维兰托，敦促当局立刻查清在骚乱中发生的强暴妇女案件。这个组织说，他们收集到的证据表明，确实发生过这类犯罪行为；当务之急是共同合作，最大限度地消除5月骚乱造成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国防和安全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近日表示，军队将依法惩处所有在5月骚乱中犯有强暴妇女行为的人。

维兰托7月31日在会见反对暴力活动民间团体负责人萨帕里纳·萨德利时说，如果发现在5月骚乱中有军人参与强暴并对华人妇女进行性骚扰，军方将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萨德利介绍说，维兰托在会见中承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5月骚乱的“组成部分”。维兰托表示将公开声明谴责强暴妇女的行为，并发誓要使这些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维兰托8月2日在会见几千名来自雅加达地区的穆斯林群众时说：“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和不法行为表示道歉，并将继续采取措施来改正和纠正那些使人民遭受损失的政策。”维兰托8月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以陆军参谋长苏巴戈约为首的维护军官荣誉委员会，负责对涉嫌参与绑架案件和违法乱纪的军人进行审查。

维兰托说，目前怀疑10名军官参与了绑架政治活动分子事件。对于参与绑架者，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要彻底查清，按军法惩处。

阳光下的罪恶更恶心

神甫桑迪亚万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5月中大街上的游行，还是这些强暴行为，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犯下的罪行。他的估计得到人权委员会的赞同。

大多数情况下军人和警察总是站在听得见的地方，但目睹嚎叫的妇女和狂徒却纹丝不动。一个纵火打劫的流氓在首都招摇过市，雅加达的军人却袖手旁观。

桑迪亚万相信，“一切都是预谋的”。他在递交人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谈到了5月中旬的流血骚乱是如何策划的。首先出场的是“身强力壮的大汉”。他们经常穿着军靴，被人用军用卡车运来。他们点着汽车轮胎和胶合板墙，把人群从贫民区中引出来。然后他们高喊“宰了中国人，烧死他

们，这些中国狗”，接着开始抢劫商店和超级市场，如芝勒杜商场、查蒂内加拉商场和日惹超级市场。穷人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吃惊地发现，偷东西竟是如此容易。当采购中心各层楼都挤满了人，人群像处在神志不清的状态往提包里塞东西的时候，挑唆分子便下楼去，把他们带来汽油都洒出来，把大楼付之一炬。

5月那几天有40个大型采购中心、4000多家商店、1000多家私人住宅被冲击、毁坏和烧毁。是谁派出了这些彪形大汉，现在还不清楚。但每个印尼人心中都怀疑，而这种怀疑大多数是针对着军队。

马来西亚华人组织华总妇女部指最新资料显示，印尼华裔妇女遭强暴事件是有策划的暴行，暴徒在施暴之前，曾受过组织训练，事前也注射了兴奋剂，事后还得到奖赏。

5月排华暴乱发生，雅加达各地华人开设的店铺或住宅同时发生抢、烧、轰事件，暴徒“各司其职”轮番上阵，撬门成功则撤退，暴徒疯狂抢掠一空后，另有人放火，带头强暴华人妇女，其他的轮番而上，发泄兽性。他们侮辱华人的手段，或当着受害者的父兄、丈夫面前，或强迫儿子强奸姐妹或母亲，很多受害者羞于面对将来，惟有自杀了断。在众多的案例中，受害者默默地承受，羞于启齿。如要求她们挺身而出作证，必须要有极大勇气，需修补心灵的创伤。

印尼的佛教寺里，假日显得非常拥护，也有其间蕴藏着无限的辛酸、悲剧。

桑迪亚万说，经救援组织查证的168件案子几乎都是集体施暴。施暴者衣着整齐，并非穷困贫民，目击者说他们开车而来，开车而去。

我在一家医院目睹一名受害者。这可能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时刻。病房的药水味弥漫在每个角落，病床上躺着一位被强暴的年轻华裔女子，她脸色惨白。她勉强笑了笑，但那受惊受怕惨遭灭绝人性虐待的心灵创伤，还是在她怯弱的眼神里流露出来。她的受害经过曾被当地媒体披露，连先前住的医院名称都曝光。她的亲人告诉我，“动完手术后，那几日竟然来了一些军人，就在楼下大门外徘徊”。

深受威胁的家人，在义工安排下，连夜把她转到现在的医院。“将来我们会在法庭讨回公道”，眼里闪耀愤怒的火花，她的亲人按捺内心激动。问她为什么不公开控诉暴行，她说：“谁能保证我们安全？我们是华人，在他们眼里，我们可以欺负的。”印尼一个救助受暴华裔妇女的组织“妇女之友”表示，一名曾在暴乱现场负责煽动的男子向她们承认，他在5月暴乱的前两个月，曾在雅加达市郊接受“政府单位”的培训，专门在暴乱现场放火和焚烧建筑物，当时亦有其他人接受强奸华妇的训练。

该组织负责人莉妲称，该名男子在一次暴乱中受伤，并被在场的义工救起而坦承错误。她说，此人目前正受到严密的保护及调查，必要时会指证策动暴乱的幕后黑手。

印尼一班退休将领指出，由于前特别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与前总统苏哈托有翁婿的关系，故军方负责调查绑架民运人士的特别委员会在盘问普拉博沃的同时，亦应追查苏哈托是否有涉及其中。

一个名为“为博爱而战志愿人士”的私人援助机构人员纳迪亚称，调查人员及向该机构热线求助的人士都曾受到威吓，证明他们的对话曾被窃听。很多人员都接到恐吓电话及匿名信，对方声称要强奸与他们敌对的妇女

及阉割男性。

澳洲广播电台报道，印尼退役将领哈斯南中将暗示，曾担任平息暴乱训练的前特种部队司令，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可能是强奸滥杀暴行的幕后策划者。在暴乱期间被绑架及监禁，至6月13日始获释的政治活跃分子阿时夫称，他相信他当时是被特种部队、正规军或警察部队掳走，幸而终能重见天日。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惨剧的黑手就是前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也是前总统苏哈托的二女婿普拉博沃。华人妇女遭强暴、华人遭蹂躏，和去年下半年开始发生的一连串民运人士遭绑架、5月12日雅加达特利萨蒂大学4名学生被枪杀、5月13日至15日雅加达空前大暴乱等事件的“肇事者”，就是陆军特种部队（俗称红帽兵）人员，而幕后策划这些事件的黑手，就是曾任特种部队司令的普拉博沃。民间传言他在东帝汶作战时被阉割，故有变态报复心理。军方消息则指他想趁机兵变夺权。

随着调查的展开，人们发现很多蛛丝马迹。当地媒体披露，一些军人涉嫌5月的暴乱和一系列绑架事件，当局已拘留7名特种部队成员，其中5人被提交军事法庭审讯。他们是一名上尉、一名少校、两名上校及一名高级军官。

从收集到的暴乱情况来看，参加暴乱者多为外地人，他们都是乘坐卡车结伴而来，很多暴徒事前曾接受训练，以执行纵火抢掠和强奸华裔妇女的任务：每强奸一名华裔妇女能得到2万盾（约2美元）的报酬。暴徒在施暴前都服过兴奋剂，一些人事后感到体力严重衰竭，因而到私人诊所求医，使这见不得人的勾当大白于天下。

据悉，当地臭名昭著的黑社会组织、反华团体和极端势力卷入这些事件中，已出现的“万隆反华组织”等，他们曾扬言，宁可让印尼倒退20年，也要把华人赶走。

恶有恶报，苏哈托女婿被解职

7月29日，由哈比比指派成立真相调查小组，开始对5月暴乱案和华裔妇女受强暴案正式展开调查。

经过各方面调查证实，这次强暴丑行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原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一手策划。普拉博沃“试图制造一场混乱，使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无法恢复首都的治安”，这样，普拉博沃就可以迫使苏哈托宣布军事管制，然后由他出面控制局势。但是苏哈托不久后宣布辞职，这个计划流产了。

印度尼西亚的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中将，因涉嫌指挥绑架和迫害政治活动人士案件，7月10日在位于雅加达的武装部队总部接受军官荣誉委员会的首次传讯。

身着军装的普拉博沃乘坐一辆黑色面包车，于当地时间上午8时20分来到离印尼总统府不远的军队总部。这次传讯历时7个小时。维护军官荣誉委员会主席、印尼陆军参谋长苏巴吉约在当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首先得查出普拉博沃指挥手下参与绑架事件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并不急于结案，我们将搜集足够的证据来查清真相。”该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普拉博沃将作为嫌疑人或证人再次被传讯。

从1997年底至1998年3月间，共有20多名对苏哈托政权不满的政治

活动人士遭绑架，其中 12 人至今下落不明。那些被救出的受害者纷纷表示曾受到绑架者的拷打和迫害。当时由普拉博沃率领的印尼特种部队被指参与了上述案件。

印尼各大报纸援引苏巴吉约的话说，他领导的维护军官荣誉委员会在传讯了另外两名特种部队高级军官后认为，有一系列证据表明普拉博沃应该对绑架事件负责。

而普拉博沃本人早些时候也曾表示，如果能证实他的部队的确干了违纪的事情，他愿意承担责任。

现年 47 岁的普拉博沃曾是印尼武装部队中一名备受重用的将领。他 20 岁进入军事学院学习，80 年代又先后到美国和德国的军校深造。由于是苏哈托的女婿，他在军中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于 1995 年出任印尼特种部队司令，今年 3 月又被任命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掌握着印尼的精锐之师。然而，随着苏哈托政权的结束，他的军旅生涯也走到了尽头。他先是被改任为万隆参谋指挥学院院长。

7 月 31 日，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签署命令，解除了普拉博沃的职务，原因是普拉博沃涉嫌参与今年年初以来对政界反对派人士的绑架。

印度尼西亚失踪人士和暴力活动受害者委员会协调人穆尼尔 8 月 14 日说，雅加达警方最近逮捕的 16 名涉嫌参与 5 月骚乱的人都是一些次要人物，骚乱的策划者目前仍然逍遥法外。

他认为，政府当前的政策是寻找替罪羊，而不是下决心寻找真正的策划者。首恶之所以逍遥法外，原因是他们同军方和政府关系密切。据此间媒体报道，警方总共审查了 1919 人，其中 250 人被怀疑参与抢劫和破坏活动。但警方迄今只逮捕了其中的 16 人，还有 20 人正在追捕中。在这 16 名被逮捕的人中，有 3 人经检察官审查后将提交法庭审判，其他仍然被关押在雅加达警察拘留所。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 8 月 17 日发表新闻公报，要求任何知情个人或团体向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提供他们所掌握的有关 5 月骚乱中强奸案的线索。

新闻公报强烈谴责了在 5 月骚乱期间所有被指控的对华人妇女的性骚扰和强奸案件。印尼政府为此成立了以印尼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为首的实情调查委员会，对 5 月骚乱期间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粗暴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调查。此外，政府还成立了由妇女事务国务部长图蒂·阿拉维亚为首的、全部由妇女参加的保护妇女免受暴力袭击小组。

新闻公报说，政府还将同一些组织和机构合作，在首都向受害者和她们的家庭提供各种设施和服务，她们可以得到心理学家、法律专家和宗教专家的咨询。公报说，政府将努力确保印尼所有民族的人权得到保障。

印尼总统哈比比 15 日在参加印尼独立 53 周年庆祝活动发表讲话时，代表政府向 5 月骚乱的受害者表示道歉。印尼国会议长哈尔莫斯 15 日主持国会本年度第一次会议开幕时也敦促政府彻底调查 5 月骚乱和集体强奸华人妇女案件。

印尼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受害人实情调查小组主席萨巴里纳·萨德里，8 月 19 日批评印尼治安部门和一些政府官员试图在公众中制造 5 月骚乱中华人妇女没有被强奸的舆论。她对出现这种情况表示非常遗憾。

她在接受《改革之声》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在收集有关全部事

件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警察部门和政府官员在政府成立的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和人道志愿者组织等完成其任务前不要发表混淆是非的言论。”她还说，一些人进行恐吓、威胁和施加压力，以使有关方面不把强奸案件的事实和真相曝光。她说：“现在实际上已有受害者要报告事件经过，但是当听到警方和一些人的讲话她们不再准备报告了，因为怕受到威胁。”

印尼华人遭受迫害之根源

印尼排华事件是印尼之耻，而人们亦感迷惑，为何每次动乱，必发生这类惨案？有时连男性亦不能幸免，苏哈托以前就有多位长官被人割去性器官。

60年代，曾有犯奸杀妇女罪的暴徒，向调查员承认有军方背景，是奉命行事，因为这样做才算彻底解决敌人，也满足了本身的权力欲望。有心理学家指出，从此点可看出他们的暴力行为隐藏着恐怖思想。

此次，苏哈托政权企图转移目标的策略并未延长他的政治寿命，但华人及华人妇女的伤害却已造成。对于这些野蛮的纳粹暴行，印尼政府一直企图掩饰，但在马来西亚媒体、国际妇女组织以及人权机构的努力论证下，真相才逐渐被公开。这不仅引发了新马、港台以及美国华人社会的公愤，也造成了诸如联合国及欧盟的关切。

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都违背了现代文明国家最低限的水准，它不仅应当被抗议谴责，更应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控诉，让它的野蛮成为人类文明的耻辱。

印尼华人只占印尼总人口的3%-4%，绝大多数世代定居印尼，不但采用了印尼人的姓名，而且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融入了印尼社会。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加入了印尼国籍。他们奉公守法，辛勤劳动，善于经营。但他们的贡献从来没有得到承认，在当地只是被当做会赚钱的“经济怪物”，政治地位低下。苏哈托执政30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华裔进入他的内阁（他下台之前，只有一个华裔入阁当了两个月的部长），没有为华人说话的代言人，没有保护华人利益的政党。苏哈托除允许华人进行经济活动外，对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限制，用苏哈托的话来说，就是利用华裔的经营管理才能为印尼的经济发展服务，但仅是“利用”而已！印尼一旦发生危机，华人就成为替罪羊，首先遭到攻击和迫害，历来如此。

有报道认为，华人遭迫害与印尼政府的歧视性政策有关。长期以来，印尼华人被称为“非土著居民”，华人身份证同土著居民的身份证有区别，其号码注有特别符号，这使华裔外出办事面临很多困难，他们必须填写特别的文件表格，比当地人交更多的费用等等。受此影响，在华人遭攻击时，军警人员只是在一边袖手旁观，不加制止。

由于印尼华人比较勤奋，而且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在印尼还是荷兰殖民地时，华人从事贸易的情况就比较普及，而荷兰殖民者也愿意让会说英语的华人参与管理，从那时起，华人与印尼土著居民就被人为地划分开来。

印尼独立后，拥有大量涉外贸易经验的华人自然成了经济活动的主力，由于他们懂得国际贸易的规范，加上拥有较好的信誉，因此在印尼的华人生活大体上比较富裕。英语是印尼华裔的必修课，因此使他们能把持印尼几乎所有的涉外贸易，并以此为基础，华人的经济力量延伸到印尼折整个经济生活。印尼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引来印尼人的嫉妒，但事实上，印尼华裔

对当地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印尼人获得的第一块、第二块奥林匹克金牌都是印尼华人的贡献。

由于长期以来，印尼华裔在印尼社会地位不高，而在经济中作用巨大，因此历来印尼政府都必须依靠华人，但与此同时，又要压制华人，这样的政治手腕到苏哈托当政期间走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苏哈托是依靠华人的资金才走上权力顶峰的，这些年来，由于有华人资金的支持，其政权一直相对稳定。但苏哈托并不是印尼华裔真正的朋友，他采取的是在经济上对华人的限制高度放开，在政治上严格控制的手段。

全球华人掀起抗

暴怒潮印尼华人的惨痛遭遇激起全球华人的公愤，人们利用各种方式抗议“五月暴行”。

互联网成为世界各地华人联络沟通、表达和寄托哀思的有效途径。连日来，在互联网的中文站点，发生在印尼的“五月暴行”成为讨论组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许多网上中文网站非常关注这一事态，给予大量报道，很多站点还辟有专门区域。

《人民日报》网络版开设有“印尼五月暴乱”专辑，库存有该报近期的相关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印尼排华骚乱报道”专辑，收存有该报自5月份以来的相关报道，并辟有“读者讨论区”供读者发表意见。

较早设专题讨论区的《联合早报》吸引了世界各地人士的参与。一位网友写道：通过早报论坛，全世界的华人向印尼政府表明了，残害华人的事情是不会不了了之的；通过早报论坛，也使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了解了印尼华人的处境，同时也了解了其他华人同胞的观点和立场。这证明了一条，一个华人，无论他身处何方，国籍如何，贫穷还是富有，只要他还有一颗民族自尊心，那么他就不会孤独，他的身后是十几亿的华人同胞。

位于美国的中文信息站点“华渊”发起了名为“为印尼华裔争取平等权利，请支援惨遭凌虐的印尼华妇”的“黄丝带运动”。这项运动的发起词呼吁全球华人踊跃参加这一运动，以电子邮件的传播力量，将“黄丝带”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

近日来，一个中国网上“黑客”小组袭击印尼多家网站，表达对印尼骚乱暴徒的愤怒。他们在这些站点的主页上写道：“你的站点已被来自中国的黑客所‘黑’，印尼的暴徒，你们的暴行是会有报应的！”这些旨在抗议暴行的中国黑客留下恢复原先主页的方法，以示善意。

将世界紧密相连的互联网把全球华人的愤怒连在了一起，形成波及天涯海角的网上怒潮。

最新消息

1998年8月29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市民数百人聚集在市东郊的蓬多朗贡墓地，悼念100天前在骚乱期间遇难的亲友。

这次活动是印尼人道志愿者组织发起的。参加者中除华人遇难者家属外，还有其他一些印尼人和一些外国人。

雅加达5月13日到15日发生的针对当地华人的大规模骚乱造成了1200多人死亡，其中300多名遇难者埋葬在蓬多朗贡墓地。

印尼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日前就5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苏蒂约

索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员夏弗里·少姆斯丁的记录被盗。

印尼实情调查委员会委员班邦·维佐扬托和他的两位同事 8 月 28 日晚驾车到雅加达市的一家餐馆用餐时，将装有传讯记录的文件包放在了汽车内。当他们再回到车上时，发现装有传讯记录的那个皮包已不翼而飞，而他的两位同事的皮包却安然无恙。

这些记录包括苏蒂约索和沙姆斯丁回答调查委员会有关 5 月骚乱的记录。苏蒂约索在作证时说，他认为 5 月发生在雅加达的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沙姆斯丁证实，参与骚乱的人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

